

目 录

导读	(1)
一、杜甫的家世与生平	(1)
二、杜甫的思想	(6)
三、杜甫的文学成就	(19)
四、杜甫的影响和历代研究情况	(31)
杜甫集	(41)
望岳	(41)
登兖州城楼	(42)
房兵曹胡马	(44)
画鹰	(45)
夜宴左氏庄	(47)
陪李北海宴历下亭	(48)
赠李白	(50)
春日忆李白	(51)

饮中八仙歌	(53)
今夕行	(56)
高都护骢马行	(58)
冬日洛城北谒玄元皇帝庙	(60)
乐游园歌	(63)
兵车行	(66)
前出塞九首（选五）.....	(70)
其一	(70)
其二	(71)
其三	(72)
其六	(73)
其九	(74)
投简咸华两县诸子	(75)
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	(77)
同诸公登慈恩寺塔	(81)
曲江三章章五句	(84)
其一	(84)
其二	(85)
其三	(86)
贫交行	(87)
丽人行	(88)
陪郑广文游何将军山林十首（选一）.....	(92)
其五	(92)
醉时歌	(93)

溪陂行	(96)
九日寄岑参	(100)
奉先刘少府新画山水障歌	(102)
投赠哥舒开府翰二十韵	(106)
天育骠骑歌	(112)
后出塞五首（选一）.....	(114)
其五	(114)
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	(116)
月夜	(122)
悲陈陶	(123)
悲青坂	(125)
塞芦子	(126)
哀江头	(129)
哀王孙	(132)
春望	(136)
喜达行在所三首（选一）.....	(137)
其三	(137)
述怀	(138)
彭衙行	(141)
羌村三首（选一）.....	(144)
其一	(144)
北征	(146)
送郑十八虔贬台州司户，伤其临老陷贼之故，阙为面别， 情见于诗	(156)

春宿左省	(158)
曲江二首 (选一)	(159)
其二	(159)
义鹘行	(161)
洗兵马	(164)
新安吏	(171)
石壕吏	(174)
潼关吏	(175)
新婚别	(177)
垂老别	(180)
无家别	(182)
赠卫八处士	(184)
佳人	(186)
梦李白二首	(189)
其一	(189)
其二	(190)
月夜忆舍弟	(192)
天末怀李白	(194)
空囊	(195)
寄李十二白二十韵	(196)
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	(201)
其一	(201)
其二	(202)
其三	(203)

其四	(204)
其五	(204)
其六	(205)
其七	(206)
堂成	(207)
蜀相	(209)
江村	(210)
题壁画马歌	(211)
戏题画山水图歌	(213)
春夜喜雨	(214)
客至	(215)
漫成二首	(217)
其一	(217)
其二	(217)
春水生二绝	(218)
其一	(218)
其二	(219)
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	(219)
江亭	(221)
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 (选二)	(222)
其五	(222)
其六	(223)
绝句漫兴九首 (选二)	(224)
其一	(224)

其二	(224)
进艇	(225)
赠花卿	(226)
茅屋为秋风所破歌	(227)
枯棕	(230)
不见	(231)
野望	(233)
戏为六绝句 (选四)	(234)
其一	(234)
其二	(235)
其五	(236)
其六	(236)
少年行	(238)
遭田父泥饮美严中丞	(238)
闻官军收河南河北	(241)
桃竹杖引	(242)
别房太尉墓	(245)
将赴成都草堂途中有作先寄严郑公五首 (选一)	(247)
其四	(247)
题桃树	(248)
登楼	(250)
绝句二首	(252)
其一	(252)
其二	(252)

绝句四首（选一）.....	(253)
其三.....	(253)
丹青引	(254)
韦讽录事宅观曹将军画马图	(258)
忆昔二首（选一）.....	(262)
其二.....	(262)
宿府	(265)
春日江村五首（选一）.....	(266)
其一.....	(266)
绝句三首（选一）.....	(267)
其三.....	(267)
莫相疑行	(268)
去蜀	(270)
禹庙	(271)
旅夜书怀	(273)
白帝城最高楼	(274)
八阵图	(276)
古柏行	(277)
白帝	(280)
夔州歌十绝句（选一）.....	(281)
其七.....	(281)
诸将五首	(282)
其一.....	(282)
其二.....	(284)

其三	(286)
其四	(287)
其五	(289)
秋兴八首	(290)
其一	(290)
其二	(292)
其三	(294)
其四	(295)
其五	(297)
其六	(298)
其七	(300)
其八	(301)
咏怀古迹五首	(303)
其一	(303)
其二	(305)
其三	(306)
其四	(308)
其五	(310)
返照	(311)
壮游	(313)
阁夜	(324)
缚鸡行	(325)
愁	(326)
解闷十二首 (选二)	(328)

其六	(328)
其七	(329)
洞房	(330)
宿昔	(331)
能画	(332)
斗鸡	(334)
历历	(335)
洛阳	(337)
骊山	(338)
提封	(340)
又呈吴郎	(341)
登高	(342)
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并序	(343)
冬至	(348)
短歌行	(350)
江汉	(352)
登岳阳楼	(353)
蚕谷行	(354)
朱凤行	(355)
江南逢李龟年	(357)
主要参考文献	(359)

国家图书馆

导 读

一、杜甫的家世与生平

杜甫（712—770），字子美，排行第二。自称杜陵布衣、杜陵野老、杜陵野客，世称“杜少陵”。郡望杜陵（今陕西西安东南），祖籍襄阳（今属湖北），生于巩县（今河南巩义）。十三世祖杜预，为魏、晋间名臣。继羊祜镇守荆州，讲武修文，兴修水利，造福一方，其文治武功甚为时人及后世称赏。以平吴功封当阳县侯。杜预精通历法，尤精于《左传》之学，著有《春秋左氏经传集解》三十卷，为流传至今最早的《左传》注解。杜甫对远祖杜预至为景仰，引以为荣，尝撰《祭远祖当阳君文》盛赞其功德。曾祖杜依艺，曾任监察御史，任洛州巩县令后举家迁居巩县。祖父杜审言，为唐代武后时著名诗人，与崔融、李峤、苏味道号称“文章四友”。历官著作佐郎、膳部员外郎。杜甫对其祖父极为景仰，盛赞“吾祖诗冠古”，自称“诗是吾家事”。父亲杜闲，曾任武功县尉、奉

天县令、兖州司马。二叔杜并，年十六为报父仇而手刃仇敌，视死如归，人称“孝童”，苏頌为撰墓志，刘允济为作祭文。另一位叔父杜登，为杜审言继室卢氏所生，曾任武康县尉。杜甫外祖父的母亲，是唐高祖李渊第十八子舒王李元名的女儿。外祖母的父亲李琮，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嫡孙，即太宗第十子纪王李慎的次子，被封为义阳王。杜甫的母亲崔氏是清河东武城（今属山东）人，她在杜甫幼年时就去世了。父亲杜闲续娶卢氏，为杜甫的继母。但是杜甫并没有从卢氏身上得到多少母爱，反倒是他二姑承担了母亲的角色，把他抚育成人。杜甫的夫人杨氏，弘农（今河南灵宝）人，为司农少卿杨怡女。杜甫有弟四人：颖、观、丰、占，皆继母卢氏所生。杜颖曾任齐州临邑县主簿。另有一妹，嫁韦氏，居濠州钟离（今安徽凤阳）。杜甫有子二人：宗文、宗武。大历中，宗武曾被桂州刺史、桂管观察使李昌巖以秘书省正字辟为从事。宗武子嗣业，元和八年（813）自岳阳迁祖父杜甫之柩，归葬于偃师县西北首阳山麓。

杜甫早慧，七岁即能作诗，九岁能书大字，他说：“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九龄书大字，有作成一囊。”（《壮游》）杜甫幼年很顽皮，他在晚年回忆自己孩提时说：“忆年十五心尚孩，健如黄犊走复来。庭前八月梨枣熟，一日上树能千回。”（《百忧集行》）这个早熟孩子超强的记忆力和出众的文学才能，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十四五岁时，杜甫即与文坛名士交往，受到他们的称许。《壮游》诗云：“往者十四五，出游翰墨场。斯文崔魏徒，以我似班扬。”崔，即时任郑州刺史的崔尚；魏，即豫州刺史魏启心。在《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中他又说：“赋料扬雄敌，诗看子建亲。李邕求识面，王翰愿卜邻。”李邕是当时的名士、大书法家，王翰是著名的诗人。大历五年（770）春，流寓潭州（今湖南长沙）的杜甫写下了《江南逢李龟年》：“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诗中提到的岐王和崔九，即唐玄宗之弟李范和玄宗宠臣、殿中监崔涤，二人都卒于开元十四年（726），而

当时杜甫才十五岁，这个充满自信的少年已经出入王侯宅第，崭露头角了。

杜甫在青年时代曾数次漫游。十九岁时，他出游郇瑕（今山西临猗）。二十岁时，漫游吴越，历时数年，足迹遍及今江苏南京、苏州，浙江杭州、绍兴、萧山、嵊州、新昌等地。开元二十三年（735），回故乡参加“乡贡”。二十四年在洛阳参加进士考试，结果落第。其父杜闲时任兖州司马，杜甫遂赴兖州省亲，开始齐赵之游。开元二十九年，他返回洛阳，筑室首阳山下。约在此时，与杨氏结婚。天宝三载（744）四月，杜甫在洛阳与被唐玄宗赐金放还的李白相遇，两人相约为梁宋（今河南开封、商丘一带）之游。之后，杜甫又到齐州（今山东济南）。四载秋，转赴兖州与李白相会，二人一同寻仙访道，谈诗论文，结下了“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与李十二白同寻范十隐居》）的深厚友谊。秋末，二人握手相别，杜甫结束了“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快意八九年，西归到咸阳”（《壮游》）的齐赵之游。

天宝六载，玄宗诏天下通一艺者到长安应试，杜甫也参加了考试。由于权相李林甫作梗，玩弄了一场“野无遗贤”的闹剧，使得参加考试的士子全部落选。正如当时亦应试的元结《谕友》云：“天宝丁亥中，诏征天下士人有一艺者，皆得诣京师就选。相国晋公林甫以草野之士猥多，恐泄漏当时之机，议于朝廷曰：‘举人多卑贱愚聩，不识礼度，恐有佞言，污浊圣听。’于是奏待制者悉令尚书长官考试，御史中丞监之，试如常例。已而布衣之士无有第者，遂表贺人主，以为野无遗贤。”科举之路既不通，杜甫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不得不奔走权贵之门，投赠干谒，但都无结果。天宝十载正月，玄宗在太清宫、太庙和南郊举行祭祀玄元皇帝（老子）、祖宗和天地的三大盛典，杜甫乃于九载冬预献“三大礼赋”，得到玄宗的赏识，命待制集贤院，等候分配，然仅得“参列选序”资格，未实授官。直到十四载，才得授一个河西尉的小官，但杜甫不愿意任此“凄

凉折腰”的官职，旋改右卫率府兵曹参军。十一月，杜甫往奉先（今陕西蒲城）探亲，就长安十年的感受和沿途见闻，写成著名的《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就在这个月，“安史之乱”爆发。次年六月，潼关失守，玄宗仓皇逃往成都。七月，太子李亨即位于灵武（今宁夏灵武西北），是为肃宗。这时，杜甫已将家搬到鄜州（今陕西富县）羌村避难，闻肃宗即位，即于八月只身北上，投奔灵武，途中不幸为叛军裹挟，押至长安。诗人目睹国家的残破以及叛军的残暴，感时伤事，写下了《春望》《哀江头》《哀王孙》等不朽诗篇。至德二载（757）二月，肃宗将行在所由彭原迁至凤翔（今属陕西）。四月，杜甫冒险逃出长安，奔赴凤翔行在。五月，被肃宗授为左拾遗，故世称“杜拾遗”。随即因疏救房琯，触怒肃宗，诏三司推问，幸赖宰相张镐救免。闰八月，墨制放归鄜州省家。至家后，作《羌村三首》《北征》。十月，还凤翔，扈从肃宗还京。乾元元年（758）六月，被贬华州司功参军，从此永远离开朝廷。

乾元元年冬，杜甫由华州赴洛阳。二年春，返回华州，正值唐军九节度使邺城战役溃败，大肆抓丁以补充军力，杜甫就沿途所见所感，写成著名的组诗“三吏”“三别”。七月，杜甫弃官赴秦州（今甘肃天水），开始了“漂泊西南天地间”的人生苦旅。十月，缺衣少食的杜甫携家离开秦州，南赴同谷（今甘肃成县），想解决衣食之忧。不料到同谷后，生活状况不仅没有改善，反而完全陷入饥寒交迫的绝境之中。杜甫在《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中，用字字血泪记录下这段最为艰苦的岁月。十二月初，杜甫于无奈之下再次逃难，携家离开同谷入蜀，于年底抵达成都。因为这一年之内奔波流离，不断逃难，杜甫称之为“一岁四行役”（《发同谷县》）。上元元年（760）春，在成都尹、剑南西川节度使裴冕及亲友们的帮助下，在浣花溪畔营建草堂。二年岁末，杜甫的好友严武任成都尹兼剑南节度使，给予杜甫一家不少照顾。宝应元年（762）四月，玄宗、肃宗相继去世，代宗即

位，召严武还朝。七月，严武入朝，杜甫一直送他到绵州（今四川绵阳）。因剑南兵马使徐知道叛乱，被迫流寓梓州（今四川三台）、阆州（今四川阆中）一带。广德二年（764），朝廷召补杜甫为京兆功曹参军，不赴。正月，严武再镇成都，几次写信希望杜甫回来。杜甫于是放弃原来打算出峡东游的计划，又携家回到成都。六月，严武表荐杜甫为节度参谋、检校尚书工部员外郎，故世又称“杜工部”。永泰元年（765）正月三日，杜甫退出幕府，归居草堂。四月，严武病逝。杜甫失去依靠，于五月离开成都乘舟南下，经嘉州（今四川乐山）、戎州（今四川宜宾）、渝州（今重庆）、忠州（今重庆忠县）至云安（今重庆云阳），次年暮春迁居夔州（今重庆奉节）。杜甫居夔州近两年，写诗四百余首。大历三年（768）正月，杜甫携家出三峡，经江陵（今湖北荆州）、公安（今属湖北），暮冬抵岳州（今湖南岳阳），作《登岳阳楼》诗。四年二月，自岳州去潭州（今湖南长沙），春暮至衡州（今湖南衡阳），夏又回潭州。五年四月，湖南兵马使臧玠杀观察使崔瓘，据潭州为乱。杜甫携家出潭州避乱，于是又入衡州，并打算赴郴州（今属湖南）依舅氏崔伟。因耒水夏涨，阻水耒阳（今属湖南）方田驿。耒阳县令聂某闻讯致书，并馈送酒肉，杜甫有诗致谢。此后回舟北归，复返潭州，居于湘江江阁。秋冬之际，自潭州赴岳州，途中，作绝笔诗《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奉呈湖南亲友》。不久即卒于潭、岳间舟中，时年五十九岁。直到元和八年（813），杜甫的孙子杜嗣业才“收拾乞丐，焦劳昼夜”，将暂厝在岳阳的杜甫灵柩运回偃师，葬在首阳山下，紧靠着远祖杜预、祖父杜审言之墓。就这样，诗人的遗骨漂泊了四十三年后才又回到生前魂牵梦绕的家乡。在迁移祖父灵柩路过江陵的时候，杜嗣业遇见大诗人元稹，便请求他给祖父写一篇墓志铭，元稹于是写了《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盛称“诗人以来，未有如子美者”。

二、杜甫的思想

杜甫出身于一个“奉儒守官”的家庭，受的是儒家正统教育。他在《进雕赋表》中说：“自先君恕、预以降，奉儒守官，未坠素业矣。”在《祭远祖当阳君文》中更说：“不敢忘本，不敢违仁。”他的政治理想就是“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安史之乱”后，他过着颠沛流离的困苦生活，亲身经历了国家深重的苦难，接近了广大劳苦群众，他的积极入世的儒家思想至死不衰。

杜甫是原始儒家思想即孔孟思想的继承者和实践者。他继承和发扬了孟子的“大丈夫”精神，以天下为己任，忧国忧民，爱国爱民。杜甫忠君，但并非愚忠，他身历玄、肃、代三朝，对三代皇帝都有所讽喻和批评。唐玄宗早年励精图治，而晚年却耽于逸乐，倦理朝政，宠信奸佞，国事日非，终于招致了“安史之乱”，唐王朝由盛转衰，一蹶不振。早在“安史之乱”爆发的前几年，杜甫以政治家的敏感觉察到了在表面繁荣掩盖下的社会危机。在《兵车行》中，诗人毫无顾忌地抨击了玄宗穷兵黩武的开边政策：“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而这样拓边的结果是生产的大破坏和百姓的家破人亡：“汉家山东二百州，千村万落生荆杞。”“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这幅萧瑟凄惨的景象，不是对最高统治者的悲愤控诉吗？其言词之激烈，感情之郁愤，不是至今还使我们深感钦佩吗？要知道，这是杜甫在皇帝脚下的国都长安发出的大声疾呼！在《前出塞》中，诗人写道：“君已富土境，开边一何多！”“杀人亦有限，立国自有疆。苟能制侵陵，岂在多杀伤？”这里的“君”，指的也是唐玄宗，这组诗是直接抨击玄宗的扩张政策的。玄宗外则兴师劳民，内则骄奢淫逸，和杨贵妃过着糜烂的生活，所以杜甫说是“宫中行乐秘，少有外人知”（《宿昔》）。在《同诸公登慈恩寺塔》中，诗人与同登诸公不同，他别具慧眼，看到唐玄宗“惜哉瑶池饮，日晏昆

仑丘”的侈糜生活，不禁隐忧国事：“秦山忽破碎，泾渭不可求。俯视但一气，焉能辨皇州？”可谓高瞻远瞩，预见未来。在《丽人行》中，诗人淋漓尽致地描绘了玄宗所宠幸的杨氏兄妹的穷奢极侈和嚣张跋扈，揭露了他们的荒淫无耻。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中，对玄宗“君臣留欢娱，乐动殷胶葛”和“中堂舞神仙，烟雾蒙玉质”的侈糜生活进行了抨击，揭示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二句实脱胎于《孟子·梁惠王上》之“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殍”）的贫富对立和残酷的社会现实，而“群冰从西下，极目高岑兀。疑是崆峒来，恐触天柱折”，更是对“安史之乱”前唐王朝岌岌可危的政治形势的形象描绘。这是政治家的预见。就在诗人写此诗之时，“安史之乱”终于爆发。这场造成“五十年间似反掌，风尘濒洞昏王室”（《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的社会大动乱，唐玄宗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对于玄宗的宠信和纵容安禄山，杜甫不止一次地提出批评。马嵬兵变，杨贵妃和杨国忠被处死，杜甫高兴地说：“奸臣竟菹醢，同恶随荡析。”热烈赞扬为国除害的陈玄礼将军“仗钺奋忠烈。微尔人尽非，于今国犹活”（《北征》）。对于肃宗宠信宦官李辅国和受制于后宫张良娣，作为臣子的杜甫敢于大胆揭发隐私：“关中小儿坏纪纲，张后不乐上为忙。”（《忆昔二首》其一）对于肃宗的借兵回纥和遣嫁宁国公主和亲，杜甫都多次明确地表示了反对意见：“花门既须留，原野转萧瑟。”（《留花门》）“闻道花门破，和亲事却非。”（《即事》）“和亲知计拙，公主漫无归。”（《警急》）对唐代宗，杜甫也是多有批评。他原是“周宣中兴望我皇”（《忆昔二首》其二）的，可是代宗宠任宦官李辅国、程元振之流，杜甫就大声疾呼：“君侧有谗人！”（《百舌》）对于代宗不诛程元振，杜甫尖锐指出：“不成诛执法，焉得变危机？”（《伤春五首》其三）他的《往在》诗更连续批评了玄宗、肃宗和代宗。这些诗句足以证明，杜甫对皇帝并非愚忠，更不是只忠于皇帝一人一姓，更多地是从整个国家和人民利益着想的，正如他所说：

“上感九庙焚，下悯万民疮。”（《壮游》）他希望有一个好皇帝，能使人民过上安居乐业的生活：“几时高议排金门，各使苍生有环堵。”（《寄柏学士林居》）这种愿望是好的。可见，杜甫的忠君，实质是爱国爱民。

与其说杜甫是忠臣，不如说他是直臣。在关键时刻，他敢于挺身而出，仗义执言，疏救房琯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房琯与杜甫为布衣交，友情很深。房琯为人正直，有远谋。安史乱起，他从玄宗幸蜀，建诸王分镇之策，使安禄山闻之生畏。后琯与韦见素、崔涣等人奉册灵武，谒见肃宗，深得肃宗重用。但因他“颇以直忤旨”，对肃宗不那么驯服，加之贺兰进明献谗，肃宗“始恶琯”。至德元年（756）十月，房琯率军与安史叛军遇于陈涛斜，交战不利，“琯欲持重有所伺”，而“中人邢延恩促战”，致使大败，四万义军几尽覆没。肃宗“虽恨琯丧师，而眷任未衰”。第二年春，因门客董庭兰“赂谢”事，为有司劾治，琯为己申诉，招致肃宗震怒，遂于五月罢相。可见房琯罢相的直接导火线是所谓董庭兰涉嫌贿赂之事，前人已辨此事之妄。北宋朱长文《琴史》载，与杜甫同时而以琴待诏翰林的薛易简称“庭兰不事王侯，散发林壑者六十载，貌古心远，意闲体和，抚弦韵声，可以感鬼神矣。天宝中，给事中房琯，好古君子也，庭兰闻义而来，不远千里。余因此说，亦可以观房公之过而知其仁矣。当房公为给事中也，庭兰已出其门，后为相，岂能遽弃哉！又赂谢之事，吾疑潜琯者为之。而庭兰朽毫，岂能辨释，遂被恶名耳。房公贬广汉，庭兰诣之，公无愠色。”这当是可信的。房琯罢相的政治原因，就是因为他是玄宗的人，他的诸王分镇的建策对肃宗是不利的，加之贺兰进明、崔圆、李辅国之流的谗毁，遂使肃宗决定罢掉房琯。而所谓董庭兰“赂谢”事，只不过是政敌捏造的一个堂皇借口罢了。房琯实际上是玄宗和肃宗之间权力之争的牺牲品。而杜甫不察其中奥妙，却仗义执言，上疏谏诤，力辩“罪细不宜免大臣”，遂触怒肃宗，诏三司推问，幸亏宰相张镐救了他。但杜甫并未改变自己对房琯的看法。

对肃宗的敕放推问，自然表示万分感激，但他恳切希望肃宗“深容直臣”，则“天下幸甚！天下幸甚！”杜甫虽因疏救房琯而断送了自己的政治前程，但他始终未悔。房琯罢相，贬官在外，杜甫在漂泊西南的岁月里，仍时时不忘房琯，写到他的诗文就有七八篇。在广德元年（763）写的《祭故相国清河房公文》中，杜甫对房琯受命于危难之际极为赞许：“小臣用权，尊贵倏忽。公实匡救，忘餐奋发。累抗直词，空闻泣血。”对他的忠而遭贬深表愤慨：“高义沉埋，赤心荡折。贬官厌路，谗口到骨。”对自己的疏救无成深感愧耻：“见时危急，敢爱生死”，“伏奏无成，终身愧耻”。对房琯之死深致痛悼：“天柱既折，安仰翼戴。地维则绝，安放夹载。”从杜甫对房琯的一贯态度，可以看出杜甫并非愚忠，更不会阿谀奉承，无原则地迎合最高统治者的意旨。故李纲赞曰：“肃宗之怒房琯，人无敢言，独子美抗疏救之，由是废斥终身，与阳城之救陆贽何异！然世罕称之者，殆为诗所掩故耶？”（《梁溪先生文集》卷一三八《重校正杜子美集序》）

杜甫这种义薄云天的浩然正气，还表现在他对李白、郑虔等老朋友深挚的友谊上。

“安史之乱”爆发后，李白和杜甫的命运都遭遇了巨大的变化。安史乱起，李白避难江南。至德二载（757）正月，隐居庐山，永王李璘派谋士韦子春三次上山聘请他入幕府。永王兵败，李白以“从逆”获罪，被系浔阳狱。乾元元年（758），流放夜郎。李白实际上是肃宗李亨和永王李璘之间权力斗争的牺牲品。李亨是皇帝，大权在握，永王李璘被指斥为“谋反”，李白是同案犯，自然罪责难逃。其实，李白出于爱国热忱参加永王李璘的幕府，他是无辜的。值得赞扬的是，当时身处逆境的杜甫，并没有以皇帝的是非为是非，中断与李白的深厚友谊，更没有乘人之危落井下石，而是深表同情，为他辩诬，为他洗冤，并极力赞扬李白。杜甫弃官流寓秦州时，一连写了四首怀念李白的诗，表达了他对李

白命运的深切关怀，也是为其遭受迫害而发出的不平之鸣，表现了李杜间生死不渝的兄弟般情谊。上元二年（761），杜甫在成都又作《不见》诗：“不见李生久，佯狂真可哀。世人皆欲杀，吾意独怜才。敏捷诗千首，飘零酒一杯。匡山读书处，头白好归来。”表达了杜甫对李白不幸遭遇的深切同情和对其诗才的高度赞扬。永王一案，李白被牵连，统治集团中的一些人欲将李白处以极刑。“世人皆欲杀，吾意独怜才”，突出表现了杜甫与“世人”态度的对立。“怜才”不仅指文学才能，也包含着对李白政治上蒙冤的同情，是对李白不幸遭遇的控诉和对那个迫害人才的社会抗议。

广文馆博士郑虔为杜甫好友，诗、书、画兼擅，玄宗誉为“郑虔三绝”。虔虽德才学识过人，但遭遇坎坷，正如杜甫《醉时歌》所云：“诸公衮衮登台省，广文先生官独冷。甲第纷纷厌梁肉，广文先生饭不足。先生有道出羲皇，先生有才过屈宋。德尊一代常坎坷，名垂万古知何用。”安史之乱，郑虔身陷贼中，初胁授兵部郎中，次国子司业，称疾未就，并潜以密章达灵武。长安收复，陷贼官吏分六等定罪，虔被贬为台州司户参军，时已六十八岁。杜甫因故未能送行话别，遂赋《送郑十八虔贬台州司户伤其临老陷贼之故阙为面别情见于诗》：“郑公樗散鬓成丝，酒后常称老画师。万里伤心严谴日，百年垂死中兴时。苍惶已就长途往，邂逅无端出钱迟。便与先生应永诀，九重泉路尽交期。”对郑虔遭遇深表同情。诗写生离死别之悲，深挚感人，真可谓生死至交矣！此后，杜甫时时挂念郑虔，关心他的安危生死。《有怀台州郑十八司户》云：“天台隔三江，风浪无晨暮。郑公纵得归，老病不识路”，“从来御魑魅，多为才名误。夫子嵇阮流，更被时俗恶。”《所思》云：“郑老身仍窜，台州信始传。为农山涧曲，卧病海云边。”《哭台州郑司户苏少监》云：“故旧谁怜我，平生郑与苏。”苏，即苏源明。《寄薛三郎中据》亦云：“早岁与苏郑，痛饮情相亲。”《八哀诗》又特为郑虔列传，总结其一生行迹，盛

赞其多才多艺，为其鸣不平，深致歿后哀思。张溍评曰：“公与郑最善，故叙述情事无不曲尽。其为郑曲护受伪职处，只用一二语，尤见笔法。”（《读书堂杜诗注解》卷十三）

这些，都体现了杜甫为道而自重的独立人格。

杜甫崇高而深挚的爱国主义精神、深沉的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像一条红线一样贯穿于他坎坷的一生及其全部创作中。而他最可宝贵的，就是身处逆境，却情系国家，心想人民，一颗爱国爱民、忧国忧民的赤子之心，从没有停止跳动。“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他始终把个人的命运与国家和人民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杜甫有着一颗仁慈的心、一副博大的胸襟。杜甫的伟大之处正在于他经常能够从个人的痛苦之中摆脱出来，将关切的目光落到广大人民群众身上。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中，杜甫回家见到自己的“幼子饥已卒”，在极度悲痛中，他还是把目光投向广大的穷苦人民和远戍的战士：“因念远戍卒，默思失业徒”；当草堂的茅屋在风雨飘摇之中“床头屋漏无干处”时，他还能想到在寒风中瑟瑟发抖的人们，大声疾呼：“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

孟子曰：“恻隐之心，仁之端也。”（《孟子·公孙丑上》）杜甫是实践孟子“恻隐之心为仁”的典型。他在《过津口》诗中明确地指出：“物微限通塞，恻隐仁者心。”艰难困苦、颠沛流离的坎坷生活经历，加之深厚的传统文化素养，使杜甫深深懂得“邦以民为本”的道理。因此，他对饱尝战乱之苦，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广大人民抱着深切的同情。对人民的苦难，他可谓是无事不忧，无时不忧。征夫戍卒，田妇野老，寡妻弱子，渔民樵夫，这些普通老百姓的命运，无不牵动着诗人的心。在杜甫看来，造成广大人民苦难的，除了战乱的原因之外，就是统治者对人民的横征暴敛，强取豪夺。而对人民的残酷压榨和剥削，完全是为了

满足他们穷奢极欲的生活：“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富家厨肉臭，战地骸骨白”（《驱竖子摘苍耳》），“高马达官厌酒肉，此辈杼柚茅茨空”（《岁晏行》）。面对如此不合理的现实，杜甫挺身而出为民请命：“愿闻哀痛诏，端拱问疮痍”（《有感五首》其五），“谁能叩君门，下令减征赋。”（《宿花石戍》）他要求统治者“行俭德”，节欲戒奢，轻徭薄赋，减轻对人民的盘剥，以取得人民的信任和拥护：“君臣节俭足，朝野欢呼同”（《往在》），“文王日俭德，俊乂始盈庭”（《奉酬薛十二丈判官见赠》），“借问悬车守，何如俭德临？”（《提封》）“不过行俭德，盗贼本王臣”（《有感五首》其三）。崇俭戒奢，是杜甫人生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统治者只有真正做到崇俭戒奢，才能真正减轻人民的负担，才能有效地遏制腐败现象，免蹈“朝野欢娱后，乾坤震荡中”（《寄贺兰钊》）的覆辙。所以诗人总是怀着满腔的义愤，无情地鞭挞统治者的奢侈腐化。对那些“庶官务割剥，不暇忧反侧”的“豪夺吏”恨之入骨：“必若救疮痍，先应去螫贼！”（《送韦讽上阆州录事参军》）大声疾呼“安得务农息战斗，普天无吏横索钱”（《昼梦》）！而对广大穷苦群众，他却始终充满同情和尊重。他所交往的，不尽是达官贵人，更多的是小人物，他是以平等的态度和这些小人物来往的，从不摆大诗人的架子。诗人热爱他们，他们也从来没有疏远过诗人，他们之间总是友好的。贫苦的劳动妇女在旧社会是地位最低的，被人瞧不起，但杜甫却对她们寄予深厚的同情，关怀备至，体贴入微：“堂前扑枣任西邻，无食无儿一妇人。不为困穷宁有此？只缘恐惧转须亲！即防远客虽多事，便插疏篱却甚真！已诉征求贫到骨，正思戎马泪盈巾。”这首传诵千古、感人至深的《又呈吴郎》，可以说是杜甫以血泪凝成的至情文字。对自己家中的奴仆，杜甫也能以平等的态度对待他们，关心他们。在《示獠奴阿段》一诗中，他对夜间上山寻源引水的阿段的安全很是关心，“怪尔常穿虎豹群”，担心会被虎豹伤害。

在《信行远修水筒》一诗中，他对仆人信行的“秉心识本源，于事少滞碍”的恭谨干练很是赞赏，而对他在荒险崖谷中往来四十里修筒引水的艰辛劳动很是同情，对信行因修水筒而耽误吃饭的辛劳，既惊且愧，于是将供自己老病享用的瓜果和面饼拿来给他吃，“于斯答恭谨，足以殊殿最”。所以申涵光赞曰：“‘日曛惊未餐，貌赤愧相对’，体恤下情如是，真仁者之用心。”（《杜诗详注》卷十五引）他总是尽其所能去助人：“药许邻人鬻”（《正月三日归溪上有作简院内诸公》），“枣熟从人打”（《秋野五首》其一），“拾穗许村童”（《暂往白帝复还东屯》），“减米散同舟，路难思共济”（《解忧》）。就是对那些小生物，他也充满恻隐之心：“筑场怜穴蚁”（《暂往白帝复还东屯》），“盘飧老夫食，分减及溪鱼”（《秋野五首》其一），“愿分竹实及蝼蚁，尽使鸱鸢相怒号”（《朱凤行》）。杜甫这种已饥已溺的仁者胸怀和博爱精神，在他的诗中都有生动的体现。

可以说，杜甫对孔、孟所倡导的忧患意识、忠恕之道、仁爱精神、恻隐之心等等，都有深刻的理解，并身体力行之，他的儒家思想带有鲜明的实践性品格。所以后人多认为杜甫是儒者典范，甚至说“老杜似孟子”，往往把杜诗比作儒家经典。清人龚鼎孳《〈杜诗论文〉序》云：“诗之有少陵，犹文之有六经也。前乎此者，于此而指归；后乎此者，于此而阐发。文无奇正，必始乎经；诗无平险，必宗乎杜。此少陵之诗与六经之文，并不朽于天地间也。”吴乔更说：“诗出于人。有子美之人，而后有子美之诗。子美于君亲、兄弟、朋友、黎民，无刻不关其念，置之圣门，必在闵损、有若间，出由、求之上。生于唐代，故以诗发其胸臆。有德者必有言，非如太白但欲于诗道中复古者也。余尝置杜诗于六经中，朝夕焚香致敬，不敢轻学。非子美之人，但学其诗，学得宛然，不过优孟衣冠而已。”甚至主张：“窃谓朝廷当特设一科，问以杜诗意义，于孔、孟之道有益。”（《围炉诗话》卷四）洪业在他的名著《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中深情地说：“（杜甫）是孝子，是慈父，是慷慨的兄长，是忠

诚的丈夫，是可信的朋友，是守职的官员，是心系家邦的国民。”可以说，杜甫是实践儒家思想的楷模。

当然，在唐代以儒为主、佛道兼容的时代氛围下，在颠沛流离的艰难岁月里，杜甫亦受到佛道思想的深刻影响。因为儒家的民胞物与，与佛家的普度众生和道家的爱惜生命，原是相通的。杜甫很早就受到佛道的熏陶和影响。杜甫幼年丧母，寄养在洛阳二姑家，是由二姑抚养长大的，而二姑是虔诚的佛教徒。杜甫《唐故万年县君京兆杜氏墓志》即云：“爰自十载已还，默契一乘之理。绝荤血于禅味，混出处于度门。喻筏之文字不遗，开卷而音义皆达。”默契一乘之理，即谓其二姑笃信佛理。喻筏之文字不遗，谓其收集了许多佛经。开卷而音义皆达，则谓其对佛经教义能诵读领会。在杜甫笔下，他的二姑完全是一个儒佛双修而兼美的楷模。在《墓志》结尾，杜甫又满怀深情地特别提及二姑舍子救己的盛德厚爱：“甫昔卧病于我诸姑，姑之子又病，问女巫，巫曰：‘处楹之东南隅者吉。’姑遂易子之地以安我。我用是存，而姑之子卒。后乃知之于走使。甫尝有说于人，客将出涕，感者久之，相与定谥曰义。”二姑舍己子而救侄子的崇高精神，以致使杜甫“情至无文”。二姑大仁大义的言传身教，对杜甫性格和思想的形成有着深刻影响。杜甫青年时期一度倾情佛道。漫游吴越时，在江宁（今江苏南京）曾特去瓦官寺观看东晋著名画家顾恺之所画的维摩诘（佛教经典人物）像，并从许登那里求得一幅，以至二十七年后又欣然赋诗《送许八拾遗归江宁觐省，甫昔时尝客游此县，于许生处乞瓦棺寺（应为“瓦官寺”）维摩图样，志诸篇末》，并深情叙及“看画曾饥渴，追踪恨淼茫。虎头金粟影，神妙独难忘”，可谓念念不忘。又赋《因许八奉寄江宁旻上人》诗云：“不见旻公三十年，封书寄与泪潺湲。旧来好事今能否，老去新诗谁与传？棋局动随幽涧竹，袈裟忆上泛湖船。闻君话我为官在，头白昏昏只醉眠。”可谓情深意长。开元末，又有《已上人茅斋》诗：“已公茅屋下，可以赋

新诗”，“空忝许询辈，难酬支遁词。”以许询自比，以东晋高僧支遁称誉已公，可见二人来往颇密切。天宝三载（744）四月，杜甫与被“赐金放还”的李白在洛阳初识，一见之下，互为倾倒，结为莫逆之交。李白脱身朝廷欲寻仙访道，于是两人相约为梁宋之游。天宝四载，李白到齐州（今山东济南，时改称临淄郡）紫极宫从道士高如贵受道箓，成为正式的道教徒。同年秋，二人又在兖州（时已改称鲁郡）相会。曾同上东蒙山，访道于董炼师和元逸人，即《昔游》诗所谓“东蒙赴旧隐，尚忆同志乐”，《玄都坛歌寄元逸人》所说“故人昔隐东蒙峰，已佩含景苍精龙”。秋末，二人在鲁郡东石门作别，杜甫《赠李白》云：“秋来相顾尚飘蓬，未就丹砂愧葛洪。”深为求仙访道无成而惋惜。在此期间，还曾渡过黄河，入王屋山访道士华盖君，因其已死，遂怅然而归。大历年间，杜甫在夔州作《昔游》诗追叙其事云：“昔谒华盖君，深求洞宫脚。玉棺已上天，白日亦寂寞。”《忆昔行》亦云：“忆昔北寻小有洞，洪河怒涛过轻舸。辛勤不见华盖君，艮岑青辉惨么麽。”后杜甫居成都草堂时，曾炼丹以期延年益寿，所谓“锦里残丹灶，花溪得钓纶”（《赠王二十四侍御契四十韵》）。在“漂泊西南”时期，他与僧道的交往颇为频繁。杜甫直接写及僧道寺观的诗约有五六十首。如长安大云寺主赞上人因同属房（瑄）党，被贬秦州安置，可谓同病相怜，杜甫题赠他的诗就有九首，“与子成二老，来往亦风流”（《寄赞上人》），直是惺惺相惜。《谒文公上方》曰：“王侯与蝼蚁，同尽随丘墟。愿闻第一义，回向心地初。”《秋日夔府咏怀奉寄郑监李宾客一百韵》云：“身许双峰寺，门求七祖禅。”“晚闻多妙教，卒践塞前愆。”禅宗七祖为谁？或谓南宗七祖神会，或谓北宗七祖普寂，争论不休，迄无定论，笔者倾向于普寂。与杜甫同时的王维之弟王缙所撰《大证禅师碑》即云：“始自达摩，传付慧可，可传僧璨，璨传道信，信传宏忍，忍传大通，大通传大照，大照传广德，广德传大师（按即大证禅师），一一授香，一一摩顶，相承如嫡，密付法印。”大

通即神秀，大照即普寂^①。普寂为北宗七祖已无问题，而杜甫生前，神会尚未正式封为南宗七祖。争论杜甫所说“七祖”为谁的学者，大都忽略了一个细节，就是杜甫有一首《骢马行》，题下注云：“太常梁卿敕赐马也。李邓公爱而有之，命甫制诗。”“李邓公”为谁？陶敏疑为李行休。李行休是杜甫的舅外公^②。而李行休的夫人韦氏则是北宗七祖普寂的忠诚信徒^③。想来作为虔诚佛教徒的杜甫二姑母，信奉的也当是北宗。

杜甫在夔州还写有《秋野五首》，其一云：“盘飧老夫食，分减及溪鱼。”“分减”，是佛教用语，出自《华严经》。在实叉难陀所译《大方广佛华严经》卷二十一中出现了三次，说菩萨行十种施，“分减施”为其一：“何为菩萨分减施？此菩萨禀性仁慈，好行惠施，若得美味，不专自受，要与众生，然后方食。凡所受物，悉亦如是。”杜甫出生时，已是实叉难陀所译《华严经》完成十三年后，而到杜甫写《秋野五首》时，此本《华严经》已流播于世近七十年了。杜诗本此，极切其意。这与前述“枣熟从人打”“药许邻人劓”“拾穗许村童”“减米散同舟，路难思共济”“筑场怜穴蚁”“愿分竹实及蝼蚁，尽使鸱鸢相怒号”云云，皆为仁人情怀，都证明了杜甫对佛教的向往。但“未能割妻子，卜宅近前峰”（《谒真谛寺禅师》），深深依恋现实和关切民生的杜甫，终未成为和尚或道士。因此，说杜甫虽曾慕道而不溺仙，深通佛理而不佞佛，大致是不错的。

基于以上对儒释道的认识和践行，热爱生活、珍惜生命的杜甫逐渐形成了自己“物我一体”的生态观。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强调“天人合一”。所谓“天人合一”，讲的就是人与自然万物的关系。孟子提出了“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将仁爱的精神和情感由对人扩大到对待万物，用仁爱之心将人与万物构成一个整体，所以他又说：“万物皆备于我。”《礼记·中庸》亦曰：“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后来的程朱理学更明确提出“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二程遗书》卷二上程颢语）。道家的庄子也说：“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

后来的道教更强调要慈爱一切生命，甚至认为植物和人一样具有生命灵性。“戒杀生”是道教大戒，内容十分具体。佛教既反对杀生，更倡导护生，佛陀即说“慈忍护念众生”。所以在人与“物”、人与自然的关系处理上，儒释道是相通的。由此出发，杜甫认为人与自然万物应当和谐相处，人更应该珍惜自然万物，而不应该暴殄天物。他于天宝十载（751）所作《乐游园歌》即云：“一物自荷皇天慈。”这里“一物”，当指一草一木。“皇天慈”，大自然的恩慈。意谓当此春和日暖之时，一草一木，自当皆荷皇天之慈。杜甫在其后诗中，屡屡提到“一物”。《枯棕》云：“伤时苦军乏，一物官尽取。”《重赠郑炼绝句》云：“郑子将行罢使臣，囊无一物献尊亲。”《八哀诗·赠太子太师汝阳郡王琎》云：“王每中一物，手自与金银。”《秋野五首》其二云：“易识浮生理，难教一物违。”《雷》云：“万邦但各业，一物休尽取。”《回棹》云：“劳生系一物，为客费多年。”《朝享太庙赋》云：“恐一物之失所，惧先王之咎征。”《有事于南郊赋》云：“珊瑚翡翠，此一物何疑。”或指人，或指物，或泛指。《淮南子·精神训》云：“譬吾处于天下也，亦为一物矣。不识天下之以我备其物与，且惟无我而物无不备者乎？然则我亦物也，物亦物也，物之与物也，又何以相物也。”是“人”亦“一物”。一物不可违其性，当各适其性，各得其宜，各得其所，不可“尽取”，不使“失所”，故“水深鱼极乐，林茂鸟知归”（《秋野五首》其二），“自去自来堂上燕，相亲相近水中鸥”（《江村》）。《后游》云：“江山如有待，花柳更无私。”二句语中见道，有心融意惬、物我同适之感。《江亭》云：“坦腹江亭暖，长吟野望时。水流心不竞，云在意俱迟。寂寂春将晚，欣欣物自私。”“心不竞”，言与物无忤。董养性曰：“二联有与物无间意。三联有万物各得其所意。公尝云‘花柳更无私’，此言‘物自私’，虽若不同，其实一意，盖所谓私者，非有我之私也。”（《杜工部诗选注》卷二）赵星海曰：“‘有私’是各遂其性，‘无私’是同适其天。”（《杜解传薪》卷三之三）《观打鱼歌》云：“鲂鱼肥美知第

一，既饱欢娱亦萧瑟。君不见朝来割素髻，咫尺波涛永相失。”钟惺曰：“（既饱欢娱亦萧瑟）七字说得口腹人败兴，抵得一篇戒杀文。”（《唐诗归》卷二十）《又观打鱼》云：“吾徒胡为纵此乐？暴殄天物圣所哀。”张晋曰：“二诗皆以戒杀为旨。”（《读书堂杜诗注解》卷八）《鹿》云：“乱世轻全物，微声及祸枢。衣冠兼盗贼，饕餮用斯须。”轻全物，即不以全活物命为意，是说残忍好杀。盗贼草菅人命，达官贵人为满足口腹之欲，不惜戕物命于斯须，则衣冠亦等同于盗贼矣。又《白小》云：“生成犹拾卵，尽取义何如？”朱鹤龄曰：“言生成之道，卵犹不忍弃，鱼虽小而尽取之，岂得为义乎？”（《杜工部诗集辑注》卷十七）尽取亦不仁！杜甫很注意保护生态，认为不应当杀鸡取卵，竭泽而渔。《题桃树》云：“小径升堂旧不斜，五株桃树亦从遮。高秋总馈贫人实，来岁还舒满眼花。帘户每宜通乳燕，儿童莫信打慈鸦。寡妻群盗非今日，天下车书已一家。”因桃树而念及贫人，因贫人而念及禽鸟，而遂及寡妻群盗，寓民胞物与之怀于吟花弄鸟之际，仁民爱物之心一时俱到。佚名《杜诗言志》卷八评云：“儒者动言天地万物为一体，而皆未尝说得明白谛当。惟《西铭》一篇，略见大意，然亦说个体段腔子，不能尽其情实。”“惟读先生此诗，则一歌一咏，跃然言下。”在夔州写的《催宗文树鸡栅》，卢元昌评曰：“篇中亦见仁至义尽。念其生成，春卵不食，仁也。人畜有别，驱之栅笼，义也。蝼蚁免噬，狐狸亦绝，义中之仁。长幼不混，勍敌亦均，仁中之义。”（《杜诗阐》卷二十二）《缚鸡行》则在对日常生活小事的描写中，蕴含深刻的道理，表现了诗人惜微全物的仁者情怀。《秋野五首》其一云：“枣熟从人打，葵荒欲自锄。盘飧老夫食，分减及溪鱼。”王嗣奭曰：“‘枣熟从人打’，则人已一视；‘葵欲自锄’，则贵贱一视；‘盘飧及溪鱼’，则物我一视。非见道何以有此！”（《杜臆》卷九）大历四年（769）在湖南所作《岳麓山道林二寺行》更云：“一重一掩吾肺腑，山鸟山花吾友于。”一重一掩，谓山也；肺腑，犹言亲戚，同姓异姓并称；友于，谓兄弟也。

二句意谓山峦一重一掩，如吾肺腑之亲；山鸟山花，如吾兄弟之情，真所谓“物我一体”了。杜甫这种“物我一体”生态观的形成，是与他的性格、教养、经历和时代影响分不开的。杜甫雅爱自然，性喜林泉。其《寄题江外草堂》云：“我生性放诞，难欲逃自然。嗜酒爱风竹，卜居必林泉。”《客堂》诗云：“居然绾章绂，受性本幽独。平生憩息地，必种数竿竹。”所以他在成都西郊浣花溪畔建草堂时，就很注意环境的整治。于是不厌其烦地向成都县令萧实乞要桃栽一百根，向绵谷县令韦续觅绵竹，向绵谷县尉何邕觅桤木数百栽，向涪城县尉韦班觅松树子栽，并向韦班乞要大邑瓷碗，又向徐知道觅果栽。“经营上元始（760），断手宝应年（762）”，历经三年之久，方建成草堂，可见他对居住环境和自然生态的重视。在颠沛流离的艰苦岁月里，杜甫身患多种疾病，所以他很注意保健养生，每住一处，只要有可能，他都自己采药或种植药材。《秦州杂诗二十首》其十六云：“采药吾将老。”《太平寺泉眼》云：“何当宅下流，余润通药圃？三春湿黄精，一食生毛羽。”赞叹太平寺泉眼的神异以及环境的幽美，表示要在此卜居，服食修炼。在成都草堂，他自己“开药圃”（亦称“药栏”）种药材，“种药扶衰病”（《远游》），为的是保健治病。杜甫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他能由己及人，由人及物，达到我与人、人与物、人与环境、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正如仇兆鳌所云：“士大夫能视物我一体，则无自私自利之怀。少陵伤茅屋之破，则思广厦万间，以庇寒士；念草堂则曰‘干戈未偃息，安得酣歌眠’；咏四松则曰‘敢为故林主，黎庶犹未康’。触处皆仁心发露，稷卨之徒也。”（《杜诗详注》卷十二）

三、杜甫的文学成就

杜甫作品流传下来的，有诗一千四百五十多首，文、赋二十八篇。

杜甫是中国古典诗歌的集大成者。他生当李唐王朝由盛转衰的历史转折时期，而这一历史转折的界标，就是天宝十四载十一月爆发的“安史之乱”，他当时四十四岁。这就是说，杜甫一生，有四分之三时间是生活在所谓“开天盛世”，而四分之一时间，即最后十五年，是在战乱漂泊中度过的。盛世的熏陶和战乱的体验形成强烈的反差，却造就了伟大的诗人。杜甫正是用如椽之笔，广泛而深刻地反映了“安史之乱”前后唐王朝广阔社会生活的巨大变化，内容极其广泛，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大到军国大事、帝王将相，小到个人琐事、生活情趣；也反映了唐代文化的各个方面，如绘画、舞蹈、书法、音乐等。一部杜诗，是他自己的一部自传，也是他生活的那个时代的忠实记录，故被誉为“诗史”。他以诗写时事，如《悲陈陶》《悲青坂》《洗兵马》《三绝句》等；以诗发议论，如《戏为六绝句》《偶题》等；以诗写人物传记，如《八哀诗》等；以诗写传奇，如《义鹘行》等；以诗写奏议，如《塞芦子》等；以诗写赠序，如《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等；以诗写书札，如《萧八明府实处觅桃栽》等；以诗写自传，如《壮游》《遣怀》等；以诗写游记，如《陪郑广文游何将军山林十首》《溪陂行》等。至于咏物抒怀之作，更是比比皆是。在杜甫手中，诗差不多成了万能的工具，把诗的表现功能发挥到了极致。

由于杜甫具有深厚的文化修养、深刻的社会体验和广阔观察视野，“不薄今人爱古人”，“转益多师是汝师”，对中国传统文化采取广收博取的开明态度，加之“诗是吾家事”的家学传统，使他对诗有着一种超人的执着精神，“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他简直是视诗为生命的。正因如此，杜甫不仅使诗的题材和体裁范围空前扩大，达到了无事不可言、无意不可入的程度；而且使诗歌艺术达到了出神入化、登峰造极的境地，故被尊为“诗圣”。杜甫对中国诗歌的贡献，不仅仅是“集大成”而已，更重要的是对诗歌的创新，是在继承基础上的创新，是从

内容到形式的全面创新。诗到杜甫为一大变，其诗歌不仅表明中国诗歌史从浪漫转向写实的重大变化，而且以更加内在的社会政治与文化的转型以及士人社会地位的调整为背景，反映士人文化心理与时代文化精神的重大变化，以及随之而来审美范型的重大转变。明人郝敬说：“诗至子美而大成，亦自子美而大变，不可不知。”（《杜诗详注》卷十八引）清人陈廷焯说得好：“诗至杜陵而圣，亦诗至杜陵而变”，“昔人谓杜陵为诗中之秦始皇，亦是快论。”（《白雨斋词话》卷七）“与古为化，化而能新”，可以概括杜甫对中国古典诗歌的贡献。宋初王禹偁《日长简仲咸》诗云：“子美集开诗世界。”这是对杜甫诗歌价值判断的一次升华，在杜诗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就诗歌演进的历程而言，杜甫的所谓“开诗世界”，就是昭示了诗歌由“唐韵”向“宋调”的转变。所以说，杜甫又是处在中国历史转折时期的一位继往开来的伟大诗人。清人叶燮说：“杜甫之诗，包源流，综正变。自甫以前，如汉、魏之浑朴古雅，六朝之藻丽秣纤、澹远韶秀，甫诗无一不备；然出于甫，皆甫之诗，无一字句为前人之诗也。自甫以后，在唐如韩愈、李贺之奇崛，刘禹锡、杜牧之雄杰，刘长卿之流利，温庭筠、李商隐之轻艳；以至宋、金、元、明之诗家，称巨擘者无虑数十百人，各自炫奇翻异，而甫无一不为之开先。”（《原诗·内篇上》）应该特别提到的是，在文学批评史上，杜甫首开以诗的形式论述诗歌创作的先河。他在《戏为六绝句》中提出了若干诗歌创作的主张，如主张对前代诗歌艺术兼收并蓄，博采众长，对六朝诗歌一分为二，拒绝全盘否定，从而纠正了王勃、杨炯以及陈子昂、李白等人在矫枉中出现的偏颇。杜甫又提倡“凌云健笔”“碧海掣鲸”的诗风，同时，他还强调学习前人的“清词丽句”，这对于建构唐代诗学都是十分重要的。除了《戏为六绝句》，他还有《偶题》《解闷十二首》《遣闷戏呈路十九曹长》等，也谈到了诗歌创作的主张。这种以诗论诗的新形式，对后人影响很大，金代元好问《论诗绝句三十首》就是继承了这种形式，后代人用这

种形式论诗的，更是代不乏人。

杜诗众体皆有，诸体兼擅，诸法俱备，为后世开无数法门。杜诗共一千四百五十余首，其中五古二百六十余首，如《望岳》《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北征》《赠卫八处士》、“三吏”“三别”、《佳人》《梦李白二首》《遭田父泥饮美严中丞》《壮游》《遣怀》等；七古一百四十余首，如《兵车行》《丽人行》《醉时歌》《溪陂行》《悲陈陶》《哀江头》《洗兵马》《丹青引》《古柏行》《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等；五律六百三十首，如《房兵曹胡马》《画鹰》《夜宴左氏庄》《春望》《月夜》《月夜忆舍弟》《天末怀李白》《春夜喜雨》《旅夜书怀》《登岳阳楼》等；七律一百五十一首，如《蜀相》《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登楼》《阁夜》《宿府》《又呈吴郎》《登高》《诸将五首》《秋兴八首》《咏怀古迹五首》等；五排一百二十七首，如《冬日洛城北谒玄元皇帝庙》《寄李十二白二十韵》《秋日夔府咏怀奉寄郑监李宾客一百韵》《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等；七排八首，如《清明二首》《岳麓山道林二寺行》等；五绝三十一首，如《八阵图》等；七绝一百零七首，如《赠李白》《赠花卿》《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江南逢李龟年》等，名篇众多，并且富于创造，成为流传千古的艺术瑰宝。

由于杜诗内容极其丰富，杜甫本人极富创造，故杜诗艺术风格亦呈现多样性。正如王安石所说：“至于甫，则悲欢穷泰，发敛抑扬，疾徐纵横，无施不可。故其诗有平淡简易者，有绵丽精确者，有严重威武若三军之帅者，有奋迅驰骤若泛驾之马者，有淡泊闲静若山谷隐士者，有风流蕴藉若贵介公子者。盖其诗绪密而思深，观者苟不能臻其阃奥，未易识其妙处，夫岂浅近者所能窥哉！此甫所以光掩前人，而后来无继也。”（《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六引《遁斋闲览》）而尤为可贵的，是杜甫虽历经坎坷，穷愁潦倒，但愈挫愈勇，志不衰颓，其诗气势博大，声响恢宏，色彩斑斓，震慑人心。翁方纲即云：“杜之魄力声音，皆万古所不再有。其魄力既大，故能于正位卓立铺写，而愈觉其超出；其声音既大，故能

于寻常言语，皆作金钟大镛之响。”（《石洲诗话》卷一）如《登高》云：“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两句写登高所见秋景，落木萧萧，俯瞰所见，长江滚滚，远望所见。叠字的运用，更突出了其壮阔气象。即使垂暮之年，漂泊荆湘，无所依止，百病缠身，依然激烈悲壮。如“日月笼中鸟，乾坤水上萍。”（《衡州送李大夫赴广州》）凄凉之意反作壮丽之语，可谓沉雄悲壮，气盖宇宙。他如“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登岳阳楼》），“落日心犹壮，秋风病欲苏。古来存老马，不必取长途。”（《江汉》）触景起兴，情景交融，意境阔大而深沉。似此等诗，情苦而语不苦，仍予人以气势浩然、激越奋进之感。

开天盛世，是中国古典诗歌发展的黄金时期。李白、杜甫和王、孟、高、岑等共同把诗歌创作推向一个高峰。杜甫要超越同时大家，必须创新，开辟一条自己的路。“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这里的“语”，实际上就是指诗歌创作。诗怎样才能“惊人”？杜甫追求的目标之一，就是“奇”，正如他在《题李尊师松树障子歌》中所说的“老夫平生好奇古”。怎样才能达到“奇”？杜甫主要采取了三种手法：以文为诗，以议论为诗，探索新的体式和句式。

以文为诗，是指诗的散文化，即以作文之法作诗。吴瞻泰云：“子美之诗驾乎三唐者，其旨本诸《离骚》，而其法同诸《左》《史》”，“而至其整齐于规矩之中，神明于格律之外，则有合左氏之法者，有合马、班之法者。其诗之提掣起伏，离合断续，奇正主宾，开阖详略，虚实、正反、整乱，波澜顿挫，皆与《史》法同。”（《杜诗提要·自序》）方东树亦云：“杜公以《六经》《史》《汉》作用行之，空前后作者，古今一人而已。”（《昭昧詹言》卷八）管世铭则云：“杜工部五言诗，尽有古今文字之体。”“若《上韦左丞》，书体也；《留花门》，论体也；《北征》，赋体也；《送从弟亚》，序体也；《铁堂》《青阳峡》以下诸诗，记体也；《遭田父泥饮》，颂体也；《义鹘》《病柏》，说体也；《织成褥段》，箴体也；《八哀》，碑状体也；《送

王砮》，纪传体也。可谓牢笼众有，挥斥百家。”（《读雪山房唐诗序例·五古凡例》）陈讷评《草堂》诗云：“此诗序述其事，似一篇重来草堂记序。盖仿太史公《史记》序事体，直书其事而以韵语出之。开后来《诸将》《八哀》《往昔》（疑当作《往在》或《昔游》）、《壮游》诸诗体格。”（《读杜随笔》下卷）至于个别散文式的诗句，如《春日忆李白》之“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病后过王倚饮赠歌》之“尚看王生抱此怀，在于甫也何由羡”，《徐卿二子歌》之“丈夫生儿有如此二雏者，异时名位岂肯卑微休”，《丹青引》之“将军魏武之子孙，于今为庶为清门。英雄割据虽已矣，文采风流今尚存”，《短歌行赠王郎司直》之“王郎酒酣拔剑斫地歌莫哀，我能拔尔抑塞磊落之奇才”，“青眼高歌望吾子，眼中之人吾老矣”等等，更是比比皆是。

以议论为诗，虽不是杜甫的首创，但却是杜诗的一个显著特点。如《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北征》，向被誉为“古今绝唱”。《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表现了以议论入诗又能保持诗歌情韵的艺术独创性。此诗根据杜甫自身经历，按照还家的时间顺序，以议论与叙事、抒情相结合的形式，通过真切描写沿途见闻和到家后的情景，集中表现了他“致君尧舜上”的抱负、对社会现实的洞察力，以及对国家命运和人民疾苦的深切关怀。《北征》的布局是两头议论、中间叙事，叙的是还家探亲的私事，议的是对国家大事的深谋远虑，而以家国之忧和身世之感直贯全篇，充分体现了杜诗博大精深、沉郁顿挫的风格。杜甫此类五古长篇，发挥赋的铺陈排比的手法，夹叙夹议，便于表达复杂的感情、错综的内容。杜甫的一些咏物诗，往往借物寓理，发大议论。如《题桃树》，虽题属桃树，而寓意却甚大，于小题中抒写大胸襟、大道理。《鹿》，全诗借鹿立言，工于体物，巧于抒情，以灵动笔致书写警世至理，允称大手笔。七言歌行《古柏行》，描写古柏形神兼备，抒情议论寄托遥深。最后八句，联系大厦将倾需栋梁的现实，发出“古来材大难为用”的深沉感喟。杜

甫的许多咏史怀古诗，往往借古人躯壳而抒己怀抱，以史为鉴，寓含议论。如《石笋行》，杜甫在诗中对古来的传说给予了否定，推想石笋当是昔时卿相墓表，指出蒙蔽百姓的世俗之见，犹如小臣之谄媚皇帝，误国乱政，其害无穷。诗以“安得壮士掷天外，使人不疑见本根”作结，表现了杜甫疾恶如仇和反对迷信的鲜明态度。《咏怀古迹五首》其五，几乎全用议论，然因其并无肤泛空言，且感情充沛、形象鲜明，因而仍使人觉得诗味盎然。故沈德潜云：“此议论之最高者，后人谓诗不必着议论，非通言也。”（《杜诗偶评》卷四）杜甫直咏时事的诗篇，更是借事发议，寓意深刻。如《有感五首》，是收京后第二年春，杜甫有感于时局动荡，就军国大政发表见解的一组政治诗。汪瑗评曰：“此五章，皆大道理、正议论，可见少陵学术之深宏，非特诗人而已。”（《杜律五言补注》卷二）《诸将五首》，是用七律的形式议论军国大事，讽刺诸将不能御寇安疆、为国解困分忧的一组政治讽刺诗。郝敬评曰：“此讽天宝以来诸将，以诗当纪传，议论时事，非吟弄风月，登眺游览，可以任兴漫作者也。”“五首纵横开合，宛是一章奏议，一篇训诰，与《三百篇》并存可也。”（《批选杜工部诗》卷四）又如《前出塞九首》第六首纯为议论，表达了杜甫对于战争目的和民族关系等根本问题的正确见解，见识远高于当时所有的边塞诗。

杜诗奇，源于创。敢于创新，避熟生新，因旧翻新。“新题乐府”即是杜甫开创的一种新的诗歌体式，为中唐以后的新乐府树立了榜样。正如元稹所说：“近代惟诗人杜甫《悲陈陶》《哀江头》《兵车》《丽人》等，凡所歌行，率皆即事名篇，无复倚傍。予少时与友人乐天、李公垂辈，谓是为当，遂不复拟赋古题。”（《乐府古题序》）杜甫的《悲陈陶》《兵车行》《丽人行》、“三吏”“三别”等新题乐府，继承了汉乐府“缘事而发”的精神实质，但是不再袭用汉乐府旧题，而是根据所写之事而立题，使题目与内容合为一体，这种做法绝不仅仅是一个设立题目的问题，说

到底，是他的现实主义创作精神的体现，是对乐府诗的创造性发展。杜甫的这一创举，直接引导了中唐白居易、元稹等人的新乐府运动。《饮中八仙歌》亦是创格，句句用韵，一韵到底，不发一句议论，而八人醉态活现。王嗣夷评云：“此创格，前无所因，后人不能学。描写八公都带仙气，而或两句、三句、四句，如云在晴空，卷舒自如，亦诗中之仙也。”（《杜臆》卷一）夏力恕亦云：“此篇为少陵创格”，“盖谣谚之别体，乐府之遗音，故有重韵。”（《杜诗增注》卷一）《曲江三章章五句》，是一种每首五句的七言诗体，一、二、三、五句押同一韵，都在第三句上作顿，非今非古，自我作古，亦是杜甫的创体。梁运昌评《白丝行》曰：“本是平调，但仄韵换仄，词句自缓，音节自紧，此杜老新调。”（《杜园说杜》卷七）清王士禛认为“七言古诗，诸公一调。唯杜甫横绝古今，同时大匠，无敢抗行”（《居易录》卷二一）。把杜甫的七言古诗奉为“千古标准”。

律诗，至唐始定型。五言律诗，至杜审言、沈佺期、宋之问时已成熟。但七言律诗直到杜甫始成熟，并大量创作七律。仅据清编《全唐诗》统计，初盛唐七律总共不过四百六十余首，而杜诗七律就有一百五十余首。这就是说，杜甫七律数量不仅在他自己作品中占有重要地位，并且远远超过初盛唐其他任何一位诗人。杜甫之前的七律多被用来应制唱和，到了杜甫手里，七律在表现题材内容上才真正获得了与五律平等的身份，突出标志就是杜甫把动乱的时局、沉郁的感受写入诗中。能把忧时的题材内容引入七律，以忧时取代颂圣，表现出杜甫的超卓胆力。此外，杜甫还用七律写各种题材内容，议政、忧民、怀古、送别、山水、田园，以及个人漂泊流离的生涯，七律在他的手中已经达到炉火纯青、出神入化的极致。清钱良择《唐音审体·律诗七言四韵论》云：“七言律诗始于初唐咸亨、上元间，至开、宝而作者日出。少陵崛起，集汉、魏、六朝之大成，而融为今体，实千古律诗之极则。同时诸家所作，既不甚多，或对偶不能整齐，或平仄不相黏缀，上下百余年，止少陵一人独步而已。”

明胡应麟就把杜甫的《登高》奉为“古今七言律第一”。律诗有严格的格律，有一定的平仄格式。为使律诗更多变化，有的诗人尝试打破固定的平仄格式，即所谓拗体律诗。杜甫之前，律诗中虽已有拗句出现，但拗体七律却是杜甫的新创，而且是有意为之。关于杜甫拗体七律的数量，说法不一。方回谓：“拗字诗，在老杜集七言律诗中谓之‘吴体’，老杜七言律一百五十九首，而此体凡十九出，不止句中拗一字，往往神出鬼没，虽拗字甚多，而骨骼愈峻峭。”（《瀛奎律髓》卷二五《拗字类》序）香港学者邝健行认为有三十四首（《论吴体和拗体的贴合程度》，载《诗赋与律调》）。李乃珍认为有五十二首（包括平韵拗体七律四十七首，仄韵拗体七律五首），并云：“（杜甫）既是遵守近体诗律的模范，又是勇于突破、走得离近体诗律最远的闯将，无论是近体诗律，还是拗体诗律、仄韵诗律，他得心应手，运用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拗体唐诗与仄韵唐诗》）于年湖则认为杜诗中广义的拗体七律共有五十首，狭义的（既有拗句又有拗调的七律）有三十八首（《杜诗语言艺术研究》），如《白帝城最高楼》《白帝》《黄草》《即事》（暮春三月）、《立春》《愁》《昼梦》《暮春》《赤甲》《江雨有怀郑典设》等。有人认为杜甫居夔州时方有拗体七律，其实不然，较早所作的《郑驸马宅宴洞中》《题省中壁》《曲江对酒》《题郑县亭子》《望岳》（“西岳峻嶒竦处尊”首）、《早秋苦热堆案相仍》《崔氏东山草堂》等诗，已是拗体七律。王渔洋云：“唐人拗体律诗有二种：其一苍莽历落中自成音节，如老杜‘城尖径仄旌旆愁，独立缥缈之飞楼’诸篇是也；其一单句拗第几字，则偶句亦拗第几字，抑扬抗坠，读之如一片宫商，如许浑之‘溪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赵嘏（应为许浑）之‘湘潭云尽暮山出，巴蜀雪消春水来’是也。”（《分甘余话》卷三）而渔洋所说的第二种拗体，即所谓的“丁卯句法”，其实也是为杜甫所始创。方回早已指出：“今江湖学诗者，喜许浑诗‘水声东去市朝变，山势北来宫殿高’‘湘潭云尽暮山出，巴蜀雪

消春水来’，以为‘丁卯句法’，殊不知始于老杜，如‘负盐出井此溪女，打鼓发船何郡郎’‘宠光蕙叶与多碧，点注桃花舒小红’之类是也。”（《瀛奎律髓》卷二五《拗字类》序）而百韵长排也是杜甫首创的。仇兆鳌评《秋日夔府咏怀奉寄郑监李宾客一百韵》即曰：“考唐人排律，初惟六韵左右耳。长篇排律，起于少陵，多至百韵，实为后人滥觞。”（《杜诗详注》卷十九）杜甫绝句亦别具一格，奇崛朴健，与盛唐诸家不同。有人统计过，在杜甫今存一百三十八首绝句中，就有古绝三十二首，拗绝二十九首（黄震云、张英：《杜甫绝句的诗学艺术》，《杜甫研究学刊》2005年第二期）。杜诗押仄韵、押险韵的情况也比较多。

律诗句式，五言诗一般为“二三”式，或“二二一”式；但杜诗句式还有“四一”式、“二一二”式、“一一三”式、“一三一”式、“一四”式、“三二”式等多种形式。七言诗句式一般有“四三”式或“四二一”式，但杜诗句法还有“四一二”式、“五二”式、“二五”式、“三四”式、“一六”式等多种形式。杜甫还有意造成错位句，使句子成分颠倒错综，给人耳目一新之感。如《郑驸马宅宴洞中》之“春酒杯浓琥珀薄，冰浆碗碧玛瑙寒”，为写富贵人家酒好器丽之名句，其妙在于避俗就新，不直言“琥珀杯薄春酒浓，玛瑙碗碧冰浆寒”，而是“将杯、碗倒拈在上，而以浓、薄、碧、寒四字互映生姿，得化腐为新之法”（仇兆鳌《杜诗详注》卷一）。又如《放船》之“青惜峰峦过，黄知橘柚来”，用一四句式突出“青”“黄”二字，极为准确地写出了船行迅速、两旁景物联翩而过的视觉感受，颇为精警。他如《陪郑广文游何将军山林十首》其五之“绿垂风折笋，红绽雨肥梅”，《秋兴八首》其八之“香稻啄余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都是著名的例子。

杜诗的“奇”，还表现在内容和形式上的不避俚俗，而又能做到由雅入俗。如《愁》诗，题下原注：“强戏为吴体。”黄生即云：“皮陆集中，亦有吴体诗，乃当时俚俗为此体耳，诗流不屑效之。杜公篇什既众，时

出变调，凡集中拗律，皆属此体，偶发例于此，曰‘戏’者，明其非正律也。”（《杜诗详注》卷十八引）如《戏作俳谐体遣闷二首》，写夔州风俗之可怪，又别具一格。又如《夜归》诗，写醉后归家所见所闻深夜景象，以及边歌边舞之醉态，亦近俳谐体。胡震亨评云：“故作一种粗卤质俚之态，以尽诗之变，此所以为大家也。”（《杜诗通》卷十四）杜诗还大量使用俚词俗语。黄彻即云：“数物以‘个’，谓食为‘吃’，甚近鄙俗，独杜屡用：‘峡口惊猿闻一个’，‘两个黄鹂鸣翠柳’，‘却绕井栏添个个’。《送李校书》云：‘临岐意颇切，对酒不能吃’，‘楼头吃酒楼下卧’‘但使残年饱吃饭’‘梅熟许同朱老吃’，盖篇中大概奇特可以映带者也。”（《碧溪诗话》卷七）吴齐贤《论杜》云：“极俗鄙之句，而化为神奇者，如‘攀桂仰天高’‘捣药兔长生’，举之不胜举也。”（《杜诗详注》附编《诸家论杜》）罗大经更说：“杜陵诗，亦有全篇用常俗语者，然不害其为超妙。”（《鹤林玉露》卷三）此类尚多。杜甫不避俗，而能化俗为雅，甚至不避丑，而能化丑为美，这正是杜诗的奇特之处。杜诗用语的独特之处，还在于敢用他人所不用或极少用的词语。如“侧塞”一词，唐以前，大概只有《水经注》和梁简文帝的文章中偶尔用过，诗中尚未见。而在清编《全唐诗》中，只有杜甫两次用过“侧塞”一词：一是《大云寺赞公房四首》之四：“侧塞被径花，飘摇委墀柳。”一是《阻雨不得归瀼西甘林》之“虚徐五株态，侧塞烦胸襟”。原来“侧塞”一词是佛经翻译中的常用词语，意为积满充塞^④。而在诗中，据今所见，恐杜为首用。后宋人范浚《题茂安兄秀野亭》诗云：“侧塞乱花红被径，檀栾高竹翠缘陂。”（《香溪集》卷四）乃是因袭杜诗。张戒说得好：“世徒见子美诗多粗俗，不知粗俗语在诗句中最难，非粗俗，乃高古之极也。自曹、刘死至今一千年，惟子美一人能之。中间鲍照虽有此作，然仅称俊快，未至高古。元、白、张籍、王建乐府，专以道得人心事为工，然其词浅近，其气卑弱。至于卢仝，遂有‘不啻溜钝汉’‘七碗吃不得’之句，乃信口乱道，不足言

诗也。近世苏、黄亦喜用俗语，然时用之亦颇安排勉强，不能如子美胸襟流出也。”（《岁寒堂诗话》卷上）

杜甫对诗律极为重视，尝云：“遣辞必中律。”（《桥陵诗三十韵因呈县内诸官》）又云：“晚节渐于诗律细。”（《遣闷戏呈路十九曹长》）卢世澐曰：“子美一生诗，只受用一‘细’字，不止晚节为然。盖诗不细不清，诗不细不远，诗不细不能变化，诗不细不敢纵横也。细之义大矣哉！”（《杜诗胥钞余论·论七言律诗》）杜诗，特别是律诗，可以说是从容于法度之中，而又变化于法度之外。他于法度中求变化，纵横变化中自有法度，使二者达到完美的统一。如《秦州杂诗二十首》，在符合格律要求的基础上求变求新，间用拗救和特殊格式，单句句尾的仄声字上、去、入并用，单句句尾上、去、入俱全者共十七首；其他三首，也未犯“上尾”的毛病。这就使得律诗的格律更加精密而又富于变化，更有利于抒情言志，充分发挥诗人的艺术创造力。而到夔州时期，杜甫的诗艺可谓达到炉火纯青、出神入化的境地。他写的一些长篇排律和联章诗，如《秋日夔府咏怀奉寄郑监李宾客一百韵》《诸将五首》《咏怀古迹五首》《秋兴八首》等，以其独特的风貌，标志着他对这些诗体的创造、运用已达到全新境界。

杜诗内容和形式的完美结合所呈现出的主体风格是“沉郁顿挫”。所谓“沉郁顿挫”，是指杜诗内容上的博大精深，忧愤郁勃；形式上的波澜老成，顿挫变化；语言上的精炼准确，含蓄蕴藉。从而形成了千汇万状、地负海涵、博大宏远、真气淋漓的美学风貌。

杜甫的伟大之处，还在于他的诗歌创作艺术的超前性、现代性和世界性。正如美国著名汉学家宇文所安（斯蒂芬·欧文）说的那样：“杜甫是最伟大的中国诗人。他的伟大基于一千多年来读者的一致公认，以及中国和西方文学标准的罕见巧合。在中国诗歌传统中，杜甫几乎超越了评判，他的文学成就本身已成为文学标准的历史构成的一个重要部分。

杜甫的伟大特质在于超出了文学史的有限范围。”（《盛唐诗》第十一章《杜甫》）

四、杜甫的影响和历代研究情况

杜甫作为古典诗歌“集大成”的诗人，对中国文学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可以说，杜甫之后的一千多年，中国诗坛上的杰出诗人，几乎没有一个不是受他影响的。唐代元稹、白居易、张籍、王建、刘禹锡、韩愈、孟郊、贾岛、李贺、李商隐、杜牧、皮日休、陆龟蒙、韩偓、韦庄等；宋代王禹偁、王安石、苏轼、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陆游、辛弃疾、文天祥等；金代元好问等；明代袁凯、李梦阳、郑善夫、陈子龙等；清代钱谦益等，无不推尊杜甫、学习杜甫。杜甫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典型代表。他的诗歌，堪称中国古典诗歌的范本；他的人格，堪称中华民族文人品格的楷模；他的思想，堪称中华民族传统思想的精华。诗圣杜甫那种忧国忧民无已时、君圣民安死方休的崇高精神，在其后一千多年的历史中，特别是在中华民族国难深重、危亡在即的关键时刻，不知影响和鼓舞了多少仁人志士，为民族的振兴、国家的强盛、人民的幸福而英勇献身！宋末文天祥被囚元人狱中，至死不屈，集杜句成诗二百首。他在《集杜诗·自序》中说：“凡吾意所欲言者，子美先为代言之。日玩之不置，但觉为吾诗，忘其为子美诗也，乃知子美非能自为诗。诗句自是人性中语，烦子美道耳。子美于吾隔数百年，而其言语为吾用，非情性同哉！”抗日战争胜利后，钱来苏在《关于杜甫》一文中说：“他是我们中华民族历史上最有骨头的一个人。他在颠沛流亡、艰难困苦的环境中，甚至要穷死饿死的时候，还总是念念不忘国家。他的诗总是唤起朝野的人们赶快的把胡寇逐出中国去。他的诗集里表现民族气节，民族意识的作品，是很多的。”闻一多更称誉杜甫是我国“四千年文化中最庄严、

最瑰丽、最永久的一道光彩”（《唐诗杂论·杜甫》）。继承和发扬杜甫留给我们的这份宝贵遗产，对传承文明、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提高民族自信心和凝聚力，繁荣新时代的文化事业和文艺创作，仍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杜甫不仅是中国的，而且是世界的，他对世界文明做出的贡献是不可低估的，他被戴上“世界文化名人”的桂冠是当之无愧的。杜诗在唐代就传入日本，给日本文学以深远影响。日本著名汉学家铃木修次（1923—1989）《杜甫》即云：“杜甫，虽然是古人，但他的作品，已超越时间，不断地给读者以新的刺激和感动。杜诗修辞艺术技巧，不仅给现在的中国诗人，也包括日本诗人以很大影响。杜甫苦心经营语言、观察事物之精细，令人吃惊。杜甫是超越时间、具有永恒价值的诗人。以‘诗圣’名杜甫，不限于中国风土与历史，即使从全世界角度看，也同样如此。”杜诗很早就传入朝鲜半岛。高丽时期著名学者、诗人李仁老（1152—1220）在《破闲集》中说：“自雅缺风亡，诗人皆推杜子美为独步，岂唯立语精硬，刮尽天地菁华而已。虽在一饭，未尝忘君，毅然忠义之节，根于中而发于外，句句无非稷契口中流出，读之足以使懦夫有立志，玲珑其声，其质玉乎？盖是也。”韩国当代著名杜甫研究专家李丙畴说：“目前大约有12个国家用不同的语言对杜诗进行过翻译。参加过注释的就有千人。朝鲜在1481年刊印的《杜诗谚解》恐怕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译作。世宗二十五年（1443），对当时最高级的学者进行了总动员，从开始翻译，前后苦干了40年。比日译本早300年。”又说：“朝鲜实行科举制度的时候，有40%的题目出自杜诗。故不读杜诗者休想入科举之门。”^⑤杜甫及其诗歌在欧美地区亦影响颇大。美国著名诗人、唐诗研究专家肯尼斯·鲁克斯罗斯（汉名王红公）是杜甫的忠实信徒和崇拜者，他曾说：“杜诗对我影响之巨，无人能比。我认为，杜甫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诗人。在某些方面，杜甫可超越莎士比亚或荷马，其诗作

更为自然，更为新切。”研究杜甫，对促进国际文化交流，传布中华文明，拯救当前人类面临的精神危机和道德危机，提高中华民族的国际影响力，增强民族自豪感，都有不可低估的作用。

《旧唐书·杜甫传》和《新唐书·艺文志》都记载《杜甫集》六十卷，惜今不存。唐代宗大历年间，樊晃编有《杜工部小集》六卷，为杜诗选本最早者。其《杜工部小集序》云：“文集六十卷，行于江汉之南。常蓄东游之志，竟不就。属时方用武，斯文将坠，故不为东人之所知。江左词人所传诵者，皆公之戏题剧论耳。曾不知君有大雅之作，当今一人而已。今采其遗文凡二百九十篇，各以事类为六卷，且行于江左。”（《钱注杜诗》附录）樊本今不存，但检索有关文献，总计涉及该本所收杜诗六十一首。这六十一首诗，最早的《城西陂泛舟》作于天宝十三载（754）春，最晚的《暮秋将归秦留别湖南幕府亲友》作于大历五年（770）暮秋。除了四五首外，其余都作于“安史之乱”以后，而且乱后杜甫所经各地所作之诗都有存录，特别是杜甫死前在“江汉之南”的湖南所作之诗，很快就流传到了润州（今江苏镇江）一带，可见杜诗的流传之广、传播之快、影响之大。中唐之后，崇杜尊杜之风大行。元和十一年（816），执文坛牛耳的韩愈所作《调张籍》即云：“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对李杜的推崇无以复加，钦羡之情溢于言表。而早在贞元十年（794），十六岁的元稹就在《代曲江老人百韵》中云：“李杜诗篇敌，苏张笔力匀。”为李杜两人并称最早者。元和八年（813），元稹又撰写了《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这是第一篇全面而系统地评价杜甫及其诗歌的历史文献。元氏在简述了我国诗歌发展的历史和各期诗歌创作的得失之后，特别强调了杜甫在诗歌发展史上的贡献和地位：“余读诗至杜子美，而知小大之有所总萃焉。”“至于子美，盖所谓上薄风骚，下该沈宋，古傍苏李，气夺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矣。

使仲尼考锻其旨要，尚不知贵其多乎哉！苟以为能所不能，无可无不可，则诗人以来，未有如子美者。”（《元氏长庆集》卷五十六）这就是对后世影响深远的“杜诗集大成说”的滥觞。在此之前，还没有人这样高屋建瓴地对杜甫做出符合中国诗歌发展历程的高度评价。《旧唐书·杜甫传》即引用了元稹《墓系铭》中对杜甫评价的文字，占到传文篇幅的一半以上，并云：“自后属文者以稹论为是。”而影响深远的《新唐书·杜甫传》与秦观《韩愈论》对杜甫的评价，亦本元稹之说。秦观《韩愈论》云：“杜子美之于诗，实积众家之长，适当其时而已。昔苏武、李陵之诗，长于高妙；曹植、刘公幹之诗，长于豪逸；陶潜、阮籍之诗，长于冲澹；谢灵运、鲍照之诗，长于峻洁；徐陵、庾信之诗，长于藻丽。于是杜子美者，穷高妙之格，极豪逸之气，包冲澹之趣，兼峻洁之姿，备藻丽之态，而诸家之作所不及焉。然不集诸家之长，杜氏亦不能独至于斯也。岂非适当其时故耶？孟子曰：伯夷，圣之清者也；伊尹，圣之任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孔子，圣之时者也。孔子之谓集大成。呜呼，杜氏、韩氏，亦集诗文之大成者欤！”（《淮海集》卷二十二）明确提出杜甫“集大成”，并将杜甫与孔子相提并论，已隐然指杜甫为“诗圣”了。实际上，宋人大多是视杜甫为“圣”的，甚至把杜诗视为“经”，与儒家的“六经”并列。

据不完全统计，自唐迄于清末，见于著录的各类杜集，约有八百种，流传至今的约三百种（不包括同一书的不同版本）。唐以后，有两次注杜高潮。一为两宋时期，号称“千家注杜”。今传杜集最早者为北宋王洙、王琪编定，裴煜补遗的《杜工部集》二十卷。此后杜集补遗、增校、注释、批点、集注、编年、分体、分类、分韵之作，皆祖此本。南宋最著者，有郭知达辑《新刊校定集注杜诗》（又称《九家集注杜诗》）、蔡梦弼会笺《杜工部草堂诗笺》及黄希、黄鹤补注《黄氏补千家集注杜工部诗史》，而最有价值的是赵次公撰《新定杜工部古诗近体诗先后并解》五十九卷，现仅存明抄残本二十六卷。该本注释详明，广征博搜，引经

据典，于字句出处之追寻考稽，用力尤勤。于每一首诗，逐句诠释，全诗之后，又有长言概论，最为详备。虽略显繁冗，但资料丰富翔实，为今存最早之杜集编年注本。杜诗旧注号称千家，就其详切而论，无逾此者，诸多宋人注本及后世注杜者，亦无不援引此书。宋本《王状元集百家注编年杜陵诗史》与蔡梦弼《杜工部草堂诗笺》，其编次皆渊源于赵本。曾噩《新刊校定集注杜诗序》云：“惟蜀士赵次公为少陵忠臣。”刘克庄《跋陈教授杜诗补注》亦云：“赵氏《杜诗》，几于无可恨矣。”此稀世珍本，惜为残帙。今人林继中广为辑佚，成《杜诗赵次公先后解辑校》一书，于1994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最大限度地恢复了赵注原貌。二为明末清初时期。据不完全统计，仅清代的杜集文献就有四五百种。主要评注本有王嗣奭撰《杜臆》、钱谦益撰《钱注杜诗》、朱鹤龄撰《杜工部诗集辑注》、仇兆鳌撰《杜诗详注》、浦起龙撰《读杜心解》、杨伦撰《杜诗镜铨》等。王嗣奭注杜本孟子“以意逆志”说，他从“诵其诗，论其世，而逆以意”的角度来解诗，从而达到“向来积疑，多所披豁，前人谬迷，多所驳正”（《杜臆原始》）的效果。《杜臆》的确称得上阐幽发微，鞭辟入里，胜见迭出，其解诗之深刻透辟少有人及。钱谦益素精史学，杜诗又向有“诗史”之称，故《钱注杜诗》侧重以史证诗，力求通过对历史事实之钩稽考核，进一步阐明杜诗之内容大旨。其对杜诗人名地理、典章文物的笺注，亦多翔实独到之处。钱氏熟谙唐史，所论大都史料详备，阐释精当。是书又以宋吴若本加以诠订，纠正了旧注的诸多偏颇错误之处，故影响极大。此书乾隆时虽遭禁毁，然仍暗中流布，其受人重视可见一斑。朱鹤龄《杜工部诗集辑注》不以考据为务，于考证史实处多依钱注，然朱注训释字句却较钱注详备，并参诸家之长，去芜正谬，影响甚大，可与钱注并称于世。仇兆鳌评曰：“近人注杜，如钱谦益、朱鹤龄两家，互有同异。钱于《唐书》年月、释典道藏，参考精详；朱于经史典故及地里职官，考据分明。其删汰猥杂，皆有廓清之功。”（《杜诗详

注·凡例》)《杜诗详注》是一部篇幅浩繁、资料繁富、带有集注集评性质的杜诗注本。仇氏殚二十余年之精力,广搜博取,潜心研讨,数次增补而成此书。《四库全书总目》评论此书云:“援据繁富,而无千家诸注伪撰故实之陋习,核其大局,可资考证者为多。”仇注是一部集前人之大成的杜集著述,其占有资料之丰富完备,为其他诸本所不及。其引证之书,仅释典道藏就多达一二百种。唐宋以来所有杜诗注本及各种诗话,几至搜罗无遗。其中有些资料,仅赖是书征引而得以保存。浦起龙《读杜心解》强调还杜以诗,体察诗人之心,以注为副,以解为主;又注重历史背景和杜甫生平经历之考核,以史证诗,但不作繁琐之考证,故能纠正前人之疏舛,颇多新见。注释尚称简明扼要,向为杜诗之重要注本。洪业《杜诗引得序》云:“起龙书中注解评论,与钱、朱、卢、仇辈立异之处甚多,虽未必处处的确可依,要是熟于考证者心得之作,未可嫌其编次体例之怪,而遽轻其书也。”堪为公允之论。杨伦《杜诗镜铨》博览诸家,酌采众长,据蒋金式所批朱鹤龄本,删汰历代诸家注释,力纠诸书偏失,择善而从,剪裁允当,沉潜深思,以诗人之心解杜,故能正仇、浦诸家之误,补朱注之缺。考证时事、典实,但不为臆说,不矜奇逞博,不穿凿附会,其注解平正通达,简明扼要。时人王昶盛称“《杜诗镜铨》实能照见古人心髓,足与朱鹤龄上下”(《湖海诗传·蒲褐山房诗话》)。故是书在清代诸重要注杜本中流播最广。清嘉庆以后,注杜稍衰。而梁运昌的《杜园说杜》则是其中的佼佼者。梁氏博学寡交,著述甚丰,尤嗜杜诗,枕藉其中数十年,穷一生精力而成《杜园说杜》。梁氏说杜,着重于对杜诗的总体把握,不作繁琐考证与冗长解释,故颇得杜诗精髓。在论析具体诗篇、用字用韵等问题时,亦多独到精辟之处。赵星海的《杜解传薪》,因系稿本,流传极罕。赵氏于杜诗可谓竭尽毕生心力,注解参辨颇为精详,态度亦很审慎,在杜诗评注本中可谓独具一格,富于创造。

辛亥革命以后，在新的时代背景下，虽历经曲折，但杜甫仍受到人们的青睐。许多学者开始用新的方法研究杜甫，取得了可喜的成就。冯至的《杜甫传》、洪业的《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傅庚生的《杜甫诗论》、萧涤非的《杜甫研究》等，可谓代表作。研究资料则有中华书局出版的《杜甫研究论文集》三辑与《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杜甫卷》、叶嘉莹的《杜甫秋兴八首集说》等。年谱有闻一多编《少陵先生年谱会笺》、四川省文史研究馆编《杜甫年谱》等。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以来，中国又蓬勃兴起一股杜甫研究热。据不完全统计，迄今为止，已出版有关杜甫的各类著作三四百部（包括台湾、香港地区），发表论文近万篇，数量之多，稳居唐代诗人之冠，可见研究之深广与热烈。朱东润的《杜甫叙论》，陈贻焮的《杜甫评传》，聂石樵、邓魁英的《杜甫选集》，程千帆等的《被开拓的诗世界》，莫砺锋的《杜甫评传》，简锦松的《杜甫夔州诗现地研究》，杨义的《李杜诗学》，谢思炜的《杜甫集校注》等，颇多创获。特别是萧涤非主编、张忠纲终审统稿的《杜甫全集校注》^⑥的出版，在杜甫研究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正如著名学者袁行霈先生所指出的：“这是清代《钱注杜诗》《杜诗详注》《杜诗镜铨》之后，杜甫全集及研究成果的又一次深度整理和全面总结。历经三十六个寒暑，萧涤非先生、张忠纲教授两代学人带领的校注组，满怀对杜诗赤诚的挚爱，历尽曲折艰辛，依然坚持不懈，对‘诗圣’杜甫的作品进行全面搜罗、严谨比勘、精细注释和集评，是对集大成式诗人作品进行的集大成式整理。该书校勘审慎，注释详明，评论切当，就规模宏大和体例完备而言，均超越前人，标志着杜甫研究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堪称当代集部整理的典范之作。”（首届宋云彬古籍整理奖颁奖典礼颁奖辞）研究资料则有郑庆笃等编《杜集书目提要》、周采泉编《杜集书录》、陈文华撰《杜甫传记唐宋资料考辨》、张忠纲等编著《杜集叙录》、冀勤编《金元明人论杜甫》等。

本书共选杜诗一百三十三题一百七十首，杜诗原文以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出版的《杜甫全集校注》为底本，并据其“校记”择善而从，篇目以编年为序。“注释”力求简明精当，不做过多的繁琐考证。但在一些容易产生歧义之处，仍不避其繁，以便使读者能够更好地理解诗意。“点评”主要对诗的写作主旨、艺术特色、篇章结构、相关评论及影响等做出简明扼要的介绍，力求雅俗共赏。本书吸收了国内外学界同仁的许多最新研究成果，限于篇幅，不再一一注明，在此一并致以谢忱。对于书中的错讹之处，敬祈读者批评指正。

- ① 李华《润州天乡寺故大德云禅师碑》云：“自菩提达摩降及大照禅师，七叶相承，谓之七祖。”李华所撰《故中岳越禅师塔记》又云：“摩诃达摩以智月开瞽，法雷破聋，七叶至大照大师。”李邕《大照禅师塔铭》亦云：“（开元）二十七年秋七月，（普寂）海门人曰：‘吾受托先师，传兹密印，远自达摩菩萨导于可，可进于璨，璨钟于信，信传于忍，忍授于大通，大通贻于吾，今七叶矣。’”
- ② 陶敏《杜甫交游续考》云：“李邓公诸家未注，疑是李行休。《新唐书·宗室世系》下纪王房：‘邓国公、汝州刺史行休。’乃纪王李慎之孙，义阳郡王李琮之子。杜甫《祭外祖祖母文》：‘纪国则夫人之门。’仇兆鳌注云：‘公之外母，纪王之孙、义阳之女也。’李行休是杜甫外祖母的兄弟，也就是杜甫的舅外公了。”（载《杜甫研究学刊》1989年第2期）
- ③ 河南县尉高盖于天宝九载十一月十一日所撰《大唐故汝州刺史李府君夫人邓国夫人韦氏墓志铭并序》云：“夫人讳小孩，京兆人也。”“年十八，归我汝州府君，府君早归才杰，累典藩郡”，“逮府君冥寞朝露，而夫人低回昼哭。服丧之后，禅悦为心，尝依止大照禅师，广通方便。”“以天宝九载六月廿八日寝疾，终于洛阳县履顺里之私第，以其载十一月十一日合祔于汝州府君之旧茔，礼也。”（《千唐志斋藏志》八五六，文物出版社，1984年出版，第856页。）这里墓主李夫人封邓国夫人，其夫为汝州刺史。而《新唐书·宗室世系表下》载李行休亦为“邓国公、汝州刺史”。据此，李夫人韦氏必为李行休之妻。《墓志铭》中所说“大照禅师”，即北宗七祖普寂。

- ④ 如后汉竺大力、康孟详共译《修行本起经》卷下《出家品第五》云：“至夜半后，明星出时，诸天侧塞虚空。”唐僧提云译《佛说大乘造像功德经》卷上云：“净居天众侧塞虚空。”唐玄奘译《甚希有经》云：“侧塞充满，无有间隙。”唐释道世撰《法苑珠林》卷五一云：“乃睹塔内侧塞僧徒，合掌而立。”杭州雷峰塔中之藏本《一切如来心秘密全身舍利宝篋印陀罗尼经》亦载佛言：“一切如来、应、正等觉侧塞无际，犹如胡麻。”如此等等，不胜枚举。
- ⑤ 高光植《杜诗研究三十载——南朝鲜杜诗研究者李丙畴一席谈》，《国外社会科学》1988年第五期
- ⑥ 该书以商务印务馆影印之《续古逸丛书》第四十七种《宋本杜工部集》为底本，校以十四种宋元刻本及明抄本《新定杜工部古诗近体诗先后并解》，又参校《太平御览》等重要典籍而成。

国家图书馆

杜甫集

望岳

岱宗夫如何^[1]？齐鲁青未了^[2]。
造化钟神秀^[3]，阴阳割昏晓^[4]。
荡胸生层云，决眦入归鸟^[5]。
会当凌绝顶^[6]，一览众山小^[7]！

〔注释〕

[1] 岱宗：泰山别称。岱，始也；宗，长也。泰山为五岳之首，故称岱宗。在今山东省中部，主峰玉皇顶在泰安市北。夫：语助词。 [2] 齐鲁青未了：谓泰山横亘齐、鲁两个大邦，其青翠的山色绵延不绝。齐鲁，周代两大诸侯国名，并在今山东境内。齐在泰山之北，鲁在泰山之南。青，指山色。未了，没有尽头。 [3] 造化钟神秀：谓大自然将神奇灵秀之气聚集于泰山。造化，谓天地，大自然。钟，聚。神秀，神奇峻秀。 [4] 阴阳割昏晓：意谓山北背阴，故日色昏；山南向阳，故天色晓。一山之隔，昏晓不同，可见泰山之高大。阴，指山北。阳，指山南。割，分。 [5] 决眦（zì）：谓张目极视。决，裂开。眦，眼角。 [6] 会当：定当，表示心所预期。凌：登临。绝顶：最高峰。 [7] 众山小：化用《孟子·尽心上》“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意。

仇兆鳌曰：

“此望东岳而作也。

诗用四层写意：首联远望之色，次联近望之势，三联细望之景，末联极望之情。”（《杜诗详注》卷一）

赵秉文《题南

麓书后》云：“‘夫如何’三字几不成语，然非三字无以成下句，有数百里之气象。”（《滏水集》卷二十）

施补华曰：“（齐

鲁青未了）五字囊括数千里，可谓雄阔。”（《岷傭说诗》）

杨伦曰：“‘割’

字奇险。”（《杜诗镜铨》卷一）

[点评]

开元二十四年（736），应试落第的杜甫开始了“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的漫游生活。这首诗即是他这次漫游时所作。题为“望岳”，全诗即着力突出一个“望”字，句句是望，望岳之色，望岳之情，充溢于字里行间。这首诗既生动地描绘了泰山巍峨的雄姿和壮阔的景象，更突出地表现了青年诗人广阔的胸怀和远大的抱负。全诗写得极有气势，真可与岱岳争雄，堪称千古绝唱。

吴瞻泰曰：“‘纵目’二字，一篇关键。”（《杜诗提要》卷七）

现在泰山上下，不少地方镌刻着《望岳》诗句。泰山之巅——玉皇顶石壁上刻有“一览众山小”五个大字，每字字径约二十厘米。屹立岱顶，凭崖鸟瞰，才能真正体会“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妙处和真谛。

据山东省文物考古部门1977年3月至1978年6月普探和试掘证明，今曲阜城仅据故城西南隅。故城呈长方形，东西七华里，南北五华里，城墙周长约二十三华里。有城门十一座，东、西、北门各三座，南门两座。故城中部为宫殿区。宫殿区东北部，即汉灵光殿遗址。

登兖州城楼

东郡趋庭日^[1]，南楼纵目初^[2]。

浮云连海岱^[3]，平野入青徐。

孤嶂秦碑在^[4]，荒城鲁殿余^[5]。

从来多古意^[6]，临眺独踌躇。

[注释]

[1] 东郡：指兖州，今属山东省济宁市。因在杜甫所居东都洛阳之东，故称“东郡”，非汉之东郡。旧注多误。趋庭：古时称

子承父教为“趋庭”。典出《论语·季氏》：“鲤（孔子之子）趋而过庭。”孔子教以学诗、学礼。杜甫的父亲杜闲这时作兖州司马，杜甫前去省视，故曰“趋庭”。[2]南楼：即兖州南城楼。遗址在今兖州市内，人称“少陵台”。纵目初：言今日始得登楼纵观。[3]“浮云连海岱”二句：写登楼所见远景。海岱，指东海、泰山。青徐，指青州、徐州。这四处都与兖州相邻。[4]孤嶂：指峰山，又称邹峰山，在今山东省邹城市东南。秦碑：指秦始皇登峰山所刻石碑。《史记·秦始皇本纪》载：始皇东行郡县，上邹峰山，刻石颂秦德。[5]荒城：指鲁故城（又称曲阜故城）。鲁殿：指鲁灵光殿，为汉景帝子鲁恭王刘余所建。在汉末战乱中，许多殿宇皆遭毁坏，惟灵光殿岿然独存。余：残存。[6]“从来多古意”二句：言登楼怀古所引起的惆怅情绪。从来，犹自来，向来。古意，即缅怀古人之意。踌躇，犹豫，含惆怅意。

〔点评〕

此诗为开元二十四年（736），杜甫第一次漫游齐赵时所作。其父杜闲，时为兖州司马。省亲漫游，可谓一举两得。诗写登上兖州南城楼纵目时的所见所感。首联点题，中间二联紧扣诗题，写“纵目”所见：颔联写远眺之景，俯仰千里，乃就空间而言；颈联写近观之景，上下千年，是就时间而言。尾联以“临眺”作结，与开头“纵目”遥相呼应，由自然景色的描述转到对历史的深沉思索。整篇开合动荡而又一气贯通，意境苍凉，结构谨严，格律工稳，颇具章法，前人以为“五律正锋”，是杜甫现存最早的一首五律。

查慎行曰：
“壮心如见。老杜
许多马诗，此为最
警。”（《杜诗集评》
卷七引）

南宋楼钥《题
高丽行看子》诗：
“竹批双耳风入
蹄。”盖用杜句。

房兵曹胡马^[1]

胡马大宛名^[2]，锋棱瘦骨成^[3]。
竹批双耳峻^[4]，风入四蹄轻^[5]。
所向无空阔^[6]，真堪托死生。
骁腾有如此^[7]，万里可横行。

〔注释〕

〔1〕兵曹：兵曹参军事的省称。唐代诸州府置兵曹参军事（下州不置），掌武官选举、兵器甲仗、门卫、烽候、驿传等事。诸卫诸军、东宫诸率府及诸王府亦置此官。〔2〕大宛（yuān）：汉代西域国名，其地在今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境内，盛产良马。胡中良马，无如产自大宛者，故曰“大宛名”。〔3〕锋棱瘦骨成：言此马的骨格棱角鲜明，瘦硬有神。形容胡马神旺气锐。〔4〕竹批双耳峻：形容马之双耳像削过的竹筒。批，削。峻，尖锐。李黼平则曰：“《周官·廋人职》（即《周礼·夏官·廋人》）云：‘散马耳。’郑注：‘以竹括押其耳，头动摇则括中物，后遂串习不复惊。’诗盖用此注。‘批’，犹括也。言经竹括押驯，习不惊也。”（《读杜韩笔记》卷上）此解可备一说。〔5〕风入四蹄轻：形容马在奔驰时四蹄轻快，犹如风驰电掣一般。〔6〕“所向无空阔”二句：极写胡马的气概和品质，用一“真”字，言外大有人不如马之意。无空阔，意为不知有空阔，极言马之善走。无，视之若无，有蔑视之意。堪，胜任。托死生，谓危难之时以生命相托。意谓此马可使人临危脱险，化险为夷。〔7〕“骁腾有如此”二句：意谓房兵曹乘此良马即可立功万里之外。骁腾，骁勇飞腾。

[点评]

这首诗大约作于开元末年。诗极赞房兵曹胡马之奇。前言胡马骨相之异，后言其骁腾无比、矫健豪纵、驰骋万里之势，如在目前。颌联实写而整齐，颈联虚写而流动，句句峭拔，笔笔腾空，只四十字，痛快淋漓。虽是写马，而意在言外，亦为自身写照。此诗咏马，但从马的特性可以看出诗人自己的气骨；胡马可以横行万里，所谓“所向无空阔”，诗人当时勇往直前的锐气亦表露无遗。这是杜甫早年的咏物诗，其凌厉的气势和胡马非凡的特性相得益彰，可见其功力。

画 鹰

素练风霜起^[1]，苍鹰画作殊^[2]。

捩身思狡兔^[3]，侧目似愁胡^[4]。

绦镞光堪擿^[5]，轩楹势可呼^[6]。

何当击凡鸟^[7]，毛血洒平芜^[8]。

[注释]

[1] 素练：画鹰所用白绢。风霜：形容画鹰神态威猛如挟风霜。首句五字，鹰之猛鸷、画之神采俱现。 [2] 作：创作。殊：殊异，谓画得特别出色。 [3] 捩（sǒng）身：犹竦身，描摹鹰耸翅欲飞状。思狡兔：想要攫取狡兔。 [4] 侧目：侧目而视，即斜

边连宝曰：

“笔力矫健，有龙跳虎卧之势，其疾恶如仇、磊砢不平之气，都从十指间拂拂出矣。”（《杜律启蒙》五律卷一）

班固《西都赋》：“风毛雨血，洒野蔽天。”《幽明录》云：楚文王猎于云梦之泽，云际鸟翱翔飘扬，鹰见之，“竦翮而升，轟若飞电，须臾，羽堕如雪，血下如雨，有大鸟堕地，度其两翅，广数十里。”末句本此。

视。似愁胡：形容鹰的眼睛色碧而锐利。因胡人（指西域人）碧眼，故以为喻。愁胡，指发愁时的胡人。语本东汉王延寿《鲁灵光殿赋》：“胡人遥集于上楹”，“状若悲愁于危处”。晋孙楚《鹰赋》：“深目蛾眉，状似愁胡。” [5] 绦（tāo）：丝绳，指系鹰的绳子。铤（xuàn）：金属转轴，指鹰绳另一端所系的金属环。光堪攄：言绦铤之色鲜明可爱。堪，可以。攄，同摘。此句极言鹰饰之美。 [6] 轩楹：堂前廊柱，指画鹰所在地点。势可呼：样子似乎可以呼之去打猎。 [7] 何当：犹言何时。当，即时也。为汉魏六朝以来习用语。凡鸟：凡庸之鸟。 [8] 平芜：荒原。

〔点评〕

这是一首题画诗。首联忽下“素练风霜”一语，遂使鹰之精神毕露。“风霜起”，三字化静为动，传神逼真。风霜扑面而来，是观画鹰者一种身临其境的心理感受。颌联即承上正面写画鹰的雄姿与神态，是虚写。由画鹰而联想到真鹰，由竦身欲飞的神态而联想到它将去追击狡兔，设想奇妙，笔法生动。颈联描写画鹰的逼真形象。画鹰张挂在那里，宛如活鹰一样，使人觉得真可随时呼之前往搏击猎物！尾联明明是写画鹰，却忽然以真鹰来想象它如何翱翔碧空，搏击凡鸟。这设想既匪夷所思，又那样合乎情理。诗人由画鹰的逼真，联想到真鹰凌厉九霄，搏击凡鸟，使之血洒平芜的雄姿和气概，不但渲染出画鹰生动矫健的神态，而且寄寓了诗人自负不凡、痛恶庸碌的壮志豪情。

夜宴左氏庄

风林纤月落^[1]，衣露净琴张^[2]。

暗水流花径，春星带草堂^[3]。

检书烧烛短^[4]，看剑引杯长^[5]。

诗罢闻吴咏^[6]，扁舟意不忘^[7]。

〔注释〕

[1] “风林”，一作“林风”。纤月：初生之月。 [2] 衣露：衣为夜露所湿。净琴：琴音清，故云。张：弹琴。 [3] 带：映带。 [4] 检书烧烛短：因检书入神而时间长，故“烧烛短”。检书，检阅主人藏书。 [5] 引杯长：即喝满杯，所谓“引满”。长，深长。 [6] 诗罢：诗成。吴咏：用吴音吟诗。吴，今江浙一带。 [7] 扁舟：小船。杜甫早年曾漫游吴越，今闻吴咏，遂忆旧游，故曰“意不忘”。杜甫《春日梓州登楼二首》其二：“思吴胜事繁。”《游子》诗：“吴门兴杳然。”足证杜甫恋恋不忘游吴也。

〔点评〕

此诗当为天宝二、三年间（743—744）作。诗写夜宴庄园情景，寄兴闲远，状景纤悉，写情浓至，开阖参错，用意精绝。“暗水流花径，春星带草堂”二句，尤为人所激赏。二句写月落后庄园景象。因月落，群动俱息，但闻水声潺潺而不见形影，故云“暗水”。因月落而星光增辉，映带草堂。黄生云：“夜景有月易佳，无月难

顾宸曰：“看此诗，鼓琴看剑，检书赋诗，生平乐事无不具。风林初月，夜露春星，以及暗水花径，草堂扁舟，天文地理，重叠铺叙一首中，浑然不见痕迹，却逐联紧接，一气说下，八句如一句，总说得‘夜宴’二字。”（《辟疆园杜诗注解》五律卷一）

检书、看剑，正写春夜雅兴。

海右，点明济南的位置。运用“海右”，固然为了与济南相对，更创造出一种宏阔深远的境界。一个“古”字，见历下亭为名胜古迹。名士多，一见此宴嘉宾满座，二则纵观济南历史，的确名士辈出。因颂扬得实，此后成为歌咏济南的名联。

浦起龙曰：“‘蕴真’二字，无所不包。其人、其地、其景，皆是蕴含真趣者。”（《读杜心解》卷一之一）

《易·系辞上》：“卑高以陈，贵贱位矣。”贵指李，贱自谓，可通；若解为泛指，则更具哲理。俱物役，公私、贵贱、穷达等同为事物所役使。王嗣奭评“贵贱”一句“可作醒世名言”（《杜臆》卷一）。

佳。三四就无月时写景，语更精切。上句妙在一‘暗’字，觉水声之入耳；下句妙在一‘带’字，见星光之遥映。”（《杜诗详注》卷一引）

陪李北海宴历下亭^[1]

东藩驻皂盖^[2]，北渚凌青荷^[3]。

海右此亭古^[4]，济南名士多。

云山已发兴^[5]，玉珮仍当歌。

修竹不受暑^[6]，交流空涌波。

蕴真惬所遇^[7]，落日将如何^[8]！

贵贱俱物役^[9]，从公难重过^[10]。

〔注释〕

[1] 李北海：即李邕，当时著名文学家和书法家，时任北海郡（郡治在今山东青州）太守。历下亭：山东济南名胜，因在城南历山（即今千佛山）之下，故称。始建于北魏以前，酈道元《水经注》称为“池上客亭”，故址在今济南市五龙潭公园内。今大明湖中之历下亭，为清初李兴祖所建，非杜甫来游时之历下亭。旧注多误。[2] 东藩：指北海郡。藩，屏障。古时封建诸侯以屏藩王室，故称诸侯为藩国。北海郡在京师之东，故称“东藩”。皂盖：黑色车盖。汉时太守皆用皂盖。[3] 渚：水中小块陆地。凌：升也，高也，为凌空、凌虚之凌。“青荷”，宋本正文原作“清河”。

校语云：“一作‘青荷’。”今从一作。按：清河为古河名，战国时介于齐赵两国间。而流经济南的济水被称为清河，则始自杜佑《通典·州郡二》。故清人阎若璩曰：“自汉至隋、唐，惟有济水，杜佑始有清河之名。宋南渡后，始有大小清河之分。”（《潜丘札记》）杜佑后于杜甫，《通典》书成之日，杜甫死已三十余年，距杜甫写此诗近六十年。故以“青荷”为是。“北渚”实即历下亭所在的位置，高踞水中，四周青荷环绕，景致绝佳，于是才引起下文所说的幽兴。[4]“海右此亭古”二句：为歌咏济南的名联。方位以西为右，以东为左，齐地在海之西，故曰“海右”。此亭，即指历下亭。历下亭始建于北魏以前，距杜甫来游已有二三百余年，故云“古”。自汉代以来济南名士辈出，又原注：“时邑人塞处士等在座”，故曰“名士多”。[5]“云山已发兴（xìng）”二句：写宴会的情致。远处云山相接的美丽景色，足以引发起人们的豪兴逸致，而歌妓们甜美的歌喉又给宴会增添了无穷的乐趣。兴，兴会，兴致。玉珮，古时衣带上所佩之玉饰。此代指侑酒的歌妓。当歌，当筵而歌。[6]“修竹不受暑”二句：流水对，描绘周围环境之清幽。意谓亭子附近有修竹荫凉，暑气不侵。交流，指历水与泺水在此合流，同入城北鹊山湖。空，有空自、空劳意。[7]蕴真：蕴含真趣。语出谢灵运《登江中孤屿》：“表灵物莫赏，蕴真谁为传？”惬：遂心适意。[8]落日将如何：是留恋盛宴将散，慨叹暮色催人而无可奈何。[9]贵：指李邕。贱：杜甫自谓。俱物役：是说无论贵贱，同为事物所役使，不得自由，别易会难，故末有难重游之叹。[10]公：指李邕。重过：重游。

[点评]

天宝四载（745）再游齐鲁时作。这年夏天，李邕由北海郡赶来与杜甫相会，宴于历下亭，杜甫即席为赋此

诗。前四句叙事，中四句写宴，末四句惜别。本诗虽是即席而作，但在选词造句上，颇见功力。诗的体裁为五古，但前四联对仗工整，精妙自然。特别是开头两句，“东藩”对“北渚”，“驻”对“凌”，“皂盖”对“青荷”，不仅平仄对、词性对，而且方位对、颜色对，且全为眼前实景实事，无一空话，至为工巧。

蒋弱六曰：“是白一生小像。公赠白诗最多，此首最简，而足以尽之。”（《杜诗镜铨》卷一引）

赠李白

秋来相顾尚飘蓬^[1]，未就丹砂愧葛洪^[2]。
痛饮狂歌空度日^[3]，飞扬跋扈为谁雄^[4]。

〔注释〕

〔1〕相顾：即相见。飘蓬：随风飘转不定的蓬草，常喻人之流离飘泊。时李、杜二人皆浪迹山东，故以飘蓬为比。〔2〕就：炼成。丹砂：即朱砂，炼丹所用药。葛洪：自号抱朴子，东晋道教理论家、炼丹家，曾在罗浮山炼丹，积年而卒。此句是说李白虽喜好炼丹，却没炼成，实有愧于先师葛洪。时李白已正式成为道教徒。〔3〕空度日：虚度年华。〔4〕飞扬跋扈（bá hù）：不守常规，狂放不羁。

〔点评〕

天宝四载（745）秋，杜甫与李白在鲁郡（今山东兖州）相别，遂作此诗以赠。李集中也有《鲁郡东石门

叶嘉莹说：“在这首诗中，杜甫不仅淋漓尽致地写出了太白的一份不羁的绝世天才，以及属于此天才诗人所有的一种寂寞落拓的沉哀，更如此亲挚地写出了杜甫对此一天才所怀有的满心倾倒赏爱与深相惋惜的一份知己的情谊。”（《谈李白、杜甫的友谊和天才的寂寞——从杜甫〈赠李白〉诗说起》）

送杜二甫》诗。甫诗自叹失意浪游，而惜白怀才不遇。既是对李白的规戒，亦含自警之意。末二句，李白嗜酒且好“借酒浇愁”，故云“痛饮狂歌”；李白喜击剑，好任侠，故云“飞扬跋扈”。李白才华横溢，胸怀“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之志，却未获大用，故云“空度日”“为谁雄”。两句相对，句中自对，颇具流动之美。此诗围绕一个“狂”字，表现一个“傲”字。李白的“狂傲”表现在行为上，必然是狂放不羁，倜傥不群，然而不是疯狂。李白之狂，杜甫深知之。杜甫的规劝是真挚的、发自肺腑的。

春日忆李白

白也诗无敌^[1]，飘然思不群。

清新庾开府^[2]，俊逸鲍参军。

渭北春天树^[3]，江东日暮云。

何时一樽酒^[4]，重与细论文。

[注释]

[1]“白也诗无敌”二句：盛赞李白才思超群，为诗无敌。飘然，飘逸高超。思(sì)，指才思，诗思。不群，不同于一般人。[2]“清新庾开府”二句：以兼擅庾、鲍之长盛赞李白之诗。清新，自然新鲜，力避陈腐。庾开府，即庾信，字子山，南朝梁代著名诗

浦起龙曰：“此篇纯于诗学结契上立意。方其聚首称诗，如逢庾、鲍，何其快也。一旦春云迢递，‘细论’无期，有黯然神伤者矣。四十字一气贯注，神骏无匹。”（《读杜心解》卷三之一）

黄生曰：“五句寓言已忆彼，六句悬度彼忆己。”（《杜诗说》卷四）

人，后入北周，官至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故称“庾开府”。俊逸，豪迈飘逸，不同凡俗。鲍参军，即鲍照，字明远。南朝刘宋时著名诗人，曾为前军参军，掌书记之任，故称“鲍参军”。[3]“渭北春天树”二句：互文见义，寓情于景，写二人天各一方，彼此深相怀念之情。渭北，渭水之北，借指长安一带，为杜甫所在地。江东，泛指长江以东地区，即今江苏南部与浙江北部一带，为李白当时所在地。[4]“何时一樽酒”二句：谓何时再与李白相会，共酌美酒细论诗文。樽，酒器。论文，即论诗。六朝以来，有所谓文笔之分，而通谓诗为文。李杜同游齐鲁时，曾互相讨论作诗的甘苦心得，今别后追思，倍加神往。一个“重”字，隐含以前已相与论过；一个“细”字，暗示别后另有所悟，亟思重与论之。杜甫喜欢论诗，尤喜“细论”，其《敝庐遣兴奉寄严公》诗云：“把酒宜深酌，题诗好细论。”可发末二句之义。

〔点评〕

天宝四载（745）秋，杜甫与李白相别于山东兖州。不久，李白去江东漫游，杜甫赴长安求仕，此后二人再没有会面。这首诗是天宝五载春，杜甫在长安怀念李白而作。开头二句对仗工巧。“白也”对“飘然”，白是人名，飘是风名，自可对偶。又连用也、然、无、不四个虚词，摇曳生姿，遂使“诗仙”李白的形象活灵活现地呈现在读者面前。接下来二句照应首二句，赞美李白的诗既然兼有庾、鲍的“清新”“俊逸”，则“无敌”“不群”可想。前四句因忆其人而忆及其诗，赞其诗即忆其人。后四句，抒发对李白的深切怀念。结构谨严，情深意挚。全诗始终贯穿一个“忆”字。作者把对李白其人的深切怀念与

对李白其诗的倾慕赞扬，水乳交融在一起。而对李白其人的怀念，又突出了一个“诗”字。由盛赞其诗始，以渴望“重与细论文”终，前后呼应，承接紧密，转折自然，情景相生，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境地。

饮中八仙歌

知章骑马似乘船^[1]，眼花落井水底眠^[2]。汝阳三斗始朝天^[3]，道逢曲车口流涎^[4]，恨不移封向酒泉^[5]。左相日兴费万钱^[6]，饮如长鲸吸百川，衔杯乐圣称避贤^[7]。宗之潇洒美少年^[8]，举觞白眼望青天^[9]，皎如玉树临风前^[10]。苏晋长斋绣佛前^[11]，醉中往往爱逃禅^[12]。李白一斗诗百篇^[13]，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张旭三杯草圣传^[14]，脱帽露顶王公前^[15]，挥毫落纸如云烟。焦遂五斗方卓然^[16]，高谈雄辩惊四筵^[17]。

〔注释〕

〔1〕知章：即贺知章，自号四明狂客，嗜酒，性放达。似乘船：形容他骑在马上醉态，摇摇晃晃。〔2〕眼花：醉眼昏花。〔3〕汝

王嗣爽说：“此创格，前无所因，后人不能学。描写八公都带仙气，而或两句、三句、四句，如云在晴空，卷舒自如，亦诗中之仙也。”（《杜臆》卷一）

仇兆鳌曰：“白眼望天，席前傲岸之状；玉树临风，醉后摇曳之态。”（《杜诗详注》卷二）

李颀《赠张旭》诗云：“张公性嗜酒，豁达无所营。皓首穷草隶，时称太湖精。露顶据胡床，长叫三五声。兴来洒素壁，挥笔如流星。”

阳：即汝阳王李璿，唐玄宗长兄宁王李宪之长子，甚得玄宗钟爱，封汝阳郡王。杜甫居长安时，做过他家的宾客，有《赠特进汝阳王二十二韵》。朝天：朝见天子，入朝。 [4] 曲车：酒车。流涎（xián）：流口水。 [5] 移封：改换封地。酒泉：郡名，即今甘肃酒泉，传说城下有泉，其味如酒，故名。 [6] 左相：即李适之。天宝元年（742）为左丞相，天宝五载四月，为李林甫排斥而罢相，七月贬为宜春太守，到任后服毒而死。日兴费万钱：是说每日兴起醉饮，耗资万钱。极言其奢侈。 [7] 衔杯乐圣称避贤：李适之罢相后，曾赋诗云：“避贤初罢相，乐圣且衔杯。为问门前客，今朝几个来？”（《旧唐书·李适之传》）乐圣，嗜酒。古称酒之清者为“圣人”，酒之浊者为“贤人”。 [8] 宗之：崔宗之，开元初吏部尚书崔日用之子，官右司郎中，与李白交情深厚。潇洒：洒脱无拘束。 [9] 觞（shāng）：酒杯。白眼：《晋书·阮籍传》：“籍又能为青白眼（黑白眼），见礼俗之士，以白眼对之。”这里借用以写崔宗之兀傲不羁的气质。 [10] 玉树临风：形容醉后摇曳之态。宗之潇洒，风姿秀美，故以玉树为喻。《世说新语·容止》云：夏侯玄貌美，毛曾其貌不扬，“毛曾与夏侯玄共坐，时人谓蒹葭倚玉树”。 [11] 苏晋：户部尚书苏珣之子。开元年间，曾任户部、吏部侍郎，太子左庶子。开元二十二年（734）卒。长斋：长期斋戒。绣佛：用彩色丝线绣成的佛像。 [12] 逃禅：有两义，一是逃出禅戒，一是遁世而参禅。此处指前者，“逃”有背离意，谓苏晋因贪杯而怠慢佛禅事。 [13] “李白一斗诗百篇”四句：写李白狂放豪饮，才思敏捷，酒醉之后，连皇帝也不放在眼里。《新唐书·李白传》载，李白初至长安，玄宗召见，“赐食，亲为调羹。有诏供奉翰林，白犹与饮徒醉于市”。又范传正《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记：玄宗泛舟白莲池，召李白前来助兴，时白酣醉于翰林院，高力士扶以登舟。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

卷下：“李白嗜酒，不拘小节，然沉酣中所撰文章，未尝错误。而与不醉之人相对议事，皆不出太白所见，时人号为‘醉圣’。”这四句集中刻画醉中李白形象：斗酒百篇，言其才思敏捷；眠于长安酒家，言其豪迈不拘于俗；天子呼不上船，言其醉甚，须扶之也；酒中仙，即酒仙，言其嗜酒如命——醉中的李白，既具“酒神”精神，又有傲岸风骨，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形象。 [14] 张旭：著名书法家，善草书，有“草圣”之称。《新唐书·张旭传》：“旭，苏州吴人。嗜酒，每大醉，呼叫狂走，乃下笔，或以头濡墨而书，既醒自视，以为神，不可复得也，世呼‘张颠’。”其草书与李白歌诗、裴旻剑舞并称“三绝”。 [15] 脱帽露顶：即是“以头濡墨而书”。 [16] 焦遂：生平事迹不详。袁郊《甘泽谣》载：陶岷开元中家于昆山，自制三舟，“一舟自载，一舟置宾，一舟贮饮饌。客有前进士孟彦深、进士孟云卿、布衣焦遂，各置仆妾共载”。卓然：神采焕发貌。 [17] 惊四筵：使四座的人为之惊叹。筵席分四面而坐，故称“四筵”。

〔点评〕

“饮中八仙”之称，始于杜甫此诗。贺知章、李璿、李适之、崔宗之、苏晋、李白、张旭、焦遂等八人，均以豪饮著称，故戏题为“饮中八仙”。据新、旧《唐书·李适之传》及《玄宗纪》，适之罢相在玄宗天宝五载（746）四月，则此诗最早亦必作于五载四月之后，至迟在适之七月贬宜春前，时杜甫初至长安。全诗借用汉代品评人物的谣谚形式来写歌行，结构特别，句句押韵，一韵到底，且多押重韵，前后没有起结；并列地分写八个人，八人醉态各具特点，但都性格鲜明，如中国画中的条幅。

杜甫写饮中八仙，强调的是他们的高迈绝尘之气。而于八仙中尤为突出李白，着墨独多，故吴瞻泰说：“通篇只李白点一‘仙’字，而又从天子口中说出，明于八仙中推尊李白，是又公用意所在。”（《杜诗提要》卷五）

王嗣爽曰：“此诗真有英雄气。最妙在‘邂逅’一句，‘邂逅’谓偶然遇时也。穷人妄想，往往如此。又妙在结语，谓掷输百万，未尝非英雄也。”（《杜臆》卷一）

今夕岁徂，正值除夜守岁之时，夜正长，烛正明，在咸阳客舍里百无聊赖，又欲不负此良宵，可见少年意气。

今夕行

今夕何夕岁云徂^[1]，更长烛明不可孤^[2]。

咸阳客舍一事无^[3]，相与博塞为欢娱。

冯陵大叫呼五白^[4]，袒跣不肯成枭卢^[5]。

英雄有时亦如此，邂逅岂即非良图^[6]？

君莫笑，刘毅从来布衣愿^[7]，家无儋石输百万。

〔注释〕

〔1〕今夕何夕岁云徂：《诗经·唐风·绸缪》：“今夕何夕，见此良人！”“今夕何夕，见此邂逅。”云，语助词，无意义。徂，往。今夕为岁徂，即除夕。〔2〕更长烛明不可孤：意为不可负此良夕。更长，犹言夜长。古时一夜分五个时间段，称五更。孤，孤负。〔3〕“咸阳客舍一事无”二句：谓旅居客舍，除夕无聊，遂以赌博为乐。咸阳，指长安。博塞，古代一种赌博游戏。〔4〕冯陵：同“凭陵”，意气发扬貌。五白：古时博具名，即五木之戏，后转用石，用玉，用骨等，故曰五白，俗称骰子。《楚辞·招魂》：“成

泉而牟，呼五白些。”[5]袒跣：露着胳膊赤着脚，神情兴奋状。泉卢：都是赌博中的好点数。在古代六博游戏中，得泉者胜。在博塞中，博具共有五子，每子分上下两面，一面涂黑画犊，一面涂白画雉，凡投子者五个皆现黑，名为卢，为最高之采。《晋书·刘毅传》载，刘毅在东府赌博，众人都掷点不高，刘毅掷得雉，大喜，绕床喊叫，对别人说：“不是不能掷得卢，而是不用那样就能赢。”刘裕最后掷，四子俱黑，一子旋转未定，刘裕厉声喝之，即成卢。不肯成泉卢：谓不能取胜。故下文以古人之输者自比。[6]邂逅（xiè hòu）岂即非良图：谓失意中偶然遭遇，便成良缘，岂可便以为不善耶？为贫困中意想之词。邂逅，不期而遇。[7]“刘毅从来布衣愿”二句：是说像刘毅那样一掷百万之举，一直是我的愿望。布衣，平民，杜甫自称。意谓己虽贫贱，而志自豪壮，说不定会像刘毅那样，他日未可限量。刘毅，东晋人。少有大志。曾与刘裕等起兵讨伐桓玄。事平，为豫州刺史，官至开府仪同三司。好赌，一掷百万。《南史·宋本纪上》载桓玄语曰：“刘毅家无儋石之储，携菹一掷百万。”儋石（dān shí），儋，通“甌”。《史记·货殖列传》：“酱千甌。”司马贞《索隐》引孟康曰：“儋石，甌石。甌受一石，故云儋石。”《汉书·蒯通传》：“守儋石之禄者，阙卿相之位。”注引应劭曰：“齐人名小甌为儋。”甌（yīng）是大腹小口的瓦器。一说一石为石，二石为儋。明方以智《通雅》卷四十《算数》云：“汉书‘一石为石，再石为儋。’”石，古读 shí，今读 dàn。

[点评]

天宝五载（746）除夕在长安作。诗写除夕于咸阳客舍博戏为乐。开头即交待博戏时间，除夕当有以自乐、自遣之事，所谓“更长烛明不可孤”。于是引出“咸阳”二句，谓旅居客舍，除夕无聊，遂以赌博为乐。下文即

写具体的博戏场面，及由此引发的感想。全诗豪纵狂逸，于抑郁无聊中寓磊落自喜之意。

吴瞻泰曰：“以往日之战场，今日之在厩，错叙成篇，以安西、流沙、交河、长安、横门为线，一东一西，遥遥相照，而中间正写侧写，笔笔精悍。咏马如人，空前轶后之作也。”（《杜诗提要》卷五）

末两句谓此“壮儿不敢骑”的汗血马，却出横门道，一方面展示骢马的忠心，即“为君老”，寄寓为知己者死的情怀；一方面展示骢马的雄心，即“却出横门道”，再驰骋沙场，寄寓“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渴望。正所谓胸次高远，格韵不凡，雄妙绝伦。

高都护骢马行

安西都护胡青骢^[1]，声价欻然来向东^[2]。
此马临阵久无敌^[3]，与人一心成大功。
功成惠养随所致^[4]，飘飘远自流沙至^[5]。
雄姿未受伏枥恩^[6]，猛气犹思战场利。
腕促蹄高如踣铁^[7]，交河几蹴曾冰裂^[8]。
五花散作云满身^[9]，万里方看汗流血^[10]。
长安壮儿不敢骑，走过掣电倾城知^[11]。
青丝络头为君老^[12]，何由却出横门道？

〔注释〕

〔1〕安西都护：即高仙芝，开元末曾为安西副都护。都护，官名。唐在边疆地区置六大都护府。安西大都护府设置于唐太宗贞观十四年（640）。胡青骢：西域的青骢马。马青白色曰骢。《隋书·西域传》：“吐谷浑尝得波斯草马，放入（青）海，因生骢驹，能日行千里，故时称青海骢焉。”〔2〕欻（xū）然：忽然。来向东：谓胡青骢从西而来东。〔3〕“此马临阵久无敌”二句：赞骢马驰骋疆场之英姿及助高仙芝成就大功的高德。与人一心，意思是说

骢马随主人心意而尽力奔驰。成大功，指高仙芝破小勃律，立功疆场。 [4] 惠养：恩养。随所致：随所托身之主人。 [5] 流沙：泛指我国西北沙漠地区。《汉书·礼乐志》载《天马歌》：“天马徕，从西极。涉流沙，九夷服。” [6] “雄姿未受伏枥恩”二句：谓骢马不屑伏枥饱粟，尚想驰骋战场以建功立业。未受，不愿意接受。伏枥，伏槽枥而秣之。枥，马槽。猛气，战阵勇猛之气。 [7] 腕促蹄高：这是良马的特征。《相马经》：“马腕欲促，促则健；蹄欲高，高耐险峻。” 踣（bó）铁：谓马蹄坚硬，踏地如铁。踣，踏。 [8] 交河：古地名。在今新疆吐鲁番境内。因河水流经此处为河中小岛分开后又合流，故称。蹴：踏。曾：通“层”，积也。 [9] 五花：谓马毛色斑驳。云满身：身如云锦。 [10] 万里方看汗流血：极写骢马的材力，奔驰万里，方见流汗。汉代西域大宛国产汗血马，因汗流如血，故称。此汗血之姿，非行万里无以见之，故云“万里方看”。 [11] 掣（chè）电：闪电，言马行迅捷。 [12] “青丝络头为君老”二句：写骢马不愿过养尊处优的生活，仍思去西北战场立功。青丝络头，用青丝做的马笼头。何由却出，即如何方能出去作战之意。横（guāng）门，长安城北面西头第一门，门外有桥曰横桥，自横桥渡渭水而西，即是通往西域的大道。

〔点评〕

天宝六载（747），高仙芝破小勃律（唐时西域国名，其地在今帕米尔以南）。八载，奉诏入京，杜甫为作此诗。诗赞骢马立功沙场，品格卓异，志向高远。“此马临阵久无敌”，现其英姿；“与人一心成大功”，将其拟人化，扬其节操，正所谓“真堪托死生”（《房兵曹胡马》）者。二句人马夹写，神采奕然。“雄姿未受伏枥恩，猛气犹思

战场利”，大有“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之概。诗借马喻人，既颂扬高仙芝，又寄寓了自己抱负难展的感慨。妙在句句赞马，却句句赞英雄。

胡应麟曰：“杜《谒玄元皇帝庙》十四韵，雄丽奇伟，势欲飞动，可与吴生画手，并绝古今。”（《诗薮·内编》卷四）

朱景玄谓吴道子“画玄元庙五圣、千官、宫殿、冠冕，势倾云龙，心归造化。”（《唐朝名画录》）

冬日洛城北谒玄元皇帝庙^[1]

配极玄都阍^[2]，凭高禁籞长^[3]。守祧严具礼^[4]，掌节镇非常^[5]。碧瓦初寒外^[6]，金茎一气旁^[7]。山河扶绣户^[8]，日月近雕梁。仙李盘根大^[9]，猗兰奕叶光。世家遗旧史^[10]，道德付今王^[11]。画手看前辈^[12]，吴生远擅场。森罗移地轴，妙绝动宫墙。五圣联龙袞，千官列雁行。冕旒俱秀发，旌旆尽飞扬。翠柏深留景^[13]，红梨迥得霜。风筝吹玉柱，露井冻银床。身退卑周室^[14]，经传拱汉皇^[15]。谷神如不死^[16]，养拙更何乡？

[注释]

[1] 洛城：即东都洛阳。玄元皇帝庙：李唐王朝尊老子李耳为始祖，乾封元年（666），高宗追封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开元二十九年（741），玄宗令两京、诸州各置玄元皇帝庙。东都洛

阳玄元皇帝庙在城北北邙山上。题下原注“庙有吴道子画《五圣图》”。五圣即唐高祖、太宗、高宗、中宗、睿宗。据《旧唐书·礼仪志》载，天宝八载闰六月四日，玄宗朝太清宫，加圣祖玄元皇帝尊号为圣祖大道玄元皇帝，高祖、太宗、高宗、中宗、睿宗尊号并加“大圣”字。吴道子为画《五圣图》，诗所谓“五圣联龙袞”也。[2]极：北极，代表帝王，老子配五帝而祀之，故曰“配极”。玄都：丹台仙真之所，神仙所居，此指玄元皇帝庙。阨(bì)：幽深。[3]凭高：庙在北邙山上，故云。禁籞(yù)：禁苑。老子封玄元皇帝，故其庙址亦可称禁苑。[4]守祧(tiāo)：看守祖庙。祧，远祖之庙。唐老子庙置令、丞各一员。严具礼：具备严格的礼仪。[5]掌节：掌管出入老子庙的符节。镇非常：防范发生意外。[6]碧瓦：琉璃瓦。初寒外：指冬日，亦有高迥意。[7]金茎：铜柱。汉武帝曾设承露盘，以铜柱支撑。这里指庙里的铜柱。一气：指天地元气。[8]“山河扶绣户”二句：谓绣户为山河所扶，雕梁逼近日月，形容庙宇的宏伟壮丽。雕梁，雕画之梁栋。[9]“仙李盘根大”二句：谓自老子盘根以来，至唐又如兰之猗猗，为累世有光也。仙李，《神仙传》载，老子生于李树下，生而能言，指李树曰：“以此为姓。”盘根大，根基壮大。唐太宗《探得李》诗：“盘根植瀛渚，交干横倚天。舒华光四海，卷叶荫三川。”可作此句注脚。猗兰，本指《猗兰操》，传为孔子所作，此处指兰草。猗，美盛貌。一说指猗兰殿，汉武帝出生之处。奕叶，犹累世。[10]旧史：《史记》有《老子传》。遗：遗留，见传世之远。一说遗为遗失，谓老子在《史记》中未入《世家》。[11]道德：指老子《道德经》。今王：指玄宗。开元二十一年，玄宗亲注《道德经》，令学者习之。天宝四载，又诏以《道德经》列诸经之首。[12]“画手看前辈”八句：是写吴道子的壁画精妙绝伦。吴生，即吴道子，唐著名画家，善画人

物、佛像等，冠绝一时。玄宗知其名，召入内供奉。远擅场，谓人皆不及。擅场，技艺高超出众，压倒全场。森罗，森然罗列。地轴，传说中支持大地回转的轴心，这里指大地。五圣，指吴道子所画《五圣图》。龙袞，天子礼服。千官列雁行：谓众官员依次排列，如雁飞之行列。冕旒（liú），皇冠。旒，冕冠前后垂悬的玉串。俱，都。秀发，形容有光彩。旌旆，泛指旌旗，此谓仪仗。 [13]“翠柏深留景”四句：写所见之冬景。景，同“影”。迥，深，远。风筝，檐铃，风动则鸣，俗称风马儿。玉柱，玉雕成之柱。银床，井栏。 [14]身退：《老子》第九章：“功遂身退，天之道也。”卑：衰微。《列仙传》载，老子曾作周朝的柱下史，又转作守藏史，后因周朝德衰，乃乘青牛而去。 [15]经传：指《道德经》。拱汉皇：汉文帝、景帝皆崇尚黄、老学说，而致“文景之治”。拱，谓用其术以致无为之治，故垂衣拱手也。此以汉喻唐，亦前“道德付今王”之意。 [16]“谷神如不死”二句：是说老子有灵，舍此庙貌尊崇之地，更何往乎？谓玄元之神，必在此庙中。谷神，《老子》第六章：“谷神不死，是谓玄牝。”谷神是老子形容“道”的称谓。“谷”象征空虚，“神”有变化莫测之意。“谷神不死”是说“道”乃空虚无形而变化莫测、永恒不灭的东西，它像微妙的母体（玄牝）一样，生殖万物。此处的谷神，即指老子。养拙，犹守拙。

[点评]

此诗作于天宝八载（749）冬，作者暂回东都洛阳时。这是一首五言排律，十四韵二十八句，追述了老子被尊为玄元皇帝的历史，铺陈庙宇的庄严。吴道子所绘《五圣图》壁画的精工，以及庙内外景物的壮丽。铺叙得体，

对仗整肃；情景相融，过渡明白；气象宏大，庄重典雅。至于此诗立意，向来争论不休。钱谦益力主“此诗直记其事，以讽谏也”（《读杜小笺》卷上）。而浦起龙则驳之：“钱笺语语指斥，意非不是也，但学者不善会之，偏在讥刺一边看去，则失之远矣。盖题系朝廷巨典，体宜颂扬。非比他事讽谏，尚可显陈也。”（《读杜心解》卷五之一）见仁见智，全在读者善自领会。

乐游园歌^[1]

乐游古园岑森爽^[2]，烟绵碧草萋萋长。
公子华筵势最高^[3]，秦川对酒平如掌。
长生木瓢示真率^[4]，更调鞍马狂欢赏。
青春波浪芙蓉园^[5]，白日雷霆夹城仗。
阊阖晴开诎荡荡^[6]，曲江翠幕排银榜。
拂水低徊舞袖翻^[7]，缘云清切歌声上。
却忆年年人醉时^[8]，只今未醉已先悲。
数茎白发那抛得？百罚深杯亦不辞。
圣朝已知贱士丑，一物自荷皇天慈。
此身饮罢无归处，独立苍茫自咏诗。

浦起龙曰：
“‘青春’六句，一气读。虽纪游，实感事也。是时诸杨专宠，官禁荡轶，舆马填塞，幄幕云布，读此如目击矣。”（《读杜心解》卷二之一）

杨万里《尝茶藤酒》：“一杯随我无何有，百罚知君亦不辞。”盖本杜句。

最后四句，慨叹己之不遇。仇兆鳌曰：“朝已见弃，而天犹见怜，假以一饮之缘，其无聊亦甚矣。”（《杜诗详注》卷二）

〔注释〕

〔1〕乐游园：一名乐游苑、乐游原，与曲江、芙蓉园相邻，故址在今西安市南铁路新村附近，唐时为游赏胜地。题下原注：“晦日贺兰杨长史筵醉中作。”晦日，阴历每月最后一天。此指正月晦日，为唐时节日之一。杨长史，不详。唐三军、十六卫、诸王府、上州等皆设长史，官阶不等。〔2〕“乐游古园峯（zú）森爽”二句：为描绘乐游园胜景之佳句。乐游园为汉宣帝时所建，故曰“古园”。此园唐时仍为皇家贵戚园林，又因此园高拔宽敞，故曰“峯森爽”。峯，高峻貌。森爽，森疏萧爽。烟绵，即延绵，连续不断。萋萋，草盛貌。〔3〕“公子华筵势最高”二句：谓游筵在乐游原的最高处。公子，指杨长史。华筵，盛美的筵席。势最高，谓据原上最高处。秦川，长安正南有秦岭，岭下为八百里关中原，称秦川。平如掌，形容秦川之平坦。沈佺期《长安道》：“秦地平如掌。”〔4〕“长生木瓢示真率”二句：写筵席上饮酒行乐。长生木瓢，长生木作的酒瓢。示真率，言主人不拘繁文缛节，表示了真诚和坦率。更调鞍马，谓猜拳行令，互相调笑。更，更易。调，调笑。鞍马，酒令名。木瓢酌酒，猜拳行令，真率无所顾忌，故曰“狂欢赏”。〔5〕“青春波浪芙蓉园”二句：写皇帝春日来芙蓉园游赏情景。青春，春天。芙蓉园，在曲江西南、乐游园西。中有芙蓉池，故有波浪。白日雷霆，形容皇帝仪仗的烜赫声势。夹城，复道。唐玄宗先后于开元十四年和开元二十年两次扩建兴庆宫，自大明宫沿长安东郭城经通化、春明、延兴三门，直至曲江、芙蓉园，修筑复道，以潜行往来，是为夹城。程大昌《雍录》卷二：“唐之夹城也，两墙对起，所谓筑垣墙如街巷者也。”仗，仪仗。〔6〕“阊阖（chāng hé）晴开诎荡荡”二句：写曲江春游的盛大场面。阊阖，天门，这里指宫门。诎荡荡，旷荡貌。《汉书·礼乐志》载《天门歌》：“天门开，诎荡荡。”曲江，一名曲江

池，唐时游览胜地。翠幕，游宴者所设华丽帐幕。排银榜(bǎng)，形容翠幕之多如云，势排银榜。银榜，宫殿门端所悬金碧辉煌的匾额。[7]“拂水低徊舞袖翻”二句：写所见芙蓉园和曲江的歌舞狂欢情景。上句写舞姿，下句写歌声。低徊，回旋起伏。缘云清切，形容歌声嘹亮，愈转愈高，犹似随云而上。[8]“却忆年年人醉时”八句：悲叹身世，自写怀抱。叹流年易逝，老大无成，贫苦无着，故未醉先悲。年年，犹往年。人，甫自谓。只今，如今。数茎白发那抛得，言人生易老，怎么摆脱得了自然规律。数茎，数根。那抛得，摆脱不了。百罚深杯亦不辞，罚酒再多也不会推辞，暗含颓然自放之意。深杯，犹满杯。圣朝，指玄宗朝，有讽刺意味。贱士，甫自谓。丑，愧也，耻也。《论语·泰伯》：“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此句即暗用其意。圣朝，即有道之邦。意谓当此圣朝，而久居贫贱，实深感愧耻。天宝九载冬，杜甫献《三大礼赋》后，玄宗命待制集贤院，所以说“圣朝已知贱士丑”。一物自荷皇天慈，意谓当此春和日暖，一草一木，皆荷皇天之慈。一物，一草一木。荷，承受恩惠。皇天慈，大自然的恩慈，亦指皇恩。言外之意，我“贱士”既为“圣朝”所知，虽说皇恩浩荡，但至今却未授实职。此身饮罢无归处，是说醉后茫然，不知所归。暗寓未授官职，不知所属之意。苍茫自咏诗，谓于寂寞怅惘时只好借吟诗以自慰、抒愤。苍茫，荒寂怅惘貌。

[点评]

天宝十载(751)参加游筵之作。诗写在春日美景中游筵的情事及所生发出的感慨。杜甫此时困守长安多年，献《三大礼赋》后，待制集贤院，仅得“参列选序”资格，未实授官，一生理想和抱负难以实现，故有“圣朝

已知贱士丑”之激愤语。从中可见杜甫生活和精神的一个侧面。诗人的艺术想象是循着“当筵有感”的思路发展、生发开去的，可是，由筵饮游赏的生活琐事，联系到个人的身世之慨，就不是泛泛的游宴之作了。

《唐宋诗醇》

卷九评曰：“此体创自老杜，讽刺时事，而记为征夫问答之词。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小雅遗音也。篇首写得行色匆匆，笔势汹涌如风潮骤至，不可逼视。以下接出点行之频，指出开边之非，然后正说时事，末以惨语结之。词意沈郁，音节悲壮，此天地商声，不可强为者也。”

兵车行

车辚辚^[1]，马萧萧^[2]，行人弓箭各在腰^[3]。

耶娘妻子走相送^[4]，尘埃不见咸阳桥^[5]。

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6]。

道旁过者问行人^[7]，行人但云点行频^[8]。

或从十五北防河^[9]，便至四十西营田。

去时里正与裹头，归来头白还戍边。

边庭流血成海水^[10]，武皇开边意未已^[11]。

君不闻汉家山东二百州^[12]，

千村万落生荆杞^[13]。

纵有健妇把锄犁，禾生陇亩无东西^[14]。

况复秦兵耐苦战^[15]，被驱不异犬与鸡。

长者虽有问^[16]，役夫敢伸恨^[17]？

且如今年冬，未休关西卒^[18]。

县官急索租^[19]，租税从何出？
 信知生男恶^[20]，反是生女好。
 生女犹得嫁比邻，生男埋没随百草。
 君不见青海头^[21]，古来白骨无人收^[22]。
 新鬼烦冤旧鬼哭^[23]，天阴雨湿声啾啾。

〔注释〕

〔1〕辘（lín）辘：众车声。〔2〕萧萧：马长嘶声。〔3〕行人：出征之人，唐人诗中亦称“征人”，即后所云“役夫”。〔4〕耶：同“爷”。此句下原注云：“古乐府云：‘不闻耶娘哭子声，但闻黄河流水鸣溅溅。’”〔5〕咸阳桥：在咸阳西南渭水上，汉时名便桥。〔6〕哭声直上干（gān）云霄：犹言哭声震天。干，冲犯。〔7〕过者：过路人，实即杜甫自己。〔8〕点行：即按丁籍强制征调。频，频繁，指下“防河”“营田”等事。按：“但云”以下，皆行人答语。借问答，就行人口中说出苦情。〔9〕“或从十五北防河”四句：痛诉征调频繁，由少及老戍边的苦情。十五、四十，皆指年龄言。防河，是时吐蕃侵扰河右，曾征召陇右、河西、关中、朔方诸军防秋，故云“防河”。营田，屯田也。无事则耕，有事则战，寓兵于农。《新唐书·食货志三》：“唐开军府以扞要冲，因隙地置营田，天下屯总九百九十二。”里正，唐以百户为里，每里设正一人，负责里中事务。裹头，古以皂罗三尺裹头，曰头巾。因年小从军，故里正为之裹头。按：唐之丁中制，人有黄、小、中、丁之分。开元二十六年，“诏民三岁以下为黄，十五以下为小，二十以下为中”。“天宝三载，更民十八以上为中男，二十三以上成丁”。（见《新唐书·食货志一》）诗言十五防河，是当时

《分门集注杜工部诗》卷十四引师曰：“生男，人之所喜，生女，人之所贱，此常理也。今以生男为恶，生女为好，盖男儿充丁驱之战，埋没草野，曾不如生女尚得嫁毗邻，或时相见。此皆有所相感而激为是言。”

仇兆鳌评云：“青海鬼哭，则驱民锋镝之祸，至此极矣。”（《杜诗详注》卷二）

兵役征发，已及于丁、中以下十五岁之少年。 [10] 边庭：边疆，边境。 [11] 武皇：本指汉武帝。武帝喜开边，唐玄宗亦好开边，犹似武帝，当时不便直斥，故比之武帝。唐人多如此。意未已：意犹未尽，指一味穷兵黩武。故《新唐书·杨炎传》云：“玄宗事夷狄，戍者多死。” [12] 山东：指崤山或华山以东。亦称关东，因在函谷关以东。二百州：《钱注杜诗》卷一引《十道四蕃志》：“关以东七道，凡二百一十一州。”曰二百，实已尽天下矣。 [13] 落：人聚居之地。荆杞：因连年战争，兵乱地荒，遂尽生荆棘枸杞。唐行府兵制，兵农未分，穷兵黩武，以致破坏生产。 [14] 无东西：即阡陌不分，不成畦垄。阡陌为田间小路，南北曰阡，东西曰陌。 [15] 秦兵：即关中之兵。耐苦战：即能苦战。岑参《胡歌》：“关西老将能苦战，七十行兵仍未休。” [16] 长者：行人对杜甫之尊称。 [17] 役夫：行人自称。敢伸恨：不敢伸说怨恨，即所谓“敢怒而不敢言”。敢，岂敢。《旧唐书·杨国忠传》载：征南诏，“其征发皆中国利兵，然于土风不便，沮洳之所陷，瘴疫之所伤，饷饩之所乏，物故者十八九。凡举二十万众，弃之死地，只轮不还，人衔冤毒，无敢言者。”杜诗所云，盖实录也。 [18] 关西：指函谷关以西。诗前言“山东”，今言“关西”，表明无处不用兵也。 [19] 县官：指朝廷，亦专指皇帝。《史记·绛侯周勃世家》：“庸知其盗买县官器。”司马贞《索隐》：“县官，谓天子也。所以谓国家为县官者，《夏官》王畿内县即国都也。王者官天下，故曰县官也。” [20] “信知生男恶”四句：以女形男，益见兵役之苦。信知，诚知。《水经注·河水》引杨泉《物理论》：“秦始皇使蒙恬筑长城，死者相属。民歌曰：生男慎勿举，生女哺用脯。不见长城下，尸骸相支拄。”又褚少孙补《史记·外戚世家》所记民歌云：“生男无喜，生女无怒，独不见卫子夫霸天下。”“信知”二句本此。比邻，犹近邻。邻为当时基层组织单位之一。《旧唐书·职

官志二》：“四家为邻，五邻为保。” [21] 青海：古名鲜水、西海，北魏时始名青海，在今青海省境内。唐高宗龙朔三年（663），青海为吐蕃所并。玄宗开元中，唐将多次破吐蕃，皆在青海西，死者甚众。天宝间，哥舒翰攻吐蕃石堡城，拔之，唐士卒死者数万。故下云“新鬼”“旧鬼”。 [22] 白骨无人收：语出梁鼓角横吹曲《企喻歌》：“尸丧狭谷中，白骨无人收。” [23] “新鬼烦冤旧鬼哭”二句：“新鬼烦冤”与“旧鬼哭”当作互文解，新鬼与旧鬼既烦冤又悲哭，而衬之以“天阴雨湿”的凄凉环境，呜咽之声更惨。而其根源在上层统治者的穷兵黩武。啾啾，犹唧唧，呜咽声。

【点评】

史载，玄宗天宝十载（751）四月，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率兵六万讨南诏（今云南一带），全军陷没。杨国忠掩其败状，仍叙其战功。又大募两京及河南、北兵以击南诏。人闻云南多瘴疠，士卒未战而死者十八九，莫肯应募。杨国忠遂遣御史分道捕人，连枷强征入伍。于是行者愁怨，父母妻子送之，所在哭声振野。又玄宗连年用兵吐蕃，死伤甚众。杜甫亲见征人服役惨状，遂作此诗。《兵车行》是杜甫即事名篇的新题乐府。诗歌纯用客观叙述的表现手法，以叙事带抒情。表面看以叙事为主，实则情寓其间，真实而深刻地揭露了穷兵黩武给人民带来的深重苦难。梁运昌说：“此一诗乃开、天间治乱关头，不比他人征戍篇什漫然而已”，“今观其行文，不依傍古词，自成格调，风骨、气味、色泽并臻绝顶，尤能字字痛心，言言动魄，使人主闻之，因是念民瘼而戢侈心，岂非《小雅》之嗣音哉！”（《杜园说杜》卷七）

张綖曰：“别出一格，用古体写今事，大家机轴，不主故常，后人不敢议也，而称‘诗史’者以此。”（《杜工部诗通》卷二）

“开边”为九首主脑。

前出塞九首^[1]（选五）

其一

戚戚去故里^[2]，悠悠赴交河^[3]。公家有程期^[4]，亡命婴祸罗。君已富土境^[5]，开边一何多！弃绝父母恩^[6]，吞声行负戈^[7]。

〔注释〕

〔1〕《出塞》：为汉乐府横吹曲名。杜甫用此旧题来写时事，先后写了两组诗，因这组诗在前，故题曰“前出塞”。〔2〕戚戚：愁苦貌。去：离开。故里：故乡。〔3〕悠悠：遥远貌。交河：唐贞观十四年（640）置安西都护府，治交河城，在今新疆吐鲁番西北。〔4〕“公家有程期”二句：是说官家规定了行军期限，逃跑要招致法律的惩治。当时实行“府兵制”，士兵有户籍，逃跑则会连累父母妻子。公家，犹官家。程期，行程期限。亡命，脱名籍而逃亡。婴，触犯。祸罗，法网。〔5〕“君已富土境”二句：与《兵车行》“武皇开边意未已”“义同。君，皇帝，此指玄宗。开边，发动边境战争。一何，何其，多么。〔6〕父母恩：指父母养育之恩。〔7〕吞声：声将发而强止之，犹忍泣。

〔点评〕

这组诗大约作于天宝十载（751）左右。论者多认为是写哥舒翰征吐蕃一事，但从涉及的范围来看，几乎涵盖了盛唐边塞诗的全部内容。诗用第一人称写法，通过

一个战士戍边十年的亲身感受，反映了被征从军的艰苦，抨击了玄宗穷兵黩武的开边政策，歌颂了戍边战士的爱国主义精神。整组诗前后连贯，浑然一体。这里选的是第一、二、三、六、九首。第一首诗叙述戍卒初别父母被迫远戍的情景，揭示了戍卒矛盾复杂的内心世界、忧愁悲愤的痛苦心情。“戚戚”二句，点明出发地（故里）、目的地（交河）。首句用五仄声，次句用四平声加一去声，从音节上表现征人远戍之哀，为全诗定下哀怨的基调。末句总结上文，吞声引泣，负戈上路，刻画出征人含悲愤而行的形态和内心活动。

其二

出门日已远^[1]，不受徒旅欺。骨肉恩岂断^[2]？男儿死无时^[3]。走马脱辔头^[4]，手中挑青丝。捷下万仞冈，俯身试搴旗。

〔注释〕

〔1〕“出门日已远”二句：是说离家日久，已习惯了军旅生活，故不再受伙伴的欺负。徒旅，军中伙伴。〔2〕骨肉恩：即前首所说“父母恩”。〔3〕死无时：不知何时即死。〔4〕“走马脱辔头”以下四句：描写出征战士在训练中的冒险和无畏：骑马奔驰不用络头，信手挑着马缰，从高冈上飞驰而下，练习俯身拔取军旗，一副视死如归气概。走马，即跑马。脱，去掉。辔头，马络头。挑，摇也，拨也。青丝，马偏缰。捷下，飞驰而下。仞，古代以八尺为一仞，一说七尺。万仞，极言其高。搴，拔取。

王嗣奭曰：“前章云‘弃绝父母恩’，而此又云‘骨肉恩岂断’，徘徊展转，曲尽情事。死既无时，而后作壮语，所谓‘知其不可如何而安之若命’者也，愈壮愈悲。”（《杜臆》卷三）

[点评]

这首诗写行军途中，生命随时不保，战士索性豁出性命，加强训练，视死如归。

张 溍曰：“前四句愁惨，后四句忽作丈夫慷慨之谈，一首中极其顿挫。”（《读书堂杜诗注解》卷六）

其三

磨刀呜咽水^[1]，水赤刃伤手。欲轻肠断声，心绪乱已久。丈夫誓许国^[2]，愤惋复何有^[3]？功名图麒麟^[4]，战骨当速朽。

[注释]

[1] “磨刀呜咽水”四句：意谓本不欲以此呜咽之声搅动乡愁，无奈心乱已久，故闻水声触耳，不觉慌乱而伤手。初尚不知，及见水赤才发觉。呜咽水，指陇头水。《乐府诗集·梁鼓角横吹曲》有《陇头歌辞》：“陇头流水，鸣声幽咽。遥望秦川，肝肠断绝。”轻，轻忽，不在意。肠断声，即指呜咽的陇头水声。[2] 丈夫：征夫自谓，犹言男儿、健儿、壮士之类。誓许国：誓死以身报国。[3] 愤惋：悲愤惋惜。[4] “功名图麒麟”二句：意谓只要立功图像，战死也是值得的。图，画图，这里作动词用。麒麟，指麒麟阁。《汉书·苏武传》载，汉宣帝曾命人把霍光、苏武等十八人的像画于麒麟阁上，以示褒扬功臣。后遂以图像麒麟阁为建功立业之代称。战骨当速朽，“当”字隐含无限悲愤。

[点评]

这首诗写途中心绪的烦乱，时而低沉，时而高亢。首四句刻画入微，无限沉痛。最后四句，语似壮而情实

悲，正所谓“口中句句是硬语，眼中点点是血泪”（汪灏《树人堂读杜诗》卷二），强以慷慨自励抑制悲伤，更见其沉痛。

其六

挽弓当挽强^[1]，用箭当用长。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杀人亦有限^[2]，立国自有疆。苟能制侵陵^[3]，岂在多杀伤！

〔注释〕

〔1〕“挽弓当挽强”四句：意思是说拉弓要拉强弓，用箭当用长箭。马倒则人束手就擒，所以要先射马；贼首就擒则贼众自散，所以要先擒王。挽弓，拉弓。强，指硬弓。〔2〕“杀人亦有限”二句：谓杀伤应有个限度，应尽量避免滥杀无辜，尊重各国疆界，不要随意开边，挑起战端。限，限度。疆，疆界。〔3〕“苟能制侵陵”二句：谓如果能够制止侵略，又何必大肆杀戮呢？（只要“擒贼先擒王”就行了！）苟，假如，如果。制侵陵，制止侵略。

〔点评〕

这首诗借戍卒之口，发表反对穷兵黩武和兴兵滥杀的大道理。诗纯为议论，表达了作者对于战争目的和民族关系等重大问题的见解与思考，指出战争的目的是制止侵略，而不在肆意杀戮。其揭示的普遍意义远远超出了当时所针对的开边战争。

吴瞻泰曰：“此为九首扼要之旨，大经济语，借戍卒口中说出，托刺甚深。‘立国自有疆’，讽谏微妙，使开边者猛然自省。”（《杜诗提要》卷一）

黄生曰：“前四语，似谣似谚，最是乐府妙境。”（《杜诗说》卷一）

张綖曰：“此章叙其制敌之略。一篇大意，只在‘擒贼先擒王’一句，上三句皆为此句起兴。下四句中言此意，即所谓‘歼厥渠魁’者。”（《杜工部诗通》卷二）

吴瞻泰曰：

“此总结前后之意，若为不伐其功者。贵苟得，羞雷同，一纵一擒，写得戍卒有品如此，并征戍之怨，一齐扫尽，忠厚之至也。”（《杜诗提要》卷一）

其九

从军十年余，能无分寸功^[1]？众人贵苟得^[2]，欲语羞雷同^[3]。中原有斗争^[4]，况在狄与戎？丈夫四方志^[5]，安可辞固穷？

〔注释〕

〔1〕能无：犹岂无，哪能没有？分寸功：极谦言功小。〔2〕众人：指冒功邀赏者。贵：重视，追求。苟得：苟且贪得，不当得而得。〔3〕羞：耻于。雷同：不当同而同。〔4〕“中原有斗争”二句：意谓中原尚且有斗争，何况边疆地区呢？中原，指中国内地。狄与戎，古称我国北方少数民族为“狄”，西方少数民族为“戎”。此泛指边疆少数民族。〔5〕“丈夫四方志”二句：谓大丈夫志在四方，岂因未得封赏而改变初衷乎？亦是牢骚语。四方志，指为国戍边而言。安可，犹岂可。固穷，坚守素志而不失气节，安于贫贱穷困。语本《论语·卫灵公》：“君子固穷。”

〔点评〕

这首诗乃为军中冒功邀赏者而发。自己从军十年，虽未得封赏，但固穷守节，羞与此辈为伍，表现了主人公高尚的情操。

投筒咸华两县诸子^[1]

赤县官曹拥材杰^[2]，软裘快马当冰雪。
 长安苦寒谁独悲^[3]？杜陵野老骨欲折^[4]。
 南山豆苗早荒秽^[5]，青门瓜地新冻裂。
 乡里儿童项领成^[6]，朝廷故旧礼数绝。
 自然弃掷与时异^[7]，况乃疏顽临事拙。
 饥卧动即向一旬^[8]，敝衣何啻联百结。
 君不见空墙日色晚^[9]，此老无声泪垂血！

〔注释〕

[1] 投筒：即投赠。咸：咸宁，即万年县，天宝七载改咸宁，乾元元年复为万年县。华：即华原县。两县均属京兆府。诸子，或即两县吏曹。[2] “赤县官曹拥材杰”二句：称美咸、华两县诸子。赤县，京都所辖之县。唐分县为七等，京都所治为赤县，京之旁邑为畿县。咸宁为赤县，华原为畿县。官曹，官署。拥材杰，言人才济济。材杰，同“才杰”。软裘，即轻裘。当，通“挡”。[3] 苦寒：犹严寒、酷寒。[4] 杜陵野老：杜甫自称。杜陵，在长安城南。杜甫曾居此，故有此称。骨欲折：极言其冷。[5] “南山豆苗早荒秽”二句：化用典故以豆苗荒秽和瓜地冻裂形容自己的饥寒之状。南山，即长安城南的终南山。杨恽《报孙会宗书》：“田彼南山，芜秽不治，种一顷豆，落而为萁。”青门，长安城东出南头第一门霸城门，其门色青，又名青城门，或称青门。青门瓜，秦东陵侯邵平，秦亡后为布衣，种瓜青门外，瓜美，时称“东

杜甫《进雕赋表》云：“惟臣衣不盖体，尝寄食于人，奔走不暇，只恐转死沟壑，安敢望仕进乎？”可为此诗注脚。

陵瓜”，又称“青门瓜”。[6]“乡里儿童项领成”二句：从一片真气中激出了对世态炎凉的感叹。乡里儿童，指小官僚。陶渊明曾骂督邮为“乡里小儿”。项领，脖子肥大，语出《诗经·小雅·节南山》。本喻大臣骄恣，王不能使。此喻乡里小儿倨傲无礼。故旧，故交，亲友。礼数绝，断绝来往。[7]“自然弃掷与时异”二句：是说自己不合时宜，故理应被弃掷，况疏懒愚拙不善应酬，因而贫病如此。自然，理之当然。况乃，更何况。疏顽，疏懒愚钝。临事拙，遇事不会圆滑奉承。[8]“饥卧动即向一旬”二句：极言自己食不裹腹、衣不蔽体的苦况。动即向一旬，言常常饿肚子近十天。动，常也，每也。向，近也。一旬，十天。敝衣，破旧之衣。何啻，何止，岂止。百结，正形容衣敝之状。《北堂书抄》卷一二九引王隐《晋书》：“董威辇（京）至洛阳，止宿白社中，于市得残碎缯，辄结以为衣，号曰‘百结衣’。”而杜甫衣襟褻又甚于董京矣。[9]“君不见空墙日色晚”二句：啼饥号寒，无可诉说，故只有无声泣血而已。空墙，犹言家徒四壁。此老，杜甫自谓。无声，吞声而泣。

〔点评〕

天宝十载（751）冬作。时杜甫困居长安，又值苦寒，冻饿交逼，故旧礼绝，满腔悲愤，一肚牢骚，遂成一篇不平之鸣。从结构上说，前四句写苦寒受冻，末四句写无衣无食，中间六句写致贫原因，错落有致。此诗伤己而又忧世，这也是杜诗的一个共同特点。

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1]

纨袴不饿死^[2]，儒冠多误身^[3]。丈人试静听^[4]，贱子请具陈^[5]。甫昔少年日^[6]，早充观国宾。读书破万卷^[7]，下笔如有神。赋料扬雄敌^[8]，诗看子建亲。李邕求识面^[9]，王翰愿卜邻^[10]。自谓颇挺出^[11]，立登要路津^[12]。致君尧舜上^[13]，再使风俗淳。此意竟萧条^[14]，行歌非隐沦^[15]。骑驴三十载^[16]，旅食京华春。朝扣富儿门^[17]，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主上顷见征^[18]，欷然欲求伸。青冥却垂翅，蹭蹬无纵鳞。甚愧丈人厚^[19]，甚知丈人真。每于百寮上^[20]，猥诵佳句新^[21]。窃效贡公喜^[22]，难甘原宪贫^[23]。焉能心快快^[24]，只是走踆踆^[25]。今欲东入海^[26]，即将西去秦。尚怜终南山^[27]，回首清渭滨。常拟报一饭^[28]，况怀辞大臣。白鸥没浩荡^[29]，万里谁能驯！

[注释]

[1] 韦左丞：即韦济。左丞，又称尚书左丞。尚书省设左右丞各一人，掌管省内诸司纠驳。左丞总吏、户、礼三部。 [2] 纨袴：

范温曰：“此诗前贤录为压卷。盖布置最得正体，如官府甲第，厅堂房室，各有定处，不可乱也。”（《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十引《诗眼》）

王嗣奭曰：“此篇非排律，亦非古风，直抒胸臆，如写尺牍；而纵横转折，感愤悲壮，纡纡踆踆，曲尽其妙。”（《杜臆》卷一）

“儒冠多误身”为一篇之纲。

邵长蘅曰：“（开头）突兀二语，一肚皮牢骚愤激，信口冲出。”（《五家评本杜工部集》卷一引）

“朝扣富儿门”四句，极言奔走干谒之悲辛与屈辱。

“白鸥没浩荡”两句，“乃于极无聊中作自宽语”，即以白鸥自况，其灭没于烟波之间，正拟己之埋没于江湖间，于“悠扬跌宕”中“见萧远，而萧远正深于牢骚也”（吴瞻泰《杜诗提要》卷一）。萧条非谓此正“显示了杜甫的桀骜性格”（《杜甫诗选注》）。

华美衣着，借指富贵子弟。纨，细绢。袴，同“裤”。[3]儒冠：古时读书人戴的帽子，这里指读书人，杜甫自谓。[4]丈人：对年长者的尊称。此指韦济。试：与下句“请”为互文，皆有“聊且”义。[5]贱子：年少位卑者自谦之辞，这里是杜甫自称。具陈：细说。[6]“甫昔少年日”二句：指开元二十四年（736）杜甫以乡贡的资格在洛阳参加进士考试的事。那时他才二十五岁，就已是“观国之光”（参观王都）的王宾了，所以说“少年”“早充”。观国宾，语出《易·观卦》：“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7]“读书破万卷”二句：是说读书既多且透。破，其义有三：一是读书超过万卷，言其多；一是万卷书读得烂熟，犹“韦编三绝”意；一是识破万卷之理，透彻领会。如有神，形容才思敏捷，运笔自如，若有神助。[8]“赋料扬雄敌”二句：谓自己作赋可与扬雄相匹敌，写诗可与曹植相比肩。料，差不多，估量之意。敌，匹敌。看，比，比拟。与“料”意相近。亲，接近。扬雄，字子云，西汉著名辞赋家。子建，曹植的字，三国时著名诗人。[9]李邕：唐代文豪、著名书法家。杜甫少年在洛阳时，李邕奇其才，曾主动去结识他，所以说“求识面”。[10]王翰：当时著名诗人。卜邻：作邻居。相传古代卜地而居。[11]自谓：自以为。挺出：特出。[12]要路津：比喻显要的地位。后遂谓居要职者为要津。语出《古诗十九首·今日良宴会》：“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津，渡口。[13]“致君尧舜上”二句：是说自己的理想抱负是让君王（的圣明）高居尧舜之上。致，引而至也，使…至也。君，皇帝。这里指唐玄宗。尧舜，中国古代传说中的两个圣明君主。上，超过。淳，淳朴、淳厚。自“甫昔少年日”至“再使风俗淳”十二句，说儒冠事业，自抒怀抱。[14]此意：指上述诗人的政治抱负。萧条：冷落。这里有落空意。[15]行歌非隐沦：是说自己因穷困而行歌，并非隐沦之流。行歌，且行且歌。隐沦，隐

逸之士。 [16]“骑驴三十载”二句：是说自己穷困潦倒，流寓长安。驴，贱者所乘，与乘马的达官贵人对比，正应“萧条”之意。三十载，清初卢元昌《杜诗阐》改作“十三载”，后仇兆鳌、浦起龙等人皆从之。按杜甫自叙云：“往者十四五，出游翰墨场。”（《壮游》）至写此诗已二十六七年，大概言之，亦可曰“三十载”；且诸宋本杜集皆作“三十载”，似不宜轻改。又，陶渊明《归园田居五首》其一：“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杜诗正用其意。旅食，寄食。京华春，形容国都长安的繁华，正与自己的“萧条”形成鲜明对比。 [17]“朝扣富儿门”四句：写自己在长安干谒奔波的苦况。富儿，对达官贵人的鄙称。残杯、冷炙，指富儿残剩的酒食。潜，隐藏。 [18]“主上顷见征”四句：所指史实是天宝六载（747），唐玄宗下诏征求有一艺之长者赴京应试，杜甫也参加了这次制举，宰相李林甫嫉贤妒能，从中作梗，使全部应试者都落选，还上表称贺“野无遗贤”。这对当时急欲施展抱负的杜甫是一次沉重的打击，使他“致君尧舜上”的理想化为泡影。主上，指玄宗。见征，被征召。歔（xū）然，忽然。欲求伸，意指希望表现自己的才能，实现致君尧舜的志愿。青冥，青天，高空。垂翅，飞鸟折翅，不能高飞。蹭蹬（cèng dèng），失意貌。无纵鳞，本指鱼不能纵身远游。这里比喻理想不得实现。自“此意竟萧条”至“蹭蹬无纵鳞”十二句，说儒冠误身，抒发自己的失意不平，满含悲酸。 [19]厚：厚望，厚待。 [20]百寮：犹百官。寮，同“僚”。 [21]猥：承蒙，表示客气。 [22]窃：私下。效：效法。贡公：指西汉人贡禹。他与王吉为友，闻吉贵显，高兴得弹冠相庆，以为自己也有出头之日。这里杜甫自比贡禹，以王吉比韦济，希望他能荐拔自己。 [23]原宪：孔子的弟子，以贫穷出名，却能安于贫困。 [24]焉能：岂能。怏怏：气愤不平貌。 [25]踰（cūn）踰：且进且退貌。 [26]“今欲东入海”

二句：意谓即将离秦而东归。“今欲”与“即将”互文，“今”犹“即”。东入海，指避世隐居。孔子曾说过“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论语·公冶长》）去，离开。秦，指长安。[27]“尚怜终南山”二句：是说不忍离开长安。怜，留恋，恋恋不舍。终南山，山名，在长安南。渭，指渭水，流经长安北。离京东去，故曰“回首”。[28]“常拟报一饭”二句：谓一饭之恩，尚不忘报，何况远离对自己有知遇之恩的大臣，哪能不告而别呢？说明赠诗的原因。拟，打算，想要。报一饭，报答一饭之恩。《后汉书·李固传》：“窃感古人一饭之报。”大臣，指韦济。[29]“白鸥没浩荡”二句：显示了杜甫桀骜不驯的性格。白鸥，一种水鸟。此杜甫自比。浩荡，广远貌，指无边波涛。没浩荡，出没于浩荡的烟波之间。承上“东入海”。驯，驯服，引申为约束。自“甚愧丈人厚”至结束，乃赠韦本旨，即感怀韦济，而致临别缱绻之情。

〔点评〕

据韦述《大唐故正议大夫行仪王傅上柱国奉明县开国子赐紫金鱼袋京兆韦府君（济）墓志铭》载：“天宝七载（748），转河南尹，兼水陆运使”，“九载，迁尚书左丞，累加正议大夫，封奉明县子。十一载，出为冯翊太守。”据诗云“今欲东入海，即将西去秦”，则诗当作于天宝十一载（752）春。时杜甫暂归东都洛阳与韦济告别，遂作此诗。诗直抒个人抱负，自负才学，而困守长安，故多壮志难酬之郁愤。对韦济之推奖，表示深切感激之意，而对自己终因不得志而欲去，又表现为欲去而不忍之矛盾心情。全篇陈情，词气磊落，而无乞怜之态。

同诸公登慈恩寺塔^[1]

高标跨苍穹^[2]，烈风无时休^[3]。自非旷士怀^[4]，登兹翻百忧。方知象教力^[5]，足可追冥搜^[6]。仰穿龙蛇窟^[7]，始出枝撑幽^[8]。七星在北户^[9]，河汉声西流。羲和鞭白日，少昊行清秋。秦山忽破碎，泾渭不可求。俯视但一气，焉能辨皇州？回首叫虞舜^[10]，苍梧云正愁。惜哉瑶池饮，日晏昆仑丘。黄鹄去不息，哀鸣何所投？君看随阳雁，各有稻粱谋。

〔注释〕

〔1〕天宝十一载（752）秋，杜甫与高适、岑参、储光羲、薛据等同登长安慈恩寺塔，各赋诗一首，惟据诗失传。题下原注：“时高适、薛据先有此作。”杜甫奉和在后，故曰“同诸公”。同，即和。慈恩寺，贞观二十二年（648），唐高宗李治为太子时，为其母文德皇后而建，故以“慈恩”为名。塔则为玄奘于高宗永徽三年（652）所建，又名大雁塔，在今陕西省西安市南，共七层，高六十四米。〔2〕高标：指塔。跨：凌跨。苍穹：青天。天形穹窿，其色苍苍。“跨”苍穹，极言其高。〔3〕烈风：劲疾之风。休：止。〔4〕“自非旷士怀”二句：意谓倘若不是旷达绝俗的人，登塔不仅不能消愁解闷，反而生出许多忧愁。言外之意，自己正是这样的人。自，犹若也。旷士，旷达绝俗之

吴瞻泰曰：“登高望远，百忧皆集。三、四两句，为一篇扼要。言天下惟放达者无忧，我非其人，翻生百忧，反言见意。‘虞舜’，忧明皇之游幸；‘瑶池’，忧贵妃之荒宴；‘黄鹄’，忧君子之去位；‘阳雁’，忧小人之贪禄。皆暗以‘忧’字串，而妙在不即接，又以‘俯’、‘仰’二段参错成章，几以为写登塔之景，而实隐其用笔之端。意奇法变，纵横跌宕，非可以寻常规矩求之也。”（《杜诗提要》卷一）

章八元《题慈恩寺塔》诗：“回梯暗踏如穿洞，绝顶初攀似出笼。”二句本杜七八句。

梁运昌曰：“将同时高适、岑参二诗参看，乃知公诗命意之高，语语是说时事，而语语只是说登临。妙在起四句从后文忧患意倒转而出，已见阨隘之象。如此笔意，岂元、白辈所有？”（《杜园说杜》卷一）

士。兹，指塔。翻，反而。 [5] 象教：亦作像教，即佛教。佛家有正、像、末三法之说：佛虽去世，法仪未改，谓正法时；佛去世久，道化讹替，真正之法仪不行，惟行像似之佛法，谓像法时；道化微末，谓末法时。至于三时之年限，各经所说不一。一般多采正法五百年，像法一千年，末法一万年之说。佛教传入中国，为佛灭五百年后之像法时，乃以形象而教人，故称佛教为像（也作“象”）教。没有佛教，就不会有此塔，所以说“象教力”。 [6] 冥搜：犹言探幽。释作想象亦可。极言其建筑之宏伟高耸、巧夺天工，已极人间想象之能事。 [7] 龙蛇窟：谓塔内磴道屈曲而升，犹如穿龙蛇之窟。窟，洞穴。 [8] 始出：指登临塔上。枝撑：指塔内斜柱。幽：幽暗。 [9] “七星在北户”八句：写登塔所见。前四句集中描绘登塔仰观之壮丽景象，象纬逼近，以衬塔之高耸。后四句写俯视所见。七星，指北斗七星。河汉，即银河，亦曰天河。“七星”二句但言塔之高。羲和，传说为日神的御者，故可用“鞭”。少昊，司秋之神，亦称白帝。秦山，谓终南诸山，凭高一望，大小错杂，高低不等，有如破碎。泾渭，二水名。渭水清，泾水浊。不可求，谓清浊难辨。但，只是。一气，一片迷蒙不清。皇州，天子之都曰“皇州”，此指长安。 [10] “回首叫虞舜”八句：写登塔所感。以虞舜比喻唐太宗，惋惜唐太宗励精图治的清明政治已难追寻。虞，我国传说中远古部落名，即有虞氏，舜为其首领，故称“虞舜”。苍梧，即九嶷山，在今湖南宁远县东南。相传舜南巡死于苍梧之野。诗以虞舜苍梧，暗比太宗昭陵。因唐太宗受内禅于唐高祖，高祖谥号神尧皇帝，故以受尧禅位的舜比喻受唐高祖禅位的唐太宗。“回首”云云，有追想国初政治休明的“贞观之治”的意思。云正愁，正表示追想而不可及的忧思。瑶池，相传为西王母所居之仙境。《列子·周穆王篇》：“升于昆仑之丘，以观黄帝之宫，

而封之，以诒后世。遂宾于西王母，觞于瑶池之上。”昆仑丘，即昆仑山。唐玄宗和杨贵妃游宴骊山，与周穆王到昆仑山与西王母在瑶池宴饮，事有相类，故以为比。黄鹄，大鸟名，一名天鹅。此喻贤才。《韩诗外传》卷二：“田饶事鲁哀公而不见察，谓哀公曰：‘臣将去君，黄鹄举矣。’”《乐府诗集》卷四十五载《黄鹄曲》：“黄鹄参天飞，半道还哀鸣。”何所投，意谓无处可投。此含自伤意。随阳雁，雁为候鸟，秋由北而南，春由南而北，故曰“随阳雁”。此喻小人，志在随人，但为身谋，不为国计，深可忧也。稻粱谋，为利禄谋算。

〔点评〕

诗以象征手法，通过登塔时所见景物之描写，曲折反映出其时危机四伏的社会现实，抒发了诗人忧国之深沉感慨。此诗在艺术表现上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运用了钱钟书所谓的“曲喻”之法。如“七星在北户，河汉声西流”两句，描绘登塔仰视之壮观景象。七星、河汉，白天见不到，河汉亦无声音；纵然有声，人又何能听到？此“‘声’字似无理，不知正形容登时去天尺五，若或闻之耳”（黄生《杜诗说》卷一）。将抽象的时间流逝形象化，想象奇瑰。后来的李贺就深受此法影响。他的《天上谣》云：“天河夜转漂回星，银浦流云学水声。”这种“曲喻”手法，显然是由杜诗发展而来。钱锺书即云：“长吉乃往往以一端相似，推而及之于初不相似之他端。”“如《天上谣》云：‘银浦流云学水声。’云可比水，皆流动故，此外无似处；而一入长吉笔下，则云如水流，亦如水之流而有声矣。”（《谈艺录》（补订本）第51页）

查慎行曰：
“七言五句成章，
自我作古，历落可
诵。”（《杜诗集评》
卷五引）

仇兆鳌曰：
“首章自伤不遇，
其情悲。次章放歌
自遣，其语旷。三
章志在归隐，其辞
激。”（《杜诗详注》
卷二）

曲江三章章五句

其一

曲江萧条秋气高^[1]，菱荷枯折随风涛，游子
空嗟垂二毛^[2]。白石素沙亦相荡^[3]，哀鸿
独叫求其曹^[4]。

〔注释〕

〔1〕曲江：即曲江池，在长安东南。萧条：寂寥冷落。〔2〕游子：杜甫自谓。垂二毛：年将老意。二毛，鬓发斑白，有黑白二色。秋气感人，故有衰老之叹。〔3〕白石素沙：即净石白沙。相荡：谓白石素沙在水中相荡磨。〔4〕哀鸿：孤雁哀鸣。鸿，大雁。曹：同类。

〔点评〕

杜甫于天宝九载（750）冬献《三大礼赋》，得到玄宗赏识，命待制集贤院，但久不授职。仕途失意，秋游曲江，遂作此以遣闷。大约作于天宝十载（751）或十一载秋。这是一种每首五句的七言诗体，都在第三句上作顿，是杜甫的创体。

第一章借曲江萧条秋景，抒发孤独不遇的悲哀。首尾四句都是写景，只有中间一句写人。而这人，正是作者自己。作者又是一副鬓发斑白的衰颓形象。首二句写秋气肃杀，风涛所至，菱荷枯折，随波飘荡，正是萧条景象。末二句谓曲江秋景萧条，不独菱荷枯折，引人嗟

叹，即此白石素沙，亦复感荡人情。作者独自一人孑立于曲江之畔，面对如此萧条凄清的深秋景色，时闻孤鸿哀鸣，益增身世孤独之感。古人常以雁行喻兄弟，末句“哀鸿独叫求其曹”，正是作者与其兄弟离散而孤独悲伤的形象写照，又与第二首末句“弟侄何伤泪如雨”遥相呼应，遂引起第二首。

其二

即事非今亦非古^[1]，长歌激越梢林莽^[2]，比屋豪华固难数^[3]。吾人甘作心似灰^[4]，弟侄何伤泪如雨。

〔注释〕

〔1〕即事：眼前事物。后因称以当前事物为题材的诗为即事诗。即事吟诗，随物抒怀，体杂古今，其五句成章，有似古体，七言成句，又似今体，所以说“非今亦非古”。〔2〕长歌激越梢林莽：意谓长歌当哭，悲愤激烈，声震草木。长歌，即指此诗。激越，歌声高亢激烈。梢，摧折。署名宋玉《风赋》云：“斃石伐木，梢杀林莽。”林莽，丛生的草木。〔3〕比屋豪华固难数：谓曲江池畔，豪华宅第鳞次栉比，难以计数。比屋豪华，形容富贵豪宅之多。比，相接连。〔4〕“吾人甘作心似灰”二句：是说己意本不在富贵，故能甘心灰冷，弟侄辈又何必为我伤心落泪。表面旷达，实则悲愤不平，“甘作心似灰”，实则不甘也。吾人，犹我辈，指杜甫自己。心似灰，语出《庄子·齐物论》：“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何伤，为何伤心。

张远曰：“此章胸中无数傀儡，借长歌以发之，有斗筭斯世意。然末二句借傍人之感泣，增自己之悲凉，抑又伤矣。”（《杜诗会粹》卷二）

[点评]

第二章长歌当哭，将人之富贵豪华与己之心灰意冷作强烈对比。语似旷达，实则郁愤不平。

张远曰：“此章言不必问天，正有悲天意。全于无可遣之中，姑作自遣之计，其语壮，其情迫矣。”（《杜诗会粹》卷二）

辛弃疾《采桑子》“此生自断天休问”，全袭杜句，而更愤激！

其三

自断此生休问天^[1]，杜曲幸有桑麻田^[2]，故将移住南山边^[3]。短衣匹马随李广^[4]，看射猛虎终残年^[5]。

[注释]

[1] 自断：自己判断。断，认定，断定。休问天，不必问天。 [2] 杜曲：地名。亦称下杜，在长安城南，樊川、御宿川流经其间。唐代大姓杜氏世代居住于此，故称杜曲，是杜甫的祖籍。甫困居长安时，尝家于此。幸有：尚有，还有。桑麻田：即唐之永业田。《新唐书·食货志一》：“授田之制，丁及男年十八以上者，人一顷，其八十亩为口分，二十亩为永业。”“永业之田，树以榆、枣、桑及所宜之木，皆有数。”规定植桑五十株，产麻地别给男夫麻田十亩，故称“桑麻田”。永业田子孙世袭，皆免课役。甫之桑麻田，或即从其祖辈继承而来。 [3] 南山：指终南诸山。杜曲在终南山北麓，所以称“南山边”。 [4] 短衣：用宁戚《饭牛歌》“短布单衣适至骭，从昏饭牛薄夜半”之典，喻极贫寒。见《史记·邹阳列传》。 [5] 射猛虎：《史记·李将军列传》载：李广贬为庶人，家居数岁，尝于蓝田南山中射猎，“广所居郡闻有虎，尝自射之”。残年：犹余生。

[点评]

第三章表示归老隐居以度余生，亦是忧愤之词。开头一句突兀悲壮。《楚辞·〈天问〉序》云：“《天问》者，屈原之所作也。何不言问天？天尊不可问，故曰《天问》也。”杜甫则一曰“自断”，再曰“休问天”，无限怨恨，又极愤激兀傲。接下虽意欲归老南山，靠祖宗留下的“桑麻田”度过余生，但终于心不甘。末二句即谓我今暮年，虽困厄不堪，即所谓短衣匹马，然终抱李广射虎理想，大有“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之猛志，又含壮志难酬之愤慨。杜甫本善骑射，当年游齐赵、梁宋时曾“呼鹰”“逐兽”，“射飞曾纵鞚，引臂落鸢鸽”，所以有此联想。蓝田与杜曲相距不远，因杜曲，故及南山，因南山，故及李广射虎。李广能射，看我“短衣匹马随”之，亦能射杀猛虎也。一时感慨之情，豪纵之气，跃然纸上。

贫交行

翻手作云覆手雨^[1]，纷纷轻薄何须数^[2]？
君不见管鲍贫时交^[3]，此道今人弃如土^[4]。

[注释]

[1] 翻手作云覆手雨：喻人反覆无常。后成语“翻云覆雨”即出此诗。 [2] 轻薄：轻佻浮薄，不敦厚。何须数：意谓数不胜数，计数。 [3] 管鲍：指管仲和鲍叔。二人皆为春秋时齐国人。

唐元稹曰：
“只四句，浓至悲慨已极，诗正不贵多。”（《杜诗据》卷一）

浦起龙曰：
“只起一语，尽千古世态。”（《读杜心解》卷二之一）

王安石《老人行》：“翻手作云覆手雨，当面输心背面笑。”全袭杜句。而苏轼《和三舍人省上》：“纷纷荣瘁何能久，云雨从来翻覆手。”顾贞观《金缕曲》：“魑魅搏人应见惯，总输他覆雨翻云手。”则化用杜句。

施补华曰：“《丽人行》，前半竭力形容杨氏姊妹之游冶淫佚，后半叙国忠之火焰逼人，绝不作一断语，使人于意外得之，此诗之善讽也。”（《砚佣说诗》）

权德舆《杂兴五首》其五：“珠襦香腰稳称身。”即本杜句。

据《史记·管晏列传》载，管仲和鲍叔曾一起经商，分红时，管仲常欺鲍叔，自己多分些，鲍叔知道管仲家贫，不以其为贪。后齐桓公欲任鲍叔为相，鲍叔又推荐管仲。结果管仲相桓公，九合诸侯，成为春秋五霸之首。所以管仲说：“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后遂以管鲍之交为交友的典范。[4] 今人：指轻薄辈。

[点评]

作于天宝十一载（752）困守长安时。诗伤交道浇薄，世态炎凉，人心反覆，所谓“人情不古”。诗作“行”，却只四句，一句一转，转皆不可测。

丽人行

三月三日天气新^[1]，长安水边多丽人^[2]。
 态浓意远淑且真^[3]，肌理细腻骨肉匀。
 绣罗衣裳照暮春^[4]，蹙金孔雀银麒麟。
 头上何所有？翠为匭叶垂鬓唇^[5]。
 背后何所见？珠压腰褊稳称身^[6]。
 就中云幕椒房亲^[7]，赐名大国虢与秦。
 紫驼之峰出翠釜^[8]，水精之盘行素鳞。
 犀箸厌饫久未下^[9]，鸾刀缕切空纷纶。
 黄门飞鞚不动尘^[10]，御厨络绎送八珍。

箫鼓哀吟感鬼神^[11]，宾从杂遝实要津^[12]。
 后来鞍马何逡巡^[13]，当轩下马入锦茵^[14]。
 杨花雪落覆白蘋^[15]，青鸟飞去衔红巾。
 炙手可热势绝伦^[16]，慎莫近前丞相嗔。

〔注释〕

〔1〕三月三日：即上巳节。唐人非常重视这个节日，长安士女多于这天游赏曲江。〔2〕长安水边：即指曲江。〔3〕“态浓意远淑且真”二句：极写丽人天姿之美。态浓意远，姿态浓艳，神情高远。淑且真，贤淑纯真，毫不做作。肌理细腻，肌肤腴理细腻丰润。骨肉匀，体态匀称，胖瘦合宜。〔4〕“绣罗衣裳照暮春”二句：谓丽人身着绣有孔雀和麒麟图案的华丽衣服，与暮春旖旎的风光交映生辉。绣罗，刺绣的丝织品。蹙（cù）金，一种刺绣工艺，指用金银丝线刺绣成皱纹状的织物，又名捻金。孔雀、麒麟，为衣裳上所绣物色。“绣罗”以下六句，极写丽人服饰之精美。〔5〕翠为匭（è）叶：即翡翠所作之匭彩叶。翠，翡翠。匭叶，妇女发髻上的花饰。鬓唇：鬓边。〔6〕珠压腰褊（jié）稳称身：是说裙带上缀以珠饰，压而下垂，十分合体。腰褊，裙带。〔7〕“就中云幕椒房亲”二句：转写杨氏姊妹之得宠。就中，犹其中，乃唐人口语。云幕，谓帐幕之多犹如重重云雾。汉代皇后所居之室，以椒末和泥涂壁，故称“椒房”。后世遂称后妃为椒房，称后妃亲属为椒房亲。此指杨贵妃姊妹。赐名，指玄宗天宝七载（748）封赐杨贵妃三姊为国夫人事。《旧唐书·杨贵妃传》：“有姊三人，皆有才貌，玄宗并封国夫人之号：长曰大姨，封韩国；三姨，封虢国；八姨，封秦国。并承恩泽，出入宫掖，势倾天下。”〔8〕“紫驼之峰出翠釜”二句：极力形容杨氏姊妹饮食之华贵精美。紫驼

浦起龙曰：“无一刺讥语，描摹处，语语刺讥。无一慨叹声，点逗处，声声慨叹。”（《读杜心解》卷二之一）

杨慎谓友人尝见古本“稳称身”句下，尚有“足下何所着？红蕖罗袜穿霓银”二句，但今传诸宋本皆无，实乃伪托。

仇兆鳌释此二句云：“秦虢前行，国忠殿后，鞍马逡巡，见拥护填街，按辔徐行之象。当轩下马，见意气洋洋，旁若无人之状。”（《杜诗详注》卷二）

之峰，即驼峰，是骆驼脊背上隆起的肉。唐代贵族名食中有驼峰炙。翠釜，以翠玉为饰的锅。水精，即水晶。行，按次序传送。素鳞，指鱼。[9]“犀箸厌饫(yù)久未下”二句：极写杨氏姊妹的骄奢挥霍。犀箸，用犀牛角做的筷子。厌饫，饱食生腻。久未下，是说因为吃腻了，面对精美的食品，没有胃口，反觉无以下箸。鸾刀，刀环系有小铃的刀。缕切，细切，谓切脍如丝缕之细。潘岳《西征赋》：“雍人缕切，鸾刀若飞。”空纷纶，是说因为贵妇们什么都吃腻了，不动筷子，害得厨师们空忙乱一阵。纷纶，犹纷纭，繁乱之意。[10]“黄门飞鞚不动尘”二句：是说皇帝命宦官送来许多珍贵食品。黄门，即宦官。以其服役黄门之内，故名。鞚，马勒。飞鞚，即驰马如飞。不动尘，形容驰马轻快，亦喻骑术高超，虽骑马飞驰而尘土不扬。御厨，专供皇帝用的厨房。亦指为皇帝做膳食的人。络绎，往来不绝。八珍，原指八种烹饪方法，后用以泛指珍贵的食品。据史载，天宝年间，玄宗曾以姚思艺为检校进食使，并经常将水陆珍馐颁赐杨氏兄妹，派宦官分送各家，“五家如一，中使不绝”。可见以上二句写杨氏恩宠，亦是写实。[11]箫鼓：两种乐器名。哀吟：指音乐婉转动人，故下云“感鬼神”，极力形容歌舞之盛，演奏之妙。[12]宾从：宾客随从。杂遝(tà)：杂乱众多貌。实要津：语意双关，实写杨氏姊妹游春队伍塞满了道路，暗喻杨氏兄妹占据了各种重要职位。《古诗十九首》：“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13]后来鞍马：指杨国忠。逡巡：徐行貌。[14]轩：车的通称。锦茵：锦制的地毯。[15]“杨花雪落覆白蘋”二句为隐语，妙在结合眼前景物以刺杨国忠与从妹虢国夫人的淫乱丑行。古人认为蘋为萍之大者，又有“杨花入水化为浮萍”之说。苏轼《再和曾仲锡荔枝支》：“柳花着水万浮萍。”自注云：“柳至易成，飞絮落水中，经宿即为浮萍。”杨花，即柳花，又谐应杨姓。据此，则杨花、萍、蘋虽为三物，实出一体，故以杨花覆蘋影射杨国忠与虢国夫人的暧昧关系。

唐章碣《曲江》诗有“落絮却笼他树白”之句，可见当时曲江杨柳甚盛，故有“杨花雪落”之景。又北魏胡太后尝逼杨白花私通，杨惧祸奔南朝梁，改名杨华，胡太后追思不已，遂作《杨白花》歌词：“阳春二三月，杨柳齐作花。春风一夜入闺闼，杨花飘荡落南家。含情出户脚无力，拾得杨花泪沾臆。秋去春还双燕子，愿衔杨花入窠里。”杜诗亦暗用此事。青鸟，传说为西王母使者。隋薛道衡《豫章行》：“愿作王母三青鸟，飞来飞去传消息。”红巾，妇人所用红手帕。比喻男女传情之物。“衔”字用得微妙。《新唐书·杨贵妃传》：“虢国素与国忠乱，颇为人知，不耻也。每入谒，并驱道中，从监、侍姆百余骑，炬蜜如昼，靓妆盈里，不施帟障，时人谓为‘雄狐’。”可见杜诗亦是实录。[16]“炙手可热势绝伦”二句：讽刺杨氏势倾天下，不知羞耻。炙手，烫手。炙手可热，形容气焰灼人。势绝伦，权势无人可与伦比。慎莫，千万不要。丞相，指杨国忠。嗔，恼怒。

〔点评〕

此为即事名篇的新题乐府。玄宗天宝十一载（752）十一月，权相李林甫死，杨国忠为右相。诗云“三月三日天气新”，“慎莫近前丞相嗔”，当是天宝十二载春作。杨贵妃为玄宗宠妃，国忠为贵妃从兄，即所谓“国舅”，贵妃三姊皆封国夫人，诸杨得宠，势倾朝野。这帮无耻之徒过着骄奢淫佚的生活，时人为之侧目。杜甫巧借曲江游春这一特定事件，先用铺张扬厉的手法描绘了长安丽人的丰神体貌和服色之丽，然后“就中云幕椒房亲”笔锋一转，着力描写杨氏姊妹的穷奢极欲，嚣张气焰，与前所写“丽人”相比，她们特有的并不是外表的美丽，而是恃宠骄纵，

贪婪地追求口腹之欲和声色之娱，实际上不过是行尸走肉而已。“后来鞍马”之后，又把镜头对准杨国忠一人，用比兴含蓄的手法揭露他的丑行，更是禽兽不如。最后“慎莫近前丞相嗔”一句，真有画龙点睛之妙。通篇皆似铺张作赞，但却句句是贬，作者的讽刺艺术是很高明的。

黄生曰：“起写大景，接写小景，转写宴乐之事，结写移樽之兴，全首不露针线，但以字眼密缝。字字用意，精丽无比，此早年致工之作。”（《杜诗说》卷四）

陪郑广文游何将军山林十首^[1]（选一）

其五

剩水沧江破^[2]，残山碣石开^[3]。

绿垂风折笋^[4]，红绽雨肥梅。

银甲弹箏用^[5]，金鱼换酒来^[6]。

兴移无洒扫^[7]，随意坐莓苔^[8]。

〔注释〕

[1] 郑广文：即郑虔。天宝年间曾为广文馆博士，故称。《唐会要·广文馆》：“天宝九载七月十三日置，领国子监进士业者。博士、助教各一人，品秩同太学。以郑虔为博士，至今呼郑虔为郑广文。”何将军山林：今西安市长安区东南五里，有地名双竹村，由此溯樊川东南行，过申家桥，有一地名何家营，相传即为何将军山林故址。何将军，有人说是何昌期。据说有名的何家营古乐就是由他传下来的。山林，即园林、庄园。[2] 沧江：泛指

江水。 [3] 残山：谓假山。碣石，山名。此泛指山。 [4] “绿垂风折笋”二句：倒装句式，正言之则为“风折笋而绿垂，雨肥梅而红绽”。 [5] 银甲：银制的假指甲，用以弹筝、琵琶等弦乐器，亦称拨。筝：古乐器名。 [6] 金鱼：唐代三品以上官员之佩饰，刻鲤鱼形，故谓之金鱼。 [7] 兴移：谓兴因景移。 [8] 莓苔：青苔。

〔点评〕

这组诗为天宝十二载（753）夏作。组诗共十首，这里选的是第五首，诗写山林胜景，豪饮雅兴。“剩水”二句谓凿池引水，剩水也，而分沧江之流，故曰“沧江破”；累石为山，残山也，而成碣石之状，故曰“碣石开”。本言园中山水之小，而借沧江、碣石以形容之，顿成壮观。“破”“开”二字下得磅礴有力。“绿垂”二句巧用倒装，突出视觉效果。游人望去，绿垂垂而动者，乃风吹折之笋；红殷殷而绽者，乃雨所肥之梅。银甲弹筝，金鱼换酒，皆状豪饮雅兴。末联总结全首：登山玩水，烹笋折梅，听筝酌酒，随其兴之所至，无地不可坐，无景不可恋，足见宾主相忘之乐。

王嗣爽曰：“此篇总是不平之鸣，无可奈何之词，非真谓垂名无用，非真薄儒术，非真齐孔、跖，亦非真以酒为乐也。杜诗‘沉醉聊自遣，放歌破愁绝’，即此诗之解。”（《杜臆》卷一）

醉时歌

诸公衮衮登台省^[1]，广文先生官独冷^[2]。

甲第纷纷厌梁肉^[3]，广文先生饭不足^[4]。

梁运昌曰：“此篇前用仄韵迭紧，而后平韵放慢，却于平声中用迭句韵，寓紧于慢，尤觉繁音促节，娓娓动听，乃至临了却空一句不押韵，则仍是放缓也，妙极！”（《杜园说杜》卷七）

刘克庄《木兰花慢·送郑伯昌》：“诸公任他衮衮，与杜陵野老共襟期。”盖本杜句。

方东树曰：“‘清夜’四句，惊天动地，此老胸襟笔性惯如此，他人不敢望也。”（《昭昧詹言》卷十二）

先生有道出羲皇^[5]，先生有才过屈宋^[6]。
德尊一代常坎坷^[7]，名垂万古知何用？
杜陵野客人更嗤^[8]，被褐短窄鬓如丝^[9]。
日采太仓五升米^[10]，时赴郑老同襟期^[11]。
得钱即相觅^[12]，沽酒不复疑。
忘形到尔汝^[13]，痛饮真吾师。
清夜沉沉动春酌^[14]，灯前细雨檐花落^[15]。
但觉高歌有鬼神^[16]，焉知饿死填沟壑^[17]。
相如逸才亲涤器^[18]，子云识字终投阁^[19]。
先生早赋归去来^[20]，石田茅屋荒苍苔。
儒术于我何有哉^[21]，孔丘盗跖俱尘埃^[22]！
不须闻此意惨怆^[23]，生前相遇且衔杯。

〔注释〕

[1] 诸公：谓当时幸进者。衮（gǔn）衮：相继不绝貌。台省：朝廷显要之职。台是御史台。省指中书、尚书和门下三省。[2] 广文先生：指郑虔。冷：清冷，指职微贫窘。“独”字意味深长。[3] 甲第：指豪门权贵之宅第。厌：饱。梁肉：泛指美食。[4] 饭不足：谓官冷禄薄。开头四句用对比手法，极写郑虔之潦倒。[5] 出：超出。羲皇：伏羲氏。古以燧人、伏羲、神农为三皇，故又称羲皇。此指羲皇之世。[6] 才：指文才。过：超过。屈宋：指屈原和宋玉，为楚辞代表作家。[7] “德尊一代常坎坷”二句：谓郑虔虽德高才胜，但生不逢时，死留虚名，又

有什么用呢？亦是愤激之词。德尊一代，品德高尚，为世所尊。坎轲，同“坎坷”，车行失利貌，喻人失意，不得志。 [8] 杜陵野客：杜甫自称。嗤：讥笑。 [9] 被褐(hè)短窄：极言贫贱寒苦。褐为粗布衣，贫者所服，入仕称“解褐”，时杜甫尚为布衣，故曰“被褐”。 [10] 日粿(dí)：即天天粿，言无隔夜粮。粿，买入米谷。太仓：京师所设御仓。因去秋淫雨伤稼，故朝廷出太仓米以救济穷人。 [11] 时赴：不时赴，时时赴。郑老：对郑虔的敬称。同襟期：不独为饮酒，亦道同、才同、德同、名同也。李白《秋夜于安府送孟赞府兄还都序》：“道合而襟期暗亲，志乖而肝胆楚越。”可为注脚。襟期，犹怀抱、抱负。 [12] “得钱即相觅”二句：谓得钱即买酒，不考虑别的。上“时赴”，谓杜过郑；此“相觅”，是杜邀郑，正见其“沽酒不复疑”。不复疑，不再迟疑。 [13] “忘形到尔汝”二句：上句是说彼此亲昵，不拘行迹，不分你我。郑虔年长杜甫二十一岁，为忘年交，故曰“忘形尔汝”。下句是说只要能痛饮酒，我就拜你为师，不必定指郑虔。 [14] 沉沉：夜深貌。春酌：指饮酒。 [15] 檐花：有三解，一指檐前之花，一云檐前夜雨细如花，一云为檐雨之名。似以前解为长。 [16] 高歌：犹放歌。有鬼神：似有鬼神相助，指文思喷涌。 [17] 焉知：哪知。填沟壑：死于贫困。左思《咏史诗》：“当其未遇时，忧在填沟壑。” [18] 相如：指西汉司马相如，著名辞赋家。亲涤器：《史记·司马相如传》载：相如落拓时，曾和妻子卓文君在临邛开酒店，文君当垆，相如身著犍鼻裤，亲自洗涤酒器。 [19] 子云识字终投阁：《汉书·扬雄传》载：扬雄字子云，博学多才，曾教弟子刘棻作奇字。王莽时，刘棻因献符命得罪，雄受牵连。当使者来收捕时，扬雄从天禄阁上“自投下，几死”，“京师为之语曰：‘惟寂寞，自投阁。爰清静，作符命。’”以上二句谓自古文人不遇者多，非独你我二人也。 [20] “先生早赋归去来”二句：劝

虔弃官归隐。先生，指郑虔。归去来，指陶渊明辞彭泽令归田园隐居作《归去来兮辞》。石田，沙石薄瘠之田。〔21〕儒术：此不专指儒家学说，而泛指匡君济世之才学。何有：犹何用。〔22〕孔丘：即孔子，儒家学说的创始人，封建时代奉为至圣先师。盗跖：相传为春秋时之大盗，姓柳下，名跖。俱尘埃：孔、跖并举，谓至圣大恶，同归于尽而已。《列子·杨朱》：“生则尧舜，死则腐骨；生则桀纣，死则腐骨。腐骨一矣，孰知其异？”意与此同。〔23〕“不须闻此意惨怆”二句：即“莫思身外无穷事，且尽生前有限杯”意也。亦愤懑无聊之词。闻此，指上“俱尘埃”句。惨怆，极悲伤意。衔杯，即饮酒。

〔点评〕

天宝十三载（754）春作。题下原注：“赠广文馆博士郑虔。”郑虔为杜甫好友，诗、书、画兼擅，玄宗誉为“郑虔三绝”。虔虽德才学识过人，但遭遇坎坷，广文馆博士实属清冷之闲官。时杜甫困居长安已达九年，穷愁潦倒，比之郑虔遭遇更恶。二人同病相怜，过从甚密，痛饮狂歌，将一腔牢落不平之气，聊寄于曲蘖，以求自遣，故名之曰《醉时歌》。悲慨豪宕，兼而有之。

夏力恕曰：“兄弟好奇，便从奇字写去，乃至天地波涛，花鸟山月皆奇，阴晴雷雨，百灵幻化无不奇。一日之游，忽哀忽乐，百年之内，倏壮倏老，亦奇也。奇字是此诗筋脉，而哀乐两字却是中间眼目。”（《杜诗增注》卷二）

汉陂行

岑参兄弟皆好奇^[1]，携我远来游汉陂^[2]。

天地黝惨忽异色^[3]，波涛万顷堆琉璃^[4]。

琉璃漫汗泛舟人^[5]，事殊兴极忧思集^[6]。
 鼉作鲸吞不复知^[7]，恶风白浪何嗟及^[8]。
 主人锦帆相为开^[9]，舟子喜甚无氛埃^[10]。
 鳧鹭散乱棹讴发^[11]，丝管啁啾空翠来^[12]。
 沉竿续蔓深莫测^[13]，菱叶荷花净如拭^[14]。
 宛在中流渤澥清^[15]，下归无极终南黑^[16]。
 半陂已南纯浸山^[17]，动影袅窕冲融间^[18]。
 船舷暝戛云际寺^[19]，水面月出蓝田关。
 此时骊龙亦吐珠^[20]，冯夷击鼓群龙趋^[21]。
 湘妃汉女出歌舞^[22]，金支翠旗光有无^[23]。
 咫尺但愁雷雨至^[24]，苍茫不晓神灵意^[25]。
 少壮几时奈老何^[26]，向来哀乐何其多。

[注释]

[1] 岑参：南阳（今属河南）人，当时著名诗人，与杜甫交好，时在长安，往来颇密。官终嘉州刺史，世称“岑嘉州”。参排行二十七，有亲兄弟五人，即谓、况、参、乘、垂。此处不能确指。好奇：好寻奇探胜。《唐才子传》卷三：“（参）放情山水，故常怀逸念，奇造幽致。” [2] 溪陂（měi bēi）：在今陕西户县。程大昌《雍录》卷六：“溪陂，在鄠县西五里，源出终南山，有五味陂，陂鱼甚美，因加水而以为名，其周一十四里，北流入滂水。” [3] 黧（yǎn）惨：天色昏暗貌。黧，青黑色。忽异色：天色骤变。 [4] 堆琉璃：谓波涛涌起。琉璃，喻水之清澈。 [5] 漫

查慎行评：“以‘好奇’二字领起，见游境之奇，忧喜莫测，故以‘哀乐’二字总收之，仍于比兴中留不尽之致，境奇语奇，只在寻常耳目间，人自说不出耳。大意只三层：始而风起，既而风止，既而月出。总由笔势排荡，合览者无从捉搦耳。阴晴恍惚，愈出愈奇，总在一时间写出无穷变态。”（《杜诗集评》卷二引）

董养性曰：“结句‘哀乐’二字，总括一篇之意。”（《杜工部诗选注》卷四）

汗：犹汗漫，水势浩瀚貌。 [6] 事殊兴极：天已异色而犹泛舟，所历奇险，而兴致极高，正见“好奇”处。忧思集：即下“鼉作”二句所云。 [7] 鼉（tuó）作鲸吞：极言风涛惊险。鼉，一名鼉龙，又名猪婆龙，今称扬子鳄。作，起。不复知：不可知。 [8] 何嗟及：犹嗟何及。《诗经·王风·中谷有蓷》：“掇其泣矣，何嗟及矣。”朱熹《诗集传》卷四：“何嗟及矣，言事已至此，末如之何，穷之甚也。” [9] 主人：指岑参兄弟。 [10] 舟子：船夫。氛埃：尘雾。 [11] 鳬鹭（yī）：皆为水鸟。鳬，野鸭。鹭，即鸥，一名水鸭。棹讴：即棹歌，为船工行船时所唱之歌。棹，划船的桨。讴，歌曲。 [12] 丝：指弦乐器，如琴、瑟、琵琶之类。管：指管乐器，如箫、笛、笙之类。啁啾（zhōu jiū）：细碎的声音，此指各种乐器合奏声。空翠来：谓云开而青天出。 [13] 沉竿续蔓深莫测：既有菱叶荷花，则陂水不深可知。而谓“沉竿续蔓深莫测”，乃极言之，故有人解作“言戏测其深也”。或解作沉竿与水中的蔓相续，则太泥。 [14] 净如拭：极言菱荷之洁净鲜艳。净，洁。拭，净。 [15] 宛在中流：《诗经·秦风·蒹葭》：“宛在水中央。”渤澥（xiè）清：极言陂水之空旷澄澈。渤澥，即渤海。又通谓之沧海。 [16] 下归无极终南黑：承上“深莫测”来，言水底但见终南山影之黑而已，故下句即接“纯浸山”。无极，无尽，无底。终南，即终南山，在长安南，汉陂源于此。 [17] 半陂已南：指汉陂南半部分。纯浸山：指终南山全部倒映在水中。纯，全部。 [18] 袅窕：动摇不定貌。冲融：陂水深广貌。 [19] “船舷暝戛（jiá）云际寺”二句：皆指水中倒影而言，云际之寺，远影落波，船舷经过，如与相戛；月映水中，如出蓝田关上。船舷，船边。暝，日晚。戛，摩擦之声。云际寺，指云际山大定寺，今称西庙，在今户县东南焦西村。蓝田关，即秦峪关，在汉陂东南，蓝田县东南九十八里。 [20] 骊龙：古谓黑色之龙。《庄子·列御

寇》：“夫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渊，而骊龙颌下。” [21]冯（píng）夷：水神名。曹植《洛神赋》：“冯夷鸣鼓。” [22]湘妃：传说中舜之二妃娥皇、女英。以舜南巡不返，死于苍梧之野，遂沉湘水而死，故曰“湘妃”。汉女：传说中汉水之神女。《诗经·周南·汉广》：“汉有游女，不可求思。”曹植《洛神赋》：“从南湘之二妃，携汉滨之游女。” [23]金支：犹金枝。《汉书·礼乐志》载《安世房中歌》：“金支秀华，庶旄翠旌。”注引臣瓚曰：“乐上众饰，有流溯羽葆，以黄金为支，其首敷散，若草木之秀华也。”翠旗：以翠羽所饰之旌旗。光有无：言光或隐或现。以上四句极力描摹月出而乐作的奇丽景象：灯火遥映闪烁，犹如骊龙吐珠；远闻音乐间作，恰似冯夷击鼓，晚舟纷渡，宛若群龙争趋；美人歌舞，依稀湘妃汉女。服饰鲜丽，仿佛金支翠旗；置身其间，恍若神游异境。 [24]咫尺：周尺八寸曰咫。此喻距离之近，亦喻时间短暂。 [25]苍茫：旷远迷茫貌。神灵：谓司雷雨之神。 [26]“少壮几时奈老何”二句：袭用汉武帝《秋风辞》“欢乐极兮哀情多，少壮几时兮奈老何”意。

[点评]

天宝十三载（754）未授官时作。诗写与岑参兄弟同游汉陂所见所感，景色瑰丽，光怪陆离，奇诡变化，恍惚万状，词采精拔，极力突出一个“奇”字，而人生哀乐寓其间。首叙鼉作鲸吞之可忧，中叙鳧鹭菱荷与湘妃汉女之乐，末忧雷雨忽至，则又为之而愁。遂由自然的变化莫测而联想到人生之哀乐无常，感慨无限。

吴瞻泰曰：
“起结皆怀人情况。
中一段陡发大议，
忧国忧民，煞有关
系，气象极阔，波
澜极壮，‘吁嗟乎’
三字，尤下得突
兀，使读者精神顿
耸。”（《杜诗提要》
卷一）

吴瞻泰曰：
“‘出门复入门’，
只五字耳，描写苦
雨之境、怀友之情
毕现。接下七句，
反复见意，俱藏此
五字中，是之谓含
蓄。”（《杜诗提要》
卷一）

浦起龙曰：
“寄岑非只寄怀，
实寄忧也。以两头
之忆岑，隐中间之
含讽。大臣蒙蔽，
上掩聪明，而悍帅
将恣横焉，皆寓于
‘安得诛云师’数
语中。”（《读杜心
解》卷一之一）

九日寄岑参^[1]

出门复入门^[2]，雨脚但如旧。
所向泥活活^[3]，思君令人瘦^[4]。
沉吟坐西轩^[5]，饮食错昏昼^[6]。
寸步曲江头^[7]，难为一相就。
吁嗟乎苍生^[8]，稼穡不可救^[9]！
安得诛云师^[10]？畴能补天漏？
大明韬日月^[11]，旷野号禽兽^[12]。
君子强逶迤^[13]，小人困驰骤。
维南有崇山^[14]，恐与川浸溜。
是节东篱菊^[15]，纷披为谁秀？
岑生多新诗^[16]，性亦嗜醇酎^[17]。
采采黄金花^[18]，何由满衣袖？

〔注释〕

[1] 九日：即九月九日重阳节。 [2] “出门复入门”二句：言霖雨不断，不能出门。复，多次。因为雨所困，故方欲出门访岑，又复入门。雨脚，雨线。亦称雨足。 [3] 所向：所到之处。活（guō）活：象声词。谓雨多泥泞，行而有声。 [4] 君：指岑参。《古诗十九首》：“思君令人老。” [5] 沉吟：沉思忧郁貌。 [6] 错昏昼：言思岑之深，不知昏昼。亦因阴雨晦暗而不辨昏昼，饮食错

乱。 [7]“寸步曲江头”二句：谓都住在曲江附近，但难得去拜访。寸步，极言距离之近。相就，犹相访。就，接近。按：时岑参有别业在杜陵（见岑诗《宿蒲关东店忆杜陵别业》《过酒泉忆杜陵别业》），杜甫亦居杜陵附近，故二人时得往还。而今因阴雨泥泞，故难相就也。因杜陵去曲江不远，故曰“曲江头”。 [8]吁嗟乎：皆叹词。苍生：即老百姓。 [9]稼穡：种植和收获谷物。此泛指一切庄稼。因久雨伤稼，故曰“不可救”。 [10]“安得诛云师”二句：杜甫将霖雨给百姓造成的严重灾难归罪于云师，故欲诛之。安得，怎能。云师，云神，名丰隆，一说名屏翳。云不散则雨不止，故愤欲“诛云师”。畴，谁。补天漏，久雨不止，殆因天漏，故曰“补”。古时有女娲炼五色石以补天的神话传说。 [11]大明：即指日、月，此指日月光辉。韬：藏，犹韬光。因昼夜阴雨，故日月韬晦。 [12]旷野号禽兽：谓禽兽因无处栖息，故号于旷野。 [13]“君子强逶迤”二句：谓君子有车马，也只能勉强徐行；而小人徒步，因困于泥泞，更不能走快。强，勉强。逶迤，徐行貌。 [14]“维南有崇山”二句：极言久雨积水犹如大川巨浸，终南山几欲被水漂去。维，句首语助词。崇山，指长安城南的终南山。川浸，水流而趋海者曰川，深积而成渊者曰浸。溜，水流漂急。 [15]“是节东篱菊”二句：重阳佳节有采菊插菊、饮菊花酒的习俗，然而不能与岑参同采黄菊、共饮菊酒，故而篱菊再纷披、秀美亦是空设，其怅怏之意不仅是为辜负了良辰美景而发，更是表达对岑参的深切思念。是节，即重阳节。东篱菊，化用陶渊明《饮酒》其五“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之意。纷披，盛开状。 [16]岑生：岑参。多新诗：杜确《岑嘉州诗集序》：“每一篇绝笔，则人人传写，虽闾里士庶，戎夷蛮貊，莫不讽诵吟焉。” [17]醇酎（zhòu）：酒名，重酿之醇酒。《西京杂记》卷一云：“正月旦作酒，八月成，名曰酎”，“一名醇酎”。 [18]“采采黄金花”

二句：采采，盛貌。黄金花，即菊花，亦称黄花。菊花秋开，其色不一，而专言黄者，因秋令在金，以黄为正，故云。何由，怎能，为何。时值淫雨，不能与岑参一同赏菊、采菊，故有“何由满衣袖”之叹。

〔点评〕

此诗作于天宝十三载（754）九月九日重阳节。据《资治通鉴》载：天宝十三载秋，长安霖雨成灾，关中大饥。玄宗忧雨伤稼，杨国忠取禾之善者献之曰：“雨虽多，不害稼也。”扶风太守房琯言所部水灾，国忠使御史推之。是岁，天下无敢言灾者。高力士侍侧，玄宗曰：“淫雨不已，卿可尽言。”对曰：“自陛下以权假宰相，赏罚无章，阴阳失度，臣何敢言！”此诗寄岑参非只寄怀，实寄忧也。这分明是一首苦雨诗，而首尾之忆岑，也是苦中之忆。而“诛云师”一段，苦雨之外隐含讽谕一层深意。诗中记述灾情，表现出诗人心忧苍生之情怀，同时也透露出国危将至的预感。开头八句记述在这淫雨交加之时，深深思念挚友岑参，寝食难安，“思君令人瘦”。中间八句感慨淫雨之害，极发悲天悯人之情。最后八句照应题目和开头，重抒思友之深情。

黄生曰：“赞画似真，人皆知之，至其灵变超忽，则非余人思路所及。描写与赞赏，分作数层，反复浓至。”（《杜诗说》卷三）

奉先刘少府新画山水障歌^[1]

堂上不合生枫树^[2]，怪底江山起烟雾。

闻君扫却赤县图^[3]，乘兴遣画沧洲趣。

画师亦无数，好手不可遇。
 对此融心神^[4]，知君重毫素。
 岂但祁岳与郑虔^[5]，笔迹远过杨契丹。
 得非玄圃裂^[6]，无乃潇湘翻^[7]。
 悄然坐我天姥下^[8]，耳边已似闻清猿。
 反思前夜风雨急^[9]，乃是蒲城鬼神入^[10]。
 元气淋漓障犹湿^[11]，真宰上诉天应泣。
 野亭春还杂花远^[12]，渔翁暝踏孤舟立。
 沧浪水深青冥阔，欹岸侧岛秋毫末。
 不见湘妃鼓瑟时，至今斑竹临江活。
 刘侯天机精^[13]，爱画入骨髓。
 自有两儿郎，挥洒亦莫比。
 大儿聪明到，能添老树巅崖里。
 小儿心孔开，貌得山僧及童子。
 若耶溪^[14]，云门寺^[15]。
 吾独胡为在泥滓^[16]？青鞋布袜从此始。

[注释]

[1] 奉先：今陕西蒲城县。刘少府：《文苑英华》卷三三九载此诗，题作《新画山水障歌》，题下注云：“奉先尉刘单宅作。”刘少府即刘单。少府是唐人对县尉的尊称。刘单为天宝二年（743）

吴瞻淇曰：“气势突兀，工于发端，骤读之如睹真山水，及读至三、四，然后知为画也。”（《杜诗提要》卷五引）

杨伦曰：“字字飞腾跳跃，篇中无数山水境地人物，纵横出没，几莫测其端倪。”（《杜诗镜铨》卷三）

“大儿”数句赞刘单二子早慧善画。杜以画法入诗，撷其骨法用笔，使诗天机盎然，如此处嵌入“两儿挥洒，突兀顿挫，不知所自来，见其骨法”（王嗣奭《杜臆》卷一）。大儿、小儿连用，深表赞许之意。

状元，天宝六载，任高仙芝安西幕判官。岑参有《武威送刘单判官赴安西行营便呈高开府》诗。后代宗朝官至礼部侍郎。山水障：即画有山水的屏障。 [2]“堂上不合生枫树”二句：以惊讶之语赞扬画中景物的逼真，将画作真，奇语惊人。不合，不该。底，什么，为什么。 [3]“闻君扫却赤县图”二句：谓刘单刚画完了描绘奉先县的《赤县图》，又乘兴画出了这幅充满隐逸情趣的山水障子。君，指刘单。扫却，画成。扫，有一挥而就的意思。赤县，唐时京都所辖的县称赤县，此指奉先县。沧洲趣，隐逸的情趣。沧洲，滨水之地，古时常用以称隐士居住的地方。 [4]“对此融心神”二句：意谓从刘单呕心沥血画山水障子来看，可知他是酷爱绘画艺术的。此，指山水障。融心神，全副身心都用进画里，即呕心沥血作画。君，指刘单。重毫素，重视绘画，酷爱绘画。毫素，毛笔和素绢，都是用来绘画的。 [5]“岂但祁岳与郑虔”二句：谓刘画水平超过了杨契丹、祁岳和郑虔等著名画家。祁岳，与杜甫同时的著名画家。夏文彦《图绘宝鉴·补遗》说他“工山水”。郑虔，杜甫好友。《新唐书·郑虔传》说他“善画山水”。笔迹，指绘画技法。杨契丹，隋朝名画家，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八说他官至上仪同，列为“上品中”。 [6]得非：与下“无乃”互文，都有莫不是意。玄圃：传说为昆仑山巅名，乃仙人所居之处。 [7]潇湘：指湖南的潇水、湘江，潇水在今湖南永州市东注入湘江，合称“潇湘”。 [8]“悄然坐我天姥（mǔ）下”二句：是说看了画中境界，不禁使自己仿佛回到早年游过的天姥山，又听到了猿猴凄清的叫声。悄然，不知不觉貌。天姥，山名，在今浙江新昌。杜甫早年游吴越时曾到此，《壮游》诗有“归帆拂天姥”之句，可证。清猿，猿的叫声凄清。 [9]反思：回想。 [10]蒲城：即奉先县旧名。开元四年，以奉祀睿宗桥陵，改名奉先。 [11]“元气淋漓障犹湿”二句：元气，生成天地万物的原始之气。淋漓，

沾湿貌，酣畅貌。真宰，造物主，古时假想的宇宙主宰者。因画新成，墨迹未干，故曰“湿”；因湿联想到“元气淋漓”；又联想到女娲补天的神话传说，故有“天应泣”之语。以上八句，皆从虚处传神，极赞画之巧夺天工，直可惊天地，泣鬼神。 [12] “野亭春还杂花远”六句：乃写画中实景。春还，春气回还。暝，暮色苍茫。沧浪，水青苍色。“冥”，诸本多作“溟”。青溟，大海。欹（qī）、侧，都有倾斜意。秋毫末，指所画景物细微逼真。秋毫，鸟兽在秋天新生的细毛。《孟子·梁惠王上》：“明足以察秋毫之末。”比喻极细微之物。“不见湘妃鼓瑟时”二句，谓湘妃已死，而江边斑竹犹活。不见，犹云岂不见。湘妃，传说中舜的两个妃子娥皇、女英。舜南巡死于苍梧之野，二妃思念他，投湘水而死，成为湘水女神，亦称湘灵。《楚辞·远游》：“使湘灵鼓瑟兮。”斑竹，一种有斑纹的竹子，又叫“湘妃竹”。传说舜死，二妃痛哭，泪洒竹上而成斑，故名“斑竹”。 [13] “刘侯天机精”八句：赞刘单及其二子。刘侯，指刘单。天机精，天才绝顶。入骨髓，是说酷爱作画。挥洒，挥洒笔墨作画。亦莫比，也无人可比。聪明到，犹言绝顶聪明。心孔开，心窍机灵。貌，做动词用，意为描画、描摹。“大儿聪明到”四句典出《后汉书·祢衡传》：祢衡恃才傲物，与孔融（字文举）、杨修（字德祖）友善，常称曰：“大儿孔文举，小儿杨德祖，余子碌碌，莫足数也。” [14] 若耶溪：在今浙江绍兴市东南会稽山乡，发源若耶山，今名平水江。 [15] 云门寺：在今绍兴市南云门山上。杜甫青年游吴越时曾到今绍兴一带。 [16] “吾独胡为在泥滓”二句：言自己为刘单所画胜景吸引，不禁心驰神往，忽动出世之想。胡为，为什么。泥滓，泥垢，比喻俗世。青鞋布袜，隐者所服。

[点评]

天宝十三载（754），秋雨成灾，长安米贵，杜甫携家往奉先安置，诗即在奉先所作。这是一首题画诗，先以惊人的起句叙山水屏障，即所谓“沧洲趣”也。次赞其笔意超绝，并以“玄圃裂”“潇湘翻”，形容其迹侔仙界，以“风雨急”“鬼神入”，形容其巧夺天工。接着摹写山水中景物，亭花、岸岛属山，渔舟、沧溟属水，斑竹临江兼映山水。最后见画而思托身世外。可谓层层紧扣诗题“山水”，笔笔绾合诗意“沧洲趣”，以画法为诗法，以诗境写画境，刻画入微，逼真传神，天机盎然，生动有趣，富有生活气息，使人读来如身临其境。

陈訐曰：“此投赠哥舒，自应称颂功绩。然公诗止言收复河湟，不及穷荒黠武，即比之廉颇、比之魏绛御狄和戎，不以卫青、霍去病为比，立言斟酌，极有体裁。”（《读杜随笔》上卷一）

投赠哥舒开府翰二十韵^[1]

今代麒麟阁^[2]，何人第一功？君王自神武^[3]，
驾馭必英雄^[4]。开府当朝杰^[5]，论兵迈古风^[6]。
先锋百胜在^[7]，略地两隅空。青海无传箭^[8]，天
山早挂弓^[9]。廉颇仍走敌^[10]，魏绛已和戎^[11]。
每惜河湟弃^[12]，新兼节制通。智谋垂睿想^[13]，
出入冠诸公。日月低秦树^[14]，乾坤绕汉宫。胡
人愁逐北^[15]，宛马又从东。受命边沙远^[16]，归
来御席同^[17]。轩墀曾宠鹤^[18]，畋猎旧非熊。茅

胡应麟曰：“阖辟驰骤，如飞龙行云，鳞鬣爪甲，自中矩度。又如淮阴用兵，百万掌握，变化无方。虽时有险朴，无害大家。”（《诗薮·内编》卷四）

土加名数^[19]，山河誓始终。策行遗战伐^[20]，契合动昭融。勋业青冥上^[21]，交亲气概中。未为珠履客^[22]，已见白头翁。壮节初题柱^[23]，生涯独转蓬。几年春草歇^[24]，今日暮途穷。军事留孙楚^[25]，行间识吕蒙。防身一长剑^[26]，将欲倚崆峒。

〔注释〕

〔1〕哥舒开府翰：哥舒翰，突厥族突骑施哥舒部人，以部族名为姓。翰于天宝十一载加开府仪同三司，故称“开府”。〔2〕“今代麒麟阁”二句：以第一功期翰，欲其远比开国功臣。麒麟阁，汉阁名，在未央宫内。汉宣帝甘露三年，画功臣霍光等十一人图像于阁。亦省称“麟阁”。第一功，《史记·萧相国世家》载，汉高祖刘邦夺得天下后，论功行封，以萧何为第一功。唐高宗总章元年（668），以太原原从西府功臣分为第一功、第二功等。〔3〕君王：指玄宗。神武：神明而威武。《书·大禹谟》：“帝德广运，乃圣乃神，乃武乃文。”《汉书·刑法志》：“汉兴，高祖躬神武之材，行宽仁之厚，总揽英雄，以诛秦、项。”此以神武归美玄宗。〔4〕驾馭（yù）：驱使、控制。亦作“御”。《三国志·吴书·张昭传》：“夫为人君者，谓能驾御英雄，驱使群贤。”英雄：称美哥舒翰。〔5〕开府当朝杰：称美哥舒翰为当朝英杰。语本《晋书·庾亮传》：“君若当朝，则社稷之臣欤！”〔6〕论兵：讨论用兵。迈：超过。《新唐书·哥舒翰传》：“翰能读《左氏春秋》《汉书》，通大义。疏财，多施予，故士归心。”此所谓“论兵迈古风”。以下则申述之。〔7〕“先锋百胜在”二句：谓翰英勇善战。《新

“日月低秦树，乾坤绕汉宫”两句，其行文之妙在“低”“绕”两个动词，分别连缀了日月与乾坤、秦树与汉宫，以其阔大气象喻帝业之光昌、皇舆之广大。

轩擗句，或以为杜甫用事误，其实非也。吴均《主人池前鹤》诗云：“本自乘轩者，为君阶下禽。”阴铿《咏鹤》诗云：“乍动轩擗步，时转入琴声。”鹤出则乘轩，归则养于阶擗之下。杜诗连类而及，不为误也。

唐书·哥舒翰传》载：吐蕃寇边，与翰遇于苦拔海。吐蕃分其军为三行，从山参差下，翰持半段枪迎击，所向披靡，名盖军中。《旧唐书·哥舒翰传》亦记吐蕃掠麦陇右，被哥舒翰大败事。两隅，指河西、陇右而言。翰以陇右节度使兼河西节度使。[8]青海无传箭：是说哥舒翰筑城青海，吐蕃不敢进犯。《旧唐书·哥舒翰传》：天宝六载，哥舒翰代王忠嗣为陇右节度支度营田副大使，知节度事。明年，筑神威军于青海上，吐蕃至，攻破之；又筑城于青海中龙驹岛，有白龙见，遂名为应龙城。吐蕃屏迹，不敢近青海。故曰“无传箭”。传箭，传递令箭。起兵以传箭为号。无传箭，谓无警。[9]天山：在陇右道伊州北（今新疆哈密县），一名白山，亦称祁连山。《旧唐书·哥舒翰传》载：吐蕃保石堡城，路远而险，久不拔。天宝八载，以朔方、河东群牧十万众委翰总统攻石堡城。翰使麾下将高秀岩、张守瑜进攻，不旬日而拔之。石堡城亦属陇右道。挂弓：言休兵。[10]廉颇仍走敌：是以廉颇比翰。廉颇，战国赵良将，年老尚能破燕伐魏，封信平君，假相国。翰年已老，故以廉颇比之。走敌，即破敌。[11]魏绛已和戎：《左传·襄公四年》载：晋魏绛说悼公，和戎有五利，公悦，使绛盟诸戎，赐女乐、歌钟。天宝十二载，赐翰音乐、田园，与魏绛赐乐事相类，故以为比。[12]“每惜河湟弃”二句：称颂哥舒翰收复陇右故地。河湟，指黄河、湟水两流域地。亦统称西戎地曰“河湟”。金城公主嫁吐蕃后，河西九曲之地遂为吐蕃所有，故曰“河湟弃”。天宝十二载，哥舒翰进封凉国公，加河西节度使，收复河源九曲之地。《资治通鉴》唐玄宗天宝十二载亦云：“是时中国盛强，自安远门西尽唐境万二千里，闾阎相望，桑麻翳野，天下称富庶者无如陇右。”翰兼陇右、河西节度使，收复陇右故地，故曰“新兼节制通”。[13]“智谋垂睿（ruì）想”二句：谓翰以智勇奇功而得玄宗恩宠。垂睿想，谓其引起皇帝的关注。睿，通

达，明智。《书·洪范》：“思曰睿”，“睿作圣”。后常用为称颂皇帝的套语。出入，谓其经略陇右、河西。吐蕃陷石堡城，天宝初令皇甫惟明、王忠嗣等为陇右、河西节度使，皆不能克。天宝八载，翰攻拔之，故曰“冠诸公”。[14]“日月低秦树”二句：盛赞哥舒收复之功。谓翰能布朝廷威德于四夷，使其归顺唐朝，其功甚伟。唐都关中，故曰“秦树”。乾坤，犹言天下。汉宫，喻唐朝廷。[15]“胡人愁逐北”二句：言翰威名远扬，故胡人畏服，宛马复来。胡人，指吐蕃等。逐北，追击败走之敌。宛马，大宛所出千里马。《史记·乐书》：“后伐大宛得千里马”，“歌诗曰：‘天马来兮从西极，经万里兮归有德。承灵威兮降外国，涉流沙兮四夷服。’”又从东，谓天马又从西而来东也。[16]受命边沙远：是说翰受命守陇右、河西，故曰“边沙远”。[17]归来御席同：是指天宝十一载冬，哥舒翰来朝，玄宗命高力士等于京城东附马崔惠童池亭赐宴，故曰“御席同”。[18]“轩墀曾宠鹤”二句：盛赞翰收复河湟而获非世之宠。宠鹤，《左传·闵公二年》：“卫懿公好鹤，鹤有乘轩者。”轩，大夫所乘之车。畋猎，打猎。非熊，用周文王遇吕尚（姜太公）事。《艺文类聚·产业部下·田猎》引《六韬》云：“文王卜：‘田于渭阳，将大得。非熊非罴，天遣汝师。以之佐昌，施及三王。’大吉。王乃斋三日，乘田车，驾田马，于渭之阳，见吕尚坐以渔，文王劳而问焉。”宠鹤、非熊，指翰收复河湟言。初吐蕃入寇河湟，王君奭等不能捍御，止勒兵蹶后，亦邀非常之功赏，故以鹤不战而有乘轩之宠为比；而如翰者，乃畋猎之非熊也，故以吕尚比之。[19]“茅土加名数”二句：谓翰封王食邑。茅土，《史记·三王世家》：“受兹青社。”裴骃《集解》引张晏曰：“王者以五色土为太社，封四方诸侯，各以其方色土与之，直以白茅，归以立社。”司马贞《索隐》引蔡邕《独断》曰：“若封东方诸侯，则割青土，藉以白茅，授之以立社，谓之‘茅

土’。”名数，谓户籍。山河誓，《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古者人臣功有五品，以德立宗庙定社稷曰勋……封爵之誓曰：‘使河如带，泰山若厉。国以永宁，爰及苗裔。’”裴驷《集解》引应劭曰：“封爵之誓，国家欲使功臣传祚无穷。”故曰“山河誓始终”。据《旧唐书·哥舒翰传》载：天宝十二载，进封凉国公，食实封三百户，加河西节度使，寻封西平郡王。十三载，拜太子太保，更加实封三百户。[20]“策行遗战伐”二句：谓翰安边策行而无事战伐，君臣契合而动协天心。翰之得君，光明骏伟，非以诡道求进。策行，计策得行。遗，弃。言翰以计谋用兵，不假战伐，故曰“遗”。契合，投合，融洽。昭融，光明，长远。《诗经·大雅·既醉》：“昭明有融。”[21]“勋业青冥上”二句：谓翰功勋卓著而任侠重义。勋业，功业。青冥，青天。《旧唐书·哥舒翰传》载，翰家富于财，倜傥任侠，疏财重气，士多归之。王忠嗣被劾，翰极言救忠嗣，玄宗起入禁中，翰叩头随之而前，言词慷慨，声泪俱下，玄宗感而宽之，贬忠嗣为汉阳太守，朝廷义而壮之。此即为“交亲气概中”之注脚。[22]“未为珠履客”二句：自叹身老不遇，言己未为翰上客而已头白矣。珠履客，《史记·春申君列传》：“春申君客三千余人，其上客皆蹑珠履。”珠履，缀珠的鞋。[23]“壮节初题柱”二句：上句忆昔壮志，下句悲今沦落。题柱，常璩《华阳国志·蜀志·蜀郡州治》：“城北十里有升仙桥，有送客观。司马相如初入长安，题市门曰：‘不乘赤车驷马，不过汝下也。’”《太平御览》卷七十三引作“题柱桥”。岑参《升仙桥》诗：“长桥题柱去，犹是未达时。及乘驷马车，却从桥上归。”转蓬，飞蓬。[24]“几年春草歇”二句：言光阴虚掷，迟暮无成。途穷，用阮籍事（见《晋书·阮籍传》）。穷，尽。[25]“军事留孙楚”二句：谓翰能识拔部下。《晋书·孙楚传》载：楚年四十余，始参镇东军事，复参石苞骠骑军事。初至，长揖曰：“天子命我参卿军事。”按翰曾奏严武为节度判官，吕諲为度支判官，高适、萧昕为掌书记，皆委之军事，